

靈

淺

道

初

盧隱著

靈海潮汐

盧隱著

開明書店印行



80765166

靈海潮汐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初版

民國三十三年三月六版
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九角

印刷者

開明書店

發行者

開明書店  
代表人 范洗人

編著者

盧 隱

印翻准不 ■ 權作者有

# 目次

父親	一
幽弦	四二
勝利以後	五三
秦教授的失敗	七一
危機	八五
寄天涯一孤鴻	九五
靈海潮汐致梅姊	一〇九
寂寞	一二四
藍田的懺悔錄	一三七

何處是歸程·····	一六
雨夜·····	一六
雲蘿姑娘·····	一九



## 親

這幾天正是秋雨連綿的時候，雖然院子裏的綠苔，驀然增了不少秀韻，但我們隔着窗子向外看時，只覺那深愁鬱結的天空，低得彷彿將壓住我們的眉梢了。逸哥兩手交叉胸前，閉目坐在靠窗子的皮椅上。他的朋友紹雅手裏擎着一本小說，默然的看着。四境都十分沈寂，只聞雜一兩聲風吹翠竹，颯颯的發響。我雖然是站在窗前，看那挾着無限神祕的兩點，滋潤那乾枯的人間，和人間的一切，恆是我所最愛的紅玫瑰——已經憔悴的葉兒這時也似含着綠色，向我嫣然展笑；但是我的禁不起挑撥的心，已被無言的悲哀的四境牽起無限的悵惘。

逸哥忽然睜開似睡非睡的倦眼，用含糊的聲調說道：「我們作什麼消遣呵……」

1. 紹雅這時放下手裏的小說，伸了伸懶腰，帶着滑稽的聲調道：「誰都不許睡覺，好好的天，

「都讓你睡昏了！」說着掣一根紙作的捻子，往逸哥的鼻孔裏戳。逸哥觸癢了兩個噴嚏，我們由不得大笑。這時我們覺得熱鬧些，精神也就振作不少。

紹雅把棋盤搬了出來，打算下一盤圍棋，逸哥反對說：「不好！不好！下棋太靜了，而且兩個人下須有一個人閒着，那末我又要睡着了！」紹雅聽了，沈思道：「那末怎麼辦呢……？」對了，你們願意聽故事，我把這本小說念給你聽，聽，很有意思的。」我們都贊同他的提議，於是都聚擁在一張小圓桌的圓圍椅上坐下，桌，那壺噴芬吐霧的玫瑰茶，已預備好了。我用一隻白玉般的磁杯，傾了一杯，放在紹雅的面前。他端起喝了，於是我們誰都不說話，只凝神聽他念。他把書打開，用洪亮而帶滑稽的聲調念了。

九月十五日

真的！她是一個很有才情的女子，雖然她到我們家已經十年了，但我今天才真認識她——認識她的魂靈的園地——我今年二十五歲了，我曾三次想作日記，但我總覺得

我的生活太單調，沒什麼可記的；但今天我到底用我那淺紅色的小本子，開始記我的日記了。我的許多朋友，他們記日記總要等到每年的元旦，以為那是萬事開始的時候。這在他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，而我卻等不得，況且今天是我新發見她的一切的紀元！

但是我將怎樣寫呢？今天的天氣算是清明極了，細微的塵沙，不會從窗戶上玻璃縫裏吹進來，也不會聽見院子裏的梧桐噴嚏私語。門窗上葡萄葉的影子，只靜靜的臥在那裏，彷彿玻璃上固有的花紋般。開殘的桂花，那黃花瓣，依舊半連半斷，滿綴枝上。真是好天氣呵！

哦！我竟還忘了，最好是廊前那個翠羽的三鵝，映着玫瑰兒的朝旭，放出燦爛的光來。天空是蔚藍得像透明的藍寶石般，只近太陽的左右，微微泛些淡紅色彩。

我披着一件日本式的薄絨睡衣，挽着拖鞋，頭上的短髮，覆着眼睛，有時竟遮住我的視線了。但我很懶，不願意用梳子梳上去，只借重我的手指，把他往上掠一掠。這時我正看太戈爾破舟的小說，「哈美利林在屋左的平臺上，曬她金絲般的柔髮……」我的額髮



又垂下來了，我將手向上一掠，頭不由得也向上一掠。呵！真美呵！她正對着鏡子梳妝了。她今年只有二十七八歲，但她披散着又長又黑的頭髮時，那時媚妙的態度，真像十七八歲的人——這或者有人要譏笑我主觀的色彩太重，但我的良心決不責備我，對我自己太不忠實呢！

「我是個世界上最野心的男子，」在……我絕不承認這句話，但這一瞬間，我的心實在收不回來。我手上的書，除非好管閒事的姊妹替我掀開一頁，或者兩頁，我是永遠不想掀的；但我這時實在忙極了，我兩隻眼，只夠看她圖書般的面龐——這我比得太拙了，她的面龐絕不像圖書上那種呆板，她的兩頰像早晨的淡霞，她的雙眸像七巧星裏最亮的那兩顆，她的兩道眉，有人說像天上的眉月，有的說像窗前的柳葉，這個我都不加品評，總之很細很彎，而且——咳！我拙極了，不要形容吧！只要你們肯閉住眼，想你們最愛的人的眉，是怎樣使你看了舒服，你就那麼比擬她好了，因為我看作是極舒服，這麼一來，誰都可以滿意了。

我寫了半天，她到底是誰呢？咳！我彷彿有些慚愧了。按理說，我不應當愛她，但這偏理是誰定下的？爲什麼上帝給我這副眼睛，偏看上她呢？其實她是父親的妻，不就是我的母親嗎？你兒子愛母親也是很正當的事呵！哼！若果有人這樣批評我，我無論如何，不能感激說他是對我有好意，甚至於說他不懂我，我的母親——生我的母親——早已回到她的天國去了。我愛她的那一縷熱情，早已被她帶走了。我怎麼能當她是我的母親呢？她不過比我大兩歲，怎麼能作我的母親呢？這真是笑話！

可笑那老頭子，已經四十多歲了，頭上除了幾根銀絲的頭毛外，或者還能找出三根五根純黑的頭毛吧！但是半黃半白的卻還不少。可是他不像別的男人，他從不留鬍鬚的，這或者可以使他變年輕許多，但那額上和眼角堆滿的皺紋，除非用淡黃色的粉，把那皺紋抹得滿滿以外，是無法可以遮蓋的呵！其實他已經作了人的父親，再過了一兩年，或者將要作祖父了。這種樣子，本來是很正當的，只是他站在她的旁邊，作她丈夫，那真不免要惹起人們的誤會了，或者人們要認錯也是她的父親呢？

真怒風景，他居然摟着她細而柔的腰，接吻了。我真替她可惜。不只如此，我真感到不可忍的悲抑，也許是憤怒吧，不然我的心爲什麼如狂浪般澎湃起來呢。真奇怪我的兩頰真像被火焚燒般發起熱來了。

我真不願意再往下看了。我收起我的書本，我決定回到我的書房去，但當我站起身來的時候，彷彿覺得她對我望了一眼，並且眼色立刻湧出兩點珍珠般的眼淚來。

奇怪，我也由不得心酸了。別人或者覺得我爲女人氣，看人家落淚，便不能禁止自己，但我問心，我從來不輕易落沒有意思的眼淚。誰知道她的身世，誰能不爲她痛哭呢？

這老頭子最喜歡說大話。爲誠——他是我異母的兄弟——那孩子也太狡猾了，在父親面前他是百依百順的，從來不曾回過一句嘴。父親常誇他比我聽話得多。這也不怪父親的傻，因爲人類本喜歡受人奉承呵！

昨天父親告訴我們，他和田總長很要好，約他一同喫飯。這些話，我們早已聽慣了；有也罷，沒有也罷，我向來是聽過去就完了。爲誠他偏喜歡抓他的短處，當父親才一回頭，他

就對我們作怪臉，表示不相信的意思。後來父親出去了，他把屋門關上，悄悄地對我們說：「父親說的全是瞎話，專拏來騙人的，直像一隻紙老虎，戳破了，便什麼都完了。」

平心而論，爲誠那孩子，固然不應當背後說人壞話，但父親所作的事，也有許多值得被議論的。

不用說別的，只是對於她——我現在的庶母的手段，也太利害了。人家本是好人家的孩子，父母只生這一個孩子。父親騙人家家裏沒有妻，願意替入她家。

老實說，我父親相貌本不壞，前十年時他實在看不出是三十二歲的人，只像二十六七歲的少年。她那時也有十七八歲，自然囉，父母告訴人家只二十五歲，並且又假裝很有才幹和身分的樣子。一個商人懂得什麼，他只希望女兒嫁一個有才有說，而且是作官人家的子弟，便完了他們的心願。

7  
那時候我們都在我們的老家住着，——我們的老家在貴州。那時我已經十四五歲了，只跟我繼母和弟弟祖父住在老家。那時家裏的日子很艱難，祖父又老了，只靠幾畝

田地這日子。我父親便獨自到北京保定一帶地方找些事作。

這個機會真巧極了。——咳！我真不願稱她為庶母，我到現在還不會叫過她一次——雖然我到這裏不過一個月，日子是很短的，自然沒有機會和她多說話，便是說話也不見得就要很明顯的稱呼，我只是用一種極巧妙啞哈的語聲，掩飾過去了。

所以王這本日記裏，我只稱她吧！免得我的心痛。她的父親由一個朋友的介紹，認識了我的父親，不久便賞識了我的父親，把唯一的兒女嫁給他了。

真是幸運輪到人們的時候，真有不可思議的機會和巧遇。我父親自從娶了她，不但得了一個極美妙的妻，同時還得到十幾萬的財產，什麼房子咧，田地咧，牛馬咧，僕婢咧。我父親這時極樂的住在那裏，竟七八年不會回貴州來。不久她的父母全都離開人間的世界。我父親更見得所了。錢太多了，他種種的慾望，也十分發達，漸漸吸起鴉片煙來——現在這種蒼老，多一半還是因吸鴉片煙呢，不然四十二歲的人，何至於老得這麼利害？

說起鴉片煙我這兩天也聞慣了。記得我初到這裏的那一天，坐在堂屋裏，聞嗅到這

煙味，立刻覺得房子轉動，好像醉於醇醪般，昏昏沈沈竟坐立不住，過了許多時候，煙氣才退了。這嗎啡真利害呵！

我今天寫得太多了，手有些發酸，但是我的思緒仍和連環套似的，扯了一個又一個。夜已經很深，我看見窗幔上射出她的影子，彷彿已在預備安眠了，我也只得放下筆明天再寫了。

九月十九日

我又三四天不會作日記了。我只爲她發愁，病了這三四天，聽阿媽說眼淚直流了三四天。我不禁起了猜想，她也許並不會病，不過要痛快流她深蓄的傷心淚，故意不起來，但是她到底爲什麼傷心呢？父親欺騙她的事情，被她知道嗎？可是我那繼母仍舊還住在貴州，誰把這秘密告訴她呢？

我繼母那老太婆，實在討厭。其實我早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，這話是我姑母告訴我的。並且她的出身很微賤呢！姑母說我父親十六七歲的時候，就不成器，專喜歡作不正當

的事，什麼嫁呵賤呵！我祖父因為只生這個兒子，所以不捨得教管，不過想早早替他討個女人，或者可以免了一切的弊病。所以他十七歲就和他的生母結婚，這時他好嫖的性情，還不會改。我生母時常勸戒他，他因此很當惡我的生母，時時吵鬧。我生母本是很有志氣的女孩子，自己嫁了這般沒有真情又不成器的丈夫，便覺得一生的希望都完了，不免暗自傷心。不久就生了我，因產後又着了些氣，從此就得了肺癆，不到三年功夫就長眠了。——唉！女人們因為不能自立，要倚賴丈夫；丈夫又不成器，因此抑鬱而死，已經很可憐了；何況我的生母，又是極富於熱烈情感的女子，她指望丈夫把心交給她，更指望得美滿的家庭樂趣！我父親一味好嫖，怎能不逼她走那人間的絕路呢！

我母親死的時候，我還不到三歲呢！才過了我母親的百日，我父親就和那賤娼，名叫紅玉的結了婚。聽我姑母說，那紅玉在當時是很有名的美人，但我現在覺得她，只是一個最醜惡的賤女人罷了。她始終強認她是我的生母，誠然，若拿她的年紀論，自然有資格作我的生母；但我當沒人在跟前的時候，總悄悄拿着鏡子，照了又照，我細心察看，我到底有

一點像那老太婆沒有鏡子——總使我失望。我的鼻子直而高，鼻孔較大，而老太婆的鼻子很扁，鼻孔且又很小。我的眼角兩梢微向上，而她卻兩梢下垂。我的嘴唇很厚，而她卻薄得像紙片般。簡直沒有絲毫像的地方。

下午我進去問她的病。她兩隻秀媚的眼睛，果然帶淚，眼皮紅腫。當時我真覺得難過，我幾乎對着鏡流下淚來。她見了我嚇了一整天，哥哥兒坐吧！我覺得真不舒服。這個名字只是那老太婆和老頭子的，替什麼她也這樣罵我，莫非她也當我作兒子嗎？我沒有母親，固然很希望有人待我和母親一樣，但是誰能論如何不能作我的母親，她只是我心中的愛人……可憐，我不敢使這思想過瘋了，因為或者要被她察覺，竟怒我不應當起這種念頭。但是無效，我明知道她是父親的，可是父親既不認他的鴉片煙氣和寬闊的面容，正彷彿一堆稻草在那上面插一朵嬌鮮的玫瑰花，怎麼提呢？

午後父親回來了，吩咐僕人打掃桌院的房子。那所房子本來空着，有許多日子沒人住了。院子裏的野草，長得密密層層，間雜着一兩朵紫色的野花，另有一種新的趣味。我站



在門口看阿媽擎着鏟刀，刷刷割了一陣，那草兒都倒西歪的倒下來了。我望着他們收拾，由不得懷疑，這房子究竟預備給誰住呢？是了，大約是父親的朋友來了罷！我正自猜想著，已聽見父親隔着窗戶喊我呢。因離了這裏，忙忙到我父親面前，只見父親皺着眉頭，氣色很可怕，對我看了兩眼說：「明天貴州有人來，你到車站接去罷！」我由不得問道：「是繼母來了罷！」「不是她還有誰……出去吧，我要休息了。」

怪不得我父親這兩天的氣色，這麼難看，原來爲了這件事情。他自找的苦惱，誰能替得，只可憐她罷了！那個老太婆人又尖酸刻薄，樣子又醜陋，她怎能和她相處得下。爲了這件事，我整個下午不會作事，只是預想將來的結果。

晚上喫飯的時候，她已起來了。我和她一同喫飯，但她只喫兩口稀飯，便放下筷子，長嘆了一聲，走回屋裏去了。我父親這時也覺得很不安似的。我呢，又替她可憐！又替父親爲難，也不會喫舒服，胡亂吞了一碗，就放下筷子，回到自己的房裏，心裏覺得亂得很，最奇怪的，心潮裏竟起了兩個不同的激流交激着，一方面我只期望貴州的繼母不要來，使她依

舊恢復從前的活潑和恬靜的生活；但一方面我又希望她們來，似乎在這決裂裏，我可以得到萬一的希望——可是我也有點害怕，我自己是越陷越深；她呢！彷彿並不覺得似的。如果這局勢始終不變，真危險，但我情願埋在玫瑰的荒塚裏，不願如走肉行尸般的活着。

我一夜幾乎不曾合眼，當月光照在我牆上一張油畫上——一株老松樹，蟠曲着直伸到小溪的中間，彷彿架着半截橋似的，溪水碧清，照見那橫杈上一雙青年的戀人，互相偎倚的雙影，——這時我更禁不住我的幻想了。幻想如奔馬般，放開四蹄，向前飛馳——絕不回頭的飛馳呵！她也和哈美利林般，散開細柔的青絲髮，這頭髮長極了，一直拖到白玉砌成的地上，彷彿飄帶似的，隨着微風，一根一根如雪般的飄起。我只藏在合歡樹的背後，悄悄領略她的美，這是多麼可以渴望的事！

九月二十日

天才朦朧我彷彿聽見父親說話的聲音，但聽不真切，不知道他究竟和誰說話。不禁我又想到她；一定在他們兩人之間，又起了什麼事故，不然我父親向例不到十二點他

是起不來的，晚上非兩三點他是不睡的，聽說凡吸大煙的人都是如此。——一定的，準是她青備父親欺騙她沒有妻子，現在又來了一個繼母，她怎麼不惱呵！但她總是失敗的，婦女們往往因被男子玩弄，而受屈終身的，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？

午飯的時候，阿媽來報告那邊房子都收拾好了。父親便對我說，火車兩點左右可到，你吃完飯就帶着門的老眼到車站去吧！到那裏你繼母若問我為什麼不來，你就說我有些不舒服好了，別的不用多說呢！我應着氣出來了。

當我回到自己屋裏，忽見對面屋裏，她正對着筒子凝立呢！呵！我真不知道怎樣才好，我不看她那無告淒楚的表示罷！但是不能，我在窗前站了不知多少時候，直到老車進來叫我走，我才急急從架上掣下臉布，胡亂把嘴擦了擦，掣了帽子，匆匆走了。

我這幾天心裏，一切都換了樣。我從前在貴州的時候，雖聽說父親又娶了一個庶母，但我絕不在意，並不會在腦子裏放過她一分鐘。自從上月到了這裏，我頭一次見她心裏就受了奇異的變動；到現在差不多叫她把我的心田全占了。呵！她的魔力真大——唉！罪

過……我或者不應當這麼說，這全不是她的錯處，只怪我自己被自然支配罷了。

到車站的時候，還差半點鐘，車才能到。我同老張買了月臺票，叫老張先進去等，我只在候車室裏，獨自坐着。我的態度很安閒，但思想可忙極了，不知道她現在怎樣了。我和她談話的機會很少；我來了一個半月，只和她對談過三次，其餘都只在喫飯的時候，談過一兩句不相干的話。我們本是家人，而且又是長輩對於晚輩，本來沒有避嫌這一層，不過她向來不大喜歡說話，而且我們又是第一次見面，她自己覺得，又站在母親的地位，覺得說話很難，所以我縱然頂喜歡和她談，也是沒有用處呢……

火車頭嗚嗚的汽笛聲，打斷我的思路，知道火車已經到了，因急急來到站臺裏面。當時火車已經停了，許多旅客，都露着到了的喜色，匆匆由車上下來。找了半天，才在二等車上，找到我繼母，和我的兄弟。把行李都交代老張，我們一直出了車站，馬車已預備好了，我們跳上車後，繼母果然問我父親爲什麼不來，我就把父親所交代的話答覆了，繼母似乎很不高興，歛了半晌，忽地她冷笑道：「什麼有病啊！必定讓誰絆住呢！」

女人們的心裏，有時候真深屈得可怕。我聽了這話，只低着頭，默然不語，但是我免不得又爲她發愁了，將來的日子怎麼過呢？

車子到家的時候，我父親已叫阿媽迎了出來，自己隨後也跟着出來，但是她呢……我真是放心不下，忙忙走進來，只見她呆坐在窗下的椅子上，兩目凝視自己的衣襟。我正奇怪，忽見她衣襟上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一閃，咳！我真傻呵！她那裏是注視衣襟，她正在那裏落淚呢？

父親已將繼母領到東院去了。過了許久父親走過來，不知對她說些什麼，只見她站了出來，彷彿我父親求她什麼似的，直對她作揖，大概是叫她去見我繼母，她走到裏間屋裏去了。過了一刻，又同我父親出來，直向東院去。我好奇的心，催促我立刻跟過去，但我走到院子不敢進去，因爲只聽我繼母說：「你這不長進的東西，我並不會對不住你，你一去就是十年，叫我們在家裏苦等，你卻在外頭，什麼小老婆娶着開心。你父親死了叫你回去，你都不回去。呸！像你們這些沒心肝的人……」繼母說到這裏竟放聲大哭。我父親在屋

裏蹀脚。我正想進去勸一勸，忽見門簾一動，她已哭得和淚人般，幽怨不勝的走了出來。我這時由不得跟她到這邊來。她到了屋裏，也放聲嗚咽起來，這時我只得叫她庶母了。我說：「庶母！你不要自己想不開，悲苦只是糟蹋自己的身體。庶母是明白人，何苦和她一般見識呢！」只聽她淒切的嘆道：「我只怨自己命苦，不幸作了女子，受人欺弄到如此田地——你父親作事，太沒有良心了，他不該靠送我……」咳！我禁不住熱淚滾滾流下來了，我正想用一兩句懇切的話安慰她，父親忽然走進來了。他見我在這裏，立刻露出極難看的面孔，狠狠對我說：「誰叫你到這裏來！」我只得快快走了出來。到了自己屋裏，心裏又是羞愧自己父親不正當的行為，又是爲她傷感，受我繼母的搶白，這些紊亂熱烈的情緒，纏攪得我一夜不曾睡覺。

九月二十二日

我父親也就夠苦了，這幾天我繼母給他的冷諷熱嘲，真夠他受的了！女人們的嘴利害的很多，她們說出話來，有時候足以挖人的心呢！只是她卻正和這個反對，頭幾天她氣

惱的時候，雖曾給父親幾句不好聽的話；但我從不曾聽她和繼母般的漫罵呢？

近來家庭裏，絲毫的樂趣都沒有了。便是那架上的鸚鵡，也感覺到這種不美的騷擾，不耐煩和人學舌了。我這幾天彷彿發見我們家庭的命運，已經是走到很可怕的路上來，倘若不是爲了她，我情願離開這裏呢。

她近來真抑鬱得成病了，朝霞般的雙頰，彷彿經雨的梨花了，又憔悴又慘淡呢！我真忍不住了。昨晚我父親正在牀上過煙癮的時候，她獨自站在廊下。我得了這個機會，就對她說：「你不如請求父親，自己另搬出來住，免得生許多閒氣！」她聽了這話，很驚異對我望了一眼，又低下頭想了一想，似解似不解的說：「你也想到這一層嗎？」我當時只唯唯應道：「是。」她就也轉身進屋裏去了。

照她的語氣，她已經是想到這一層了。她真聰明，大約她也許明白我很愛她嗎？……不這只是我萬一的希望罷了。

爲誠今天又在她和我的面前，議論父親了。他說父親今天去買煙槍，走到一家商行

裏，驅人家拿出許多煙槍來；他立時放下臉說：「這種禁煙令森嚴的時候，你們居然敢賣這種貨物，咱們到區裏走走吧！」他這幾句話，就把那商人嚇昏了。趕緊把所有的煙槍，恭恭敬敬都送給他了。

這件事不知是真是假；不過我適才的確見父親抱了一大包的煙槍進來；但不知爲誰從什麼地方聽來。這孩子最愛打聽這些事，其實他有些地方，也極下流呢！他喜歡當面奉承人，背後議論人，這多半都是受那老太婆的遺傳吧！

我父親的脾氣，真惡戾極了，近來更甚。她自從知道我父親不正的行爲後，她已決心不同他合居了。這幾天她另外收拾了一間風房，總是獨自睡著。我這時心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安慰，我覺得她已漸漸離開父親，而向我這方面接近了。

九月二十八日

多麼幸運的事呵！

另外一所房子已經找好了，她搬到那邊去。父親忽然叫我到那邊和她住，呵！這是



她的脾氣很喜歡潔淨，正和外表一樣。這時她彷彿比前幾天快活了。時時和我商量那間屋子怎樣佈置，什麼地方應當放什麼東西——這一次搬家的費用，全是她自己的私蓄，所以一切東西都很完備。這所房子，一共有十間，一間是她的臥房，臥房裏邊還有一小套間，是洗臉梳頭的地方。一間是堂屋，喫飯就在這裏邊。堂屋過來有兩大間，打成一間，就佈置為客廳。其餘還有四間廂房。我住在東廂房，西廂房一半女僕住，一半作廚房。靠門還有一間小門房。每間屋子，窗子都是大玻璃的。她買了許多淡青色的羅紗，縫成窗幔，又買了許多美麗的桌氈，椅罩，一天的功夫，已把這所房子，收拾得又潔雅又美麗。我的欣悅，還不只此呢！我們還買了一架風琴，她頂喜歡彈琴。她小的時候，也曾進過學堂，她嫁我父親的時候，已在中學二年級了。

這一天晚上，因為廚房還不會佈置好，我們從鄰近酒館叫來些菜，喫飯的時候，只有我和她兩個人。我不免又起了許多幻想，若果有一個很生的客人，這時來會我們，誰不能不讚美我們的幸福呢？——可恨事實卻正和這個相反；她偏偏不是我的妻，而是我的母親！

我免不得要詛咒上帝，爲什麼這樣佈置不恰當呢？

晚飯以後，她坐在風琴邊，彈了一曲閨怨，聲調抑怨深幽，彷彿訴說她心裏無限的心曲。我坐在她旁邊，看她那不勝清愁的面容，又聽她悲切淒涼的聲音，我簡直醉了，醉於神祕的戀愛，醉於妙婉的歌聲。呵！我不曉得是夢是真，我也不曉得她是母親還是愛的女神；我閉住眼，彷彿……咳！我寫不出來，我只覺得不可形容的欣悅和慰安，一齊都嘗到了。

九點鐘的時候，父親來到這裏，看了看屋子的佈置，對她說：「現在你一切滿意了吧！」她只淡淡的答道：「就算滿足了吧！」父親又對我說：「那邊沒有人照應，你兄弟不懂事，我仍須回去，你好好照應這邊吧！」呵！這是多麼爽快的事。父親坐了坐，想是又發煙癮了，連打了幾個呵欠，他就站起來走了。我望他到門口，看他坐上車，我才開了門進來。她正在東邊牆角上，一張沙發上坐著，見我進來，便嘆道：「總算有清淨日子過了！但細想作人真一點意思沒有呢！」我頭一次聽她對我說這種失望的話。呵！我真覺得難受——也許是我神經過敏，我彷彿看出她的心，正悽迷着似乎自己是沒有着落——我想要對她

表同情，這並不是我有意欺騙她，其實我也正是同她一樣的無着落呵！我有父親，但是他不能安慰我深幽的孤悽，也正如她有丈夫，不能使她沒有身世之感的一樣。

我和她默默相對了半晌，我依舊想不出說什麼好。我實在躊躇，不知道當否使她知道我真實的愛她——但沒有這種道理，她已經是有夫之婦，並且又是我的長輩，這實是危險的事。我若對她說：「我很愛你，」誰知道她眼裏將要發出那一種的光——憤怒，或是羞媚，而至於發出淚光。戀愛的戲是不能輕易演試的，若果第一次失敗了，以後的希望更難期了。

不久她似乎倦了，我也就告別，回到我自己的房裏去。我睡在被窩裏種種的幻想又逼了來。我奇怪極了，當我正想着，她是怎麼樣可愛的時候，我忽想到死；我彷彿已走近死地了，但是那裏絕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可怕，有什麼小鬼，又是什麼閻王，甚至於青面獠牙的判官。

我覺得是最和善而神聖的東西。在生的時候，有軀殼的限制，不止這個，還有許多限

制心的桎梏，有什麼父親母親，貧人富人的區別。到了死的國裏，我們已都脫了一切的假面具，投在大自然母親的懷裏，什麼都是平等的。便是她也可以和我一同臥在紫羅蘭的花叢裏，說我所願意說的話。簡直說吧！我可以真真切切告訴她，我是怎樣的愛她，怎麼熱烈的愛她，她這時候一定可以把她那無着落的心，從人間的荆棘堆裏找了回來；微笑的放在我空虛的靈府裏，……便是攬住她——攬得緊緊地，使她的靈和我的靈，交融成一件奇異的真實，騰在最高的雲末，向黑暗的人間，放出醉人的清光……

十月五日

雖然憂傷可以使人死，但是愛戀更可使人死，彷彿醉人死在酒罈旁邊，賭鬼死在牌桌座底下。雖然都是死，可是愛戀的死，醉人的死，賭鬼的死，已經比憂傷的死，要偉大的多了。憂傷的心是緊結的，便是死也要留下不可解的痕跡。至於愛戀的死，他並不覺得他要死，他的心輕鬆得像天空的雲霧般，終於同大氣融化了。這是多麼自然呵！

我知道我越陷越深，但我絕不因此生一些恐懼，因為我已直覺到愛戀的死的微妙

了。今天她替我作了一個淡綠色的電燈罩，她也許是無意，但我坐在這清和的清光底下讀我的小說，或者寫我的日記，都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。

午後我同她一起到花廠裏，買了許多盆淡綠的，淺紫，水紅的，各色的菊花。她最歡喜那兩盆綠牡丹，回來她竟親自把牠們種在盆裏。我也幫着她澆水，費了兩點鐘的工夫，才算停當。她叫阿媽把兩盆綠的放在客廳裏，兩盆淡紫的放在我的屋裏。她自己屋裏，是擺着兩盆水紅的，其餘六盆擺在迴廊下。

我們今天覺得很高興，雖然因為種花，在地下腿有些酸，但這不是減少我們的興味。

喫飯的時候，她用剪刀剪下兩朵白色的菊花來，用雞蛋和麵粉調在一起，然後用菜油炸了，一瓣一瓣很鬆脆的，而且發出一陣清香來，又放上許多白糖。我初次喫這碗新鮮的菜，覺得甜美極了，差不多一盆都讓我一個人喫完。

飯後又喫了一杯玫瑰茶，精神真是爽快極了！我因要求她唱一曲閩怨，她含笑答應

了。那聲音真柔媚得像流水般，可惜歌詞我聽不清；我本想請她寫出來給我，但怕她太勞了——因為今天她作的事實在不少了。

這幾天我父親差不多天天都來一次，但是沒有多大工夫就走了。父親會叫我白天到繼母那邊看看，我實在不願意去；留下她一個人多麼寂寞呵！而且我繼母那討厭的面孔，我實在也不願意見她呢，可是又不得不稍稍敷衍敷衍她們，明天或者走一趟吧！

十月六日

可笑！我今天十二點鐘到那邊，父親還在作夢，繼母的头還不會梳好，院子弄得亂七八糟，爲誠早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玩去了。這種家庭連我都處不來，何況她呢？近來我父親似乎很恨她，因為有一次父親要在她那裏住下，她生氣，獨自搬到客廳的沙發上，睡了一夜。我父親氣得天還不會亮，就回那邊去了。其實像我父親那樣的人，本應當拒絕他，可是他是最多疑，不要以爲是我搞的鬼呢，這倒不能不小心點不要叫她喫虧吧！她已經是可憐，無告的小羊了，再折磨她怎禁受得起呵！

我好多次想鼓起勇氣，對她說：「我真實的愛你。」但是總是失敗。我有時恨我自己怯弱，用盡方法自己責罵着自己。但是這話才到嘴邊，我的心便發起抖來；真是沒用。雖然，男子們對於一個女人求愛，本不是太容易的事呵！忍着吧！總有一天達到我的目的。

今天下午有一個朋友來看我，他尖銳的眼光，只在我身上繞來繞去。這真奇怪，莫非他已有所發見嗎？！大概不至於，誰不知道她是我父親的妻呢。許是賊人膽虛吧！我自己這麼想着，由不得好笑起來。人們真愚呵！

她這幾天似乎有些不舒服，她沈默得發覺，我起疑；但是我問她有病嗎？她竭力辯白說：「沒有的事！」那麼是爲什麼呢？

晚上她更憂抑了，晚飯都不曾喫，只懶懶的睡在沙發上。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好。唉！我的腦子真笨；桌上三碗臺的煙捲，我已經吸完兩枝了；但是腦子依舊發滯，或者是屋裏空氣不好吧？我走到廊下，天空魚鱗般的雲現着淡藍的顏色，如弦的新月，正照在庭院裏，那幾盆菊花，冷清清地站在廊下。一種寂寞的悵惘，更攪亂了我的心田。呵！天空地闊，我

彷彿是一團飛絮飄零着，到處尋不到着落；直上太空，可憐我本是怯弱的，那有這種能力；假臥在美麗的溪流旁邊吧，但又離水太近了。我記得兒時曾學過一隻曲子：「飛絮徜徉東風裏，慢誇自由無邊際！須向高，莫向低，飛到水面飛不起。」呵！我將怎麼辦？

她又彈琴了，今天彈的不是閨怨了，這調子很新奇，彷彿是古行軍的調子，比閨怨更激昂，更悲涼。我悄悄走到她背後，她彷彿還不覺得，那因她正低聲唱着。彷彿是哽着淚的歌喉。最後她竟合上琴，長嘆了。當她回頭看見我站在那裏的時候，她彷彿很喫驚，臉上立刻變了顏色，變成極嬌豔的淡紅色。我由不得心裏浪狂激，我幾乎說出：「我真愛的愛你」的話了；但我才預備張開我不靈動的時候，她的顏色又慘白了。到這時候，誰還敢說甚麼。她快快的對我說：「我今天有些不舒服，要早些睡了。」我只得應道：「好！早點睡好。」她離開了客廳，回她的臥房去，我也回來了。

奇異呵！我近來竟簡直忘記她是我的應子了。還不只此，我覺得她還是十七八歲青春的處女呢。——她真是一朵美麗的玫瑰，我縱然因為找她，被刺刺傷了手，便是刺出了



血，刺出了心窩裏的血，我也絕不皺眉的。我只感謝上帝，助我成功，並且要熱誠的祈禱了。

十月十二日

今天我們都在客廳看報，——她最喜歡看報上的文藝。今天她看了一篇翻譯的小說，是「玫瑰與夜鶯」。她似解似不解，要我替她說明這裏面的意思。後來她又問我，「西洋人爲什麼都喜歡紅玫瑰？」我就將紅玫瑰是象徵愛情的話告訴她，並且又說：「西洋的青年，若愛一個少女，便要將頂麗麗的紅玫瑰送給那少女。」她聽完，十分高興道：「這倒有意思！到底她們外國人知道快活，中國！誰享過這種的幸福，只知道女兒大了嫁了，就完了！真是一點意思都沒有！」

我得到這種好機會，我絕不能再輕易錯過了，我因鼓勇對她說：「你也喜歡紅玫瑰嗎？」她怔了一怔含淚道：「我現在一切都完了！」

唉！我又沒有勇氣了！我真是不敢再說下去，倘若她怒了，我怎麼辦呢！當時我只默默不語；幸虧她似乎已經不想了，依舊拿起報紙來看。

午飯後父親來了，坐在她的屋子裏。我心裏真不高興，這固然是沒理由，但我的確覺得她不是父親的，她的心從來沒給過父親，這是我敢斷定的。至於別的什麼名詞呢？……那本不是她的，父親總把得緊緊的也是沒用。她是誰的呢？別人或者要說我狂了，誠然我是狂了，狂於愛戀，狂於自我呵！

睡覺前，我忽然想到我如果送她一束紅玫瑰，不知道她怒我，還是感激我……；或者也肯愛我……；我想像她抱着我贈她的那束紅玫瑰，含笑用她紅潤的唇吻着，那我將要發狂了，我的心花將要盡量的開了。這種幸福深處用我的生命來換，我也一點不可惜呢！簡直說，只要她說「她愛我」我便立刻死在她的腳下；我也將含着歡欣的笑帶歸去呢！說起來，我真有些慚愧！我竟悄悄學寫戀歌。我本沒有文學的天才，我從來也不會寫。今夜從十點鐘寫起，直寫到十二點，可笑只寫兩行，一共不到十個字。我有點如城那

些人，他們要怎麼寫便怎麼寫，他們寫得真妙；女人們讀了，真會喜歡得流淚呢！——

狂因此得到許多勝利。



我恨自己寫不出，又如詩人們寫得出，他們不要悄悄地把戀歌送給她吧，倘若他們有了這機會，我一定失敗了……紅玫瑰也落了處了！

她的門似乎已開了一個縫，但只是一個縫，若果再開得大一點，我便可以屈着身體走進去，但是用什麼法子，才能使她更開得大一點呢！——我真想入非非了。不過無論如何，到現在還只是幻想呵，誰能證實她也正在愛戀我呢。

在這世界上，我不曉得更有什麼東西，能比我的地盤古曠了，像她古曠一樣充實和堅固。我覺得我和她正是一對——但是父親呢，他真是昏聩呵！——我忽然想起，我不能愛她，正是因為父親的緣故，倘若沒有父親在裏頭作梗，她一定是我的了。

這個念頭的勢力真大，我直到睡覺了，我夢裏還牢牢記着，她不能愛我，正是因為父親的緣故。

十月十五日

我一直沈醉着，醉得至於發狂，若果再不容我對她說：「我真實的愛你，」或者她竟

拒絕我的愛；我只有……只有問她是不是因為父親的緣故，若果我的猜想不錯，那麼我  
只得懇求父親，把她讓給我了。父親未必愛她，但也未必肯把她讓給我，而且在人們聽來，  
是很不好聽的呵！世界上那有作兒子的，愛上父親的妻呢？呵！我究竟是要絕望的呵……  
但是她若肯接受我的愛，那到不是絕對想不出法子的呵……

我早已找到一個頂美的所在，——那所在四面都環着清碧的江水，浪起的時候，激  
着那孤島四面的崖石，起一陣白色的飛沫，在金黃色的日光底下，更可以看見鑽石般標  
碧的光輝。在那孤島裏，只要努力蓋兩間的小房子，種上些稻子和青菜，我們便可以生存  
了，——並且很美滿的生存。若再買一隻小船，繫在孤島的邊上，我們相偕倚着，用極溫和  
的聲調，唱出我心裏的曲子，便一切都滿足了……

、我幻想使我漸漸疲倦了，我不知不覺已到夢境裏了。在夢裏我看見一個形似月球的  
東西，起先不停的在我面前滾，後來漸漸騰；在半空中。忽見她，披着雪白雲織的大衣，  
含笑坐在那個奇異的球上，手裏抱着一束紅玫瑰，輕輕的吻着，彷彿那就是我送她的。我

不禁喜歡得跪下去，我跪在沙土的地面上，合着掌懇切的感謝她說：「我的生命呵……這才證實了我的生命的現實呵！」我正在高聲祈禱着，那奇異的球忽然被一陣風，連她一齊推去了。我嚇得失心般叫起來；不覺便醒了。

自從夢裏驚醒以後，我再睡不着了。我起來，燃着燈，又讀幾頁破舟，天漸漸亮了。

十月十六日

因為昨晚上的夢裏的欣悅，今天還覺餘味，並且頓時決心一定要那麼辦了。我不等她起來，便悄悄出去了，那時候不過七點鐘。秋末的天氣，早上的涼風很尖利，但我並沒有感到一點不舒服。我覺得在我的四圍都充滿了喜氣，我極相信，夢裏的情景是可以實現的，只要我找紅玫瑰……

我走到街盡頭，已看見那玻璃窗裏的秋海棠向我招手，龍鬚草向我鞠躬；我真覺得可驕傲——但同時我有些心怯，怎麼我的紅玫瑰，卻深深藏起，不以她的笑靨，替她忠實的僕人呢？

花房漸近了。我輕輕推那玻璃門時，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，含笑招呼我道：「先生早！要買什麼花？這兩天秋海棠開得最茂盛，龍鬚草也不錯。」他指這種，說那種固然殷勤極了，但我只恨他不知道我需要什么？我問他：「紅玫瑰在那裏？」他說：「這幾天正缺乏這個，先生買幾枝秋海棠吧，那顏色多鮮豔呵！也比紅玫瑰不差什麼……不然，先生就買幾朵黃月季吧！」其實那秋海棠實在也不壞，花瓣水亮極了，平常我也許要買他兩盆擺在屋裏，現在我卻不需要這個了。我嫵嫵辭別那賣花的人，又折出這條街，向南走了。又經過兩三個花鋪，但都缺少紅玫瑰。我真心喪極了，但我今天買不到，絕不就回去。

還算幸運，最後買到了。只有一束，用白色的綢帶束着，下面有一個小小竹子編的花盆，很精巧，再加上那飄帶，和蝴蝶般翩舞着，真不錯！我真感謝這家花鋪的主人，他竟預備我所需要的東西了。

我珍重着，把這花捧到家裏，已經過了午飯的時候，但是她還支圍坐着等我呢！我不敢把這花很冒昧就遞給她，我悄悄把牠放在我的屋裏，若無其事般的出來，和她一同喫

完午飯。

她今天似乎很高興，午飯後我們坐在堂屋裏閒談。她問我今天一早到什麼地方去，我真想趁這機會告訴她我是爲她買紅玫瑰去了，但是我始終不是這樣回答的，我只說：「我買東西去了。」她以後便不再往下問了。我回到屋裏，想了半天，我便把這紅玫瑰捧着，來到她的面前。她初看見這美豔的花，不禁叫道：「真好看，你那裏買來的。」她似乎已忘了我上次對她說的話，我忙答道：「好看嗎？我打算送給你！」我這時又欣悅，又畏怯。她接了花，忽然像是想起什麼來了。她遲遲的說：「你不是說紅玫瑰……我想你是預備送別人的吧！我不應當接收這個。」我趕忙說：「真的，我除了你沒有一個人可以送的，因爲在這世界上，我是最孤另的，也和你一樣。」她眼裏忽然露出驚人的奇光，抖顫着將玫瑰花放在桌上，彷彿得了急病，不能支持了。她睡在沙發上，眼淚不住的流，咳！這使我懊悔，我爲什麼使她這樣難堪，我恨我自己，我由不得也傷心的哭了。

在這種極劇烈的刺激裏，在她更是想不到的震恐，就是我呢，也不曾預想到有這種

的現象，真的我情願她痛責我。唉！我真孟浪呵！爲什麼一定要愛她……我心裏覺得空虛了，我還不如飛絮呵！我不但沒有着落，並且連飛翔的動力也都沒有了。

阿媽進來了，我勉強掩飾我的淚痕。我告訴阿媽，把她扶進屋裏，將她安放在牀上，然後我回我自己的屋子。伏在枕上，痛切的流我懺悔的眼淚，但我總不平，我不應該受這種責罰呵！

十月二十日

她一直病了！直到現在不會減輕。父親天天請醫生來，但是有什麼用處呢？唉！父親真聰明！他今天忽然問我，她起病的情形，這話怎能對父親說呢？我欺騙父親說：「我不清楚！」父親雖然怒罵我「糊塗！」我真感激他，我只望他罵得更狠一點，我對於她的負疚，似乎可以減輕一點。

醫生——那李老頭子真討厭，他那裏會治病呵！什麼急氣攻心咧，又是什麼外感內熱咧，用手理着他那三根半的鼠鬚，仰着頭瞪着，眼睛直是張滑稽畫。真怪世界上的人類，



竟有相信這些糊塗東西的話……我站在窗戶下面，聽他搗鬼，真恨不得叫他快出去呢！

父親也似乎有些發怒，他預備晚上住在這邊。她彷彿極不高興，她對父親說：「我這病只是心煩，你在這裏，我更不好過，你還是到那邊去吧！」父親果然仍回那邊去了。

八點多鐘的時候，我正在屋裏傷心，阿媽來找我她在叫我。其實我很畏怯，我實在對不起她呵！在平常一個婦女的心裏，自然想着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並且也告訴別人不得的，總算是不寬寬的事呵！……

她撐着一牀淡湖色的鴉被，含淚坐在牀上。她那憔悴的面容，無言而幽怨的眼神，使我要怎樣的難過呵！我不敢仰起頭來，我只悄悄站在牀沿旁邊。她長嘆了一聲，這聲音彷彿一日利劍，我爲着這個，由不得發抖，由不得落淚。她喘息着說：「你來！你坐下！」我抖戰着，怯怯地倚着她坐下了。她伸出枯瘦的手來，握着我的手說：「我的一生就要完了，我和你父親本沒有愛情，我雖然嫁了十年，我總不曾了解過什麼是愛情。你父親的行爲，你們也都明白，我也明白，但是我是女子，嫁給他了，什麼都定了，還有我活動的餘地嗎？有人

也勸我和他離婚——這個也說不定是與我有益的。但是世界上男人有幾個靠得住的，再嫁也難保不一樣的痛苦，我一直忍到現在——我覺得是個不幸的人。你不應當自己害自己，照我冷眼看來，你們一家也只有你一個是人，我希望你自己努力你的前途！」

唉！她誠實的勸戒我，真使我慚愧，真使我懊悔！我真心的答復，使我深切的痛苦。我對她說什麼呢？只有痛哭，和孩子般赤裸無隱瞞的痛哭了！她撫着我的頭和慈母般的愛憐，她說：「你不用自己難過，這不是你的錯，只是你父親……」她禁不住了，她伏在被上嗚咽了。

父親來了，強迫回我自己的屋裏去，除了痛切的哭，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。呵！如果這萬一的希望，是不能存在了，我還有什麼生趣。

十一月一日

她的病越來越重，父親似乎知道沒指望了。他昨天曾對我說：「你不要整天坐在家里，看看就有事情要出來了，你也應當替我幫幫忙。」我聽了他的吩咐，不敢不出去，預備

接頓一切，況且又是她的事情。但不知怎麼，我這幾天彷彿失了魂似的，走到街上竟沒了主意，心裏本想向南去，脚卻向北走。唉！

晚上回來的時候，父親恰好出去了。我走到她的牀前，只見她紅光滿面，神采奕奕，平時更嬌豔。她含着淚，對我微笑道：「你的心我都知道，就是我也未嘗不愛你，但他是你的父親呵！」我聽了這話，立刻覺得所有環境都變了。我不敢再躊躇了，我跪在她的面前，皺皺的說：「我真實的愛你！」她微笑着，用手環住我的脖頸，她火热的唇，已向我的唇吻合了。這時我不知是欣悅是戰慄，也許這只是幻夢，但她柔軟的額髮，正覆在我的額上，她微弱的氣息，一絲絲都打透我的心田，她鬆了手，很安穩的睡下了。她忽對我說紅玫瑰呢？

我陡然想起，自從她病後我早把紅玫瑰忘了，——忙忙跑到屋裏一看。紅玫瑰一半殘了，只剩四五朵，上面還綴着一兩瓣半焦的花瓣。我覺得這真不是吉兆——明知花草沒有不凋謝的，但不該在她真實愛我時凋謝了呵！且不管她這幾片殘瓣，也足以使我驕傲，若不是這一束紅玫瑰，那有今天的結果——呵！好愚鈍的我！不因這一束紅玫瑰她怎

麼就會病，或者不幸而至於死呵……我真傷心，我真慚愧，我的眼淚，都滴在這殘瓣上了。我將這已殘的紅玫瑰捧到她的牀前，她接過來輕輕吻着，落下淚來。這些滴在殘瓣上的，是我的淚痕還是她的淚痕，誰又能分清呢？

從此她不再說話，閉上眼含笑的等着，等那仁慈的上帝來接引她了。今夜父親和我全不會睡覺，到五點多鐘的時候，她忽睜開眼，向四圍看了看，見我和父親坐在她的旁邊，她長嘆了一聲便斷了氣。

父親走過去，用手放在她的鼻孔旁，知道是沒了呼吸，立時走出來，叫人預備棺木。我只覺一陣昏迷，不知什麼時候已躺在自己牀上了。

她死得真平靜，不像別的人有許多號哭的煩燥聲。這時天才有一點淡白色的亮光，衣服已經都穿好了。下棺的時候她依舊是含笑，我把那幾瓣紅玫瑰放在她的胸前，然後把棺蓋闔下。唉——多殘酷的刑罰呵！我只覺我的心被人剝去了，我的魂立刻出了軀殼，彷彿看見她在前面。她坐在一個奇異的球上，披着白雲織就的大衣，含笑吻着一束紅

玫瑰——便是我給她的那束紅玫瑰，真奇異呵……

唉！即在清醒了那有什麼奇異的月球，只是我回潮從前的夢境罷了。

十一月三日

今日是她出殯的日子，埋在城外一塊墓地上——這墓地是她自己買的。她最喜歡西洋人的墓，這墓的樣子全仿西洋式作的，四面用淺藍色油漆的鐵欄，圍着一個長方的墓，墓頭有一塊石碑，刻着她的名字，還有一個愛神的石像，極寧靜的仰視天空，這都是她自己生前佈置的。

下葬後，父親只躁了躁腳，長嘆了一聲，就回去了。等父親走後，我將一束紅玫瑰放在墳前，我心裏覺得什麼都完了。我決定不再回家去。我本沒有家，父親是我的仇人，我的生命完全被他剝奪淨了。我現在所有的只是不值錢的軀殼，朋友們只當我已經死了——其實我實在是死了。沒有靈魂的軀殼，誰又能當他是人呢，他不過是個行尸走肉呵！

我的日記也就從此絕筆了。我一生不曾作過日記，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。我原是

爲了她才作日記，自然我也要爲了她不再作日記了。」

紹雅念完了，他很頑皮的，趁逸哥回頭的工夫，那本書已擲到逸哥頭上了。逸哥冷不防嚇了一跳，我不覺很好笑！但同時也覺得心裏悵悵的，不知爲什麼？

這寂寞冷清的一天算是叫我們消遣過了，但是雨呢，還是絲絲的敲着窗子，風還是颯颯搖着檐下的竹子，烏雲依舊一陣陣向西飛跑，壁上的鐘正指在六時上，黃昏比較更悽寂了。我正怔怔坐着，想消遣的法子，忽聽得紹雅問道：「我的小說也念完了，你們也聽了，可是我糊塗，你們也糊塗，這篇小說，到底是個什麼題目呵。」被他這一問，我們細想想，也不覺好笑起來。逸哥從地下拾起那本書來，掀着書皮看了看，只見這書皮是金黃色。上面畫着一個美少年，很悽楚的向天空望着；在書面的左角上斜標着「父親」兩個字。

逸哥也夠滑稽了，他說：「這誰不知道，誰都言父親吧！」我們正笑着，又來了一個客人，這笑話便告了結束。

## 幽弦

倩娟正在午夢沈酣的時候，忽被窗前樹上的麻雀喚醒。她張開惺忪的睡眼，一壁理着覆額的捲髮，一壁翻身坐起。這時窗外的柳葉兒，被暖風吹拂着，東飄西舞。桃花腥紅的，正映着半斜的陽光。含苞的丁香，似乎已透着微微的芬芳。至於蔚藍的雲天，也似乎含着不可言喻的春的歡欣。但是倩娟對着如斯美景，只微微地嘆了一聲，便不躊躇的離開這目前的一切，走到外面的書房，坐在案前，拿着一枝禿筆，低頭默想。不久，她心靈深處的幽弦竟發出淒楚的哀音，縈繞於筆端，只見她拿起一張紙寫道：

「時序——可怕的時序呵！你悄悄的奔馳，從不爲人們稍稍停駐。多少青年人白了雙鬢，多少孩子們失卻天真，更有多少壯年人消磨盡志氣。你一時把大地妝點得冷落荒涼，一時又把世界打扮得繁華璀璨。只在你悄悄的奔馳中，不知醞釀成人間多少的悲哀。」

誰不是在你的奔馳裏老了紅顏，白了雙鬢。——人們纔走進白雪寒梅冷雋的世界裏，不提防你早又悄悄的逃去，收拾起冰天雪地的萬種寒姿，而擱來饒舌的黃鸝，不住傳佈春的消息，催起潛伏的花魂，深隱的柳眼。唉！無情的時序，真是何心？那乾枯的柳枝，雖滿綴着青青柔絲，但何能道緊住飄泊者的心情！花草綠，也何能慰落漠者的靈魂！只不過警告人們未來的歲月有限。唉！時序呵！多謝你！——紅了櫻桃，綠了芭蕉。——這眼底的繁華，爲燕將對你高聲頌揚。人們呢？只有對你含淚微笑。不久，人們將爲你唱輓歌了！——

春去了！春去了！

萬紫千紅，轉瞬成枯朽，

只餘得階前芳草，

和幾路殘英。

飄零滿地無人掃！

蝶懶蜂慵。



者數煩惱；

問東風：

何事太無情，

一年一度催人老！

倩姐寫到這里，只覺心頭悵惘若失。她與兒時的飄泊。她原是無父之孤兒，依依於寡母膝下。但是她最痛心的，她更想到她長時的淪落。她深切的記得，在她的一個旅行裏，正在一年的春季的時候。這一天黃昏，她站在滿了淡霧的海邊，芊芊碧草，和五色的野花。時時送來清幽的香氣，同伴們都疲倦倚在松柯上，或睡在草地上。她捨不得「夕陽無限好」的美景，只怔怔呆望，看那淺藍而微帶淡紅色的雲天，和海天交接處的一道五彩臥虹，感到自然的超越；但是籠裏的鸚鵡，任他海怎樣闊，天怎樣空，也絕沒有飛翔優游的餘地。她正在悠然神往的時候，忽聽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密司文，你一個人在這里不嫌冷寂嗎？」她回頭一看，原來是他——體魄魁梧的張尙德。她連忙笑答道：「這樣清幽的美景，願足安

「戀旅行者的冷寂，所以我竟久看不倦。」她說着話，已見她的同伴向她招手，她便同張尚德一齊向松林深處找她們去了。

過了幾天，她們離開了這碧海之濱來到一個名勝的所在。這時離她們開始旅行的時間差不多一個月了。大家都感到疲倦。這一天晚上，才由火車上下來，她便提議明晨去看最高的瀑布，而同伴們大家只是無力的答道：「我們十分疲倦，無論如何總要休息一天再去。」她聽同伴的話，很覺掃興，只見張尚德道：「密司文，你若高興明天去看瀑布，我可以陪你去。聽說密司楊和密司脫楊也要去，我們四個人先去，過一天若高興，還可以同她們再走一趟。好在美景極不是一看能厭的。」她聽了這話，果然高興極了，便約定次日一早和密司楊那里同去。

這天只有些許黃白色的光，殘月猶自斜掛在天上，她們的旅行隊已經出發了。她背着一個小小的旅行袋，裏面滿着水果及乾點，此外還有一隻熱水壺。她們起初走在平坦大道上，覺得早晨的微風，猶帶着些寒意。後來路越走越崎嶇，因為那瀑布是在三千多

丈的高山上。她們從許多雜樹蔓藤裏攀緣而上，走了許多泥濘的山窪，經過許多蜿蜒的流水，差不多齊來到高山上，已聽見隆隆的響聲，彷彿萬馬奔騰，又彷彿衆機齊動。她們順着聲音走去，已遠遠望見那最高的瀑布了。那瀑布是從山上一個湖裏倒下來。那山由勢極陡，所以那瀑布成功一道筆直白色雲梯般的形狀。在瀑布的四周都是高山，永遠照不見太陽光。她們到了這裏，不但火熱的身體，立感清涼，便是久矣的靈籙，也都漸漸蕩滅。她煩擾的心，被這清涼的幻境，洗滌得纖塵不染。她感覺到人生的有限，和人事的虛偽。她不禁懺悔她昨天和張尙德所說的話。她會應許他，作他唯一的安慰者，但是她現在覺得自己太藐小了，怎能安慰他呢？同時覺得人類，只如登場的傀儡，什麼戀愛，什麼結婚，都只是一幕戲，而且還要犧牲多少的代價，才能換來這一剎的迷戀。『唉，何苦呵！還是拒絕了他吧？況且我五十歲的老母，還要我侍奉她百年呢？等學校裏功課結束後，我就伴着她老人家回到鄉下去，種些桑麻和稻麥，喫穿不愁了。閒暇的時候，看着牧童放牛，聽聽蛙兒低唱，天然美趣，不強似……』她正想到這裏，忽見張尙德由山後轉過道：『密司文來看此

地的風景才更有趣呢？」她果隨着他，轉過山後去，只見一帶青山隱隱，碧水蕩漾，固然比那足以洗滌塵霧的瀑布不同。一個好像幽靜的處女，一個卻似蓋世的英雄。在那里有一塊很平整的山石，她和他便坐在那里休息。在這靜默的裏頭，張尙德屢次對她含笑的望着，彷彿這絕美的境地，都是爲她和他所特設，但這只是他的夢想，他所認爲安慰者，已在前一點鐘裏被大自然的偉力所剝奪了。當他對她表示滿意的時候，她正將一勺冷水回報他，她說：「密司脫張，我希望你別打主意罷，實在的！我絕不能作你終身的伴侶。」唉！她當時實在不曾爲失意者稍稍想像其苦痛呢……

倩娟想到這里，由不得流下淚來。她舉頭看看這屋子，只覺得冷寞荒涼。思量到自己的前途，也是茫茫無際。那些過去的傷痕，每每爆裂，她想到她的朋友曾寫信道：「朋友！你不要執迷吧！不自然的強制着自己的情感，是對自己不住的呵！」但是現在的她已經隨時序並老，還說什麼？

人間事，本如浮雲飛翹，無奈冷漠的心田，猶不時爲殘灰餘燼所燃炙。倩娟雖一面看

破世情，而一面仍束縛於環境，無論美麗的春光怎樣含笑向人，也難免惹起她身世之感。這是她對着窗外的春色，想到自身的飄零，一曲幽弦，怎能不向她的朋友細彈呢？她收起所塗亂的殘稿，重新蘸飽秃筆寫信給她的朋友肖菊了。她寫道：——

肖菊吾友：沈沈心霧，久滯靈通，你的近狀如何？想來江南春早，這時桃綻新紅，柳抽嫩綠，大好春光，逸興幽趣，定如所視。都中氣候，亦漸暖，和青草綿芊，春意欣欣。日昨伴老母到公園——園裏松柏，依然蒼翠似玉，池水碧波，依然因風輕漾。澹月疏星，一切不曾改觀。但是肖菊！往事不堪回首，你的倩媚已隨流光而憔悴了。唉！靜悄悄的園中，一個飄泊者，獨對皎月，悵望雲天，此時的心境，悽楚曷極！想到去年別你的時候，正是一堂同業，從此星散的時候，是何等的淒涼！況且我又正臥病宿舍。當你說道：「倩媚，我不能陪你了，你是無誤好意，但是枕痕淚漬至今可驗。我不敢責你忍心，我也明知你自有你的苦衷。當時你兩頰緋紅，滿蓄痛淚，勉強走了。我只緊閉雙目，不忍看。那時我的心，只有絕望……唉！我與小忍

回憶了呵！

肖菊！我現在明白了，人生在世，若失了熱情的慰藉，無論海闊天空，也難使鬱結之心消釋，任他山清水秀也只增對故懷人之感。我現在活着，全是爲了這一點不可撲滅的熱情——使我戀戀於老母和親友，使我不忍離開她們，不然我早隨奔馳的時序俱逝了！又豈能支持到今日？但是不可捉摸的熱情，究竟何所依憑？我的身世又是如何飄零——老母一旦設有不諱，這飄零的我，又將何以自遣？吾友！試閉目凝想在一個空曠的原野，有一隻失了憑依的小羊——只有一隻孤另另的小羊，當黃昏來到世界上，四面罩下蒼茫的暮子來，那小羊將如何的徬徨？她嘶聲的哀鳴，如何的悲切呵！肖菊！記得我們同遊蘇州，在張公祠的茅草亭上，那時你還在我的跟前，但當我們聽了那虎丘坡上小羊，嗚咽似的哀鳴，猶覺慘怛無限。現在你離我遠遠，一切的人都離我遠遠，我就是那哀鳴的小羊了，誰來安慰我呢？這黑暗的前途，又叫我如何邁步呢？

可笑，我有時想超脫現世，我想出世，我想到四無人跡的空山絕巖中過一種與世絕

隔的生活——但是老母將如何並且我也有時覺得我這思想是錯的，而我又不能制住此想。唉！肖菊呵！我只是被造物播弄的敗將，我只是感情轄下的殘卒，……近來心境更覺煩惱，窗前的玫瑰發了新芽，几上的臘梅殘枝，猶自插在瓶裏。流光不住的催人向老死的路上去，花開花謝，在在都足撩人愁恨！

我曾讀古人的詩道：「天若有情天亦老，」可憐的人類，原是感情的動物呵！

倩姐正寫着，忽聽一陣簫聲，隨着溫和的春風，搖曳空中，彷彿空谷中的潺潺細流，經過沙磧般的幽咽而沈鬱。她放下筆，一看天色已經黃昏，如眉的新月，放出淡淡的清光。新綠的柔柳，迎風嫋娜，那簫聲正從那柳梢所指的一角小樓裏發出。她放下筆，斜倚在沙發上，領略簫聲的美妙。忽聽簫聲以外，又夾着一種清幽的歌聲，那歌聲和簫韻正節節符和。後來簫聲漸底，歌喉的清越，真如半空風響又淒切又哀婉。她細細地聽，歌詞隱約可辨，彷彿道：——

春風春風！

一到生機動，

河邊冰解，山頂雪花融。

草爭綠，花爭紅，

大地春意濃。

只幽閨寂寞，

對景淚潄潄。

問流水飄殘柳，

何處駐芳艸！

呵！茫茫大地何處是歸泊者的歸東？正是問流水飄殘柳，何處駐芳艸？反復細嚼

歌聲越覺悲抑不勝。未完的信稿，竟無力再續。只能怔的倚在沙發上，任那動人的歌聲，將

靈田片片的宰割罷，任那無情的歲月步步相逼吧……



## 勝利以後

這屋子真太狹小了，在窗前擺上一張長方式的書桌，已經占去全面積的三分之一了，再放上兩張沙發和小茶几，實在沒有迴旋的餘地。至於院子呢，也是整齊而狹小的，彷彿一塊豆腐干的形勢，在那里也不會種些花草，只是劃些四方形的印痕。無論是春之消息，怎樣響遍人間，也絕對聽不見鶯燕的呢喃笑語，因此也免去了許多的煩悶，——杜鵑兒的悲啼和花魂的嘆息，也都聽不見了。住在這屋裏的主人，彷彿是空山絕崖下的老僧，春光秋色，都不來纏擾他們，自然是心目皆空了。但是過路的和風，鶯燕，彷彿可憐他們的冷寞且單調，而有時告訴他們春到了，或者是秋來了。這空谷的足音，其實未免多事呵！

這幾天正臨到春雨連綿，天空終日只是昏黯着，雨漏又不絕的繁響着，住在這里的人，自然更感無聊。當屋主人平智從牀上坐起來的時候，天上的陰雲依舊積得很厚。他看

看四境，覺得十二分的冷寞。他懶懶的打了一個呵欠，又將被角往上拉了拉，又睡上了。他的妻瓊芳，正從後面的屋子裏走了進來，見平智又睡了，便不去驚擾他，只怔怔坐在書案前，將陳銜的新聞紙整了整。恰巧看見一封不曾拆看的信，原是她的朋友沁芝寄來的，她忙忙用剪刀剪開封口念道——

吾友瓊芳：

人事真是不可預料呢！我們一別三年，你一切自然和從前不同了。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，你的小寶寶也已經會說話了。呵，瓊芳！這是多麼滑稽的事。當年我看見你的時候，你還是一個天真未繫的孩子。現在呢！一切事情都改觀了，不但你如此，便是我對於往事，也有不堪回首之嘆！我現在將告訴你，我別你後一切的經過了：當我離開北京時，所給你最後的信，總以為沁芝從此海國天涯，飄宕以終——若果如此，瓊芳或不免為失意人嘆命運不濟，每當風清月白之夜，在你的浮沈觀念中，也許要激起心浪萬丈，墮幾滴懷念飄零

人的傷心淚呢！——但事實這樣，在人間的歷程，我總算得了勝利。自與吾友別後，本定在暑假以後，到新大陸求學。然而事緣不巧，當我與紹青要走的消息傳出後，不意被他的父親偵知，不忍我們因婚姻未解決的緣故，含愁而去，必待婚後始准作飄洋計。那時沁芝的心情如何？若論到我靈泊的身世，能有個結束，自然無不樂從，但想到婚後的種種犧牲，又不能不使我為之躊躇不絕！不過瓊芳，我終覺為感情所戰勝，我們便在去年春天，——梅吐清芬，水仙把露時，在愛神前膜拜了——而且雙雙膜拜了！當我們蜜月旅行中，我們會到你我昔日遊賞的海濱，在那里曾見幾椽小屋，滿鋪着梨花碎瓣，襯着般紅色的鶯磚，十分鮮豔。屋外的窗子，正對着白浪滾滾的海面。我們坐在海邊崖石上，只情對默視，忽悲忽喜。瓊芳！這種悲喜不定的心情，我實在難以形容。總之想到當初我同紹青結婚，所經過的愁苦艱辛，而有今日的勝利，自然足以驕人，但同時迴味前塵，也不免五內淒楚。無如醉夢似的人生，當時我們更在醉夢深酣處，利那間的迷戀，真覺天地含笑，山川皆有喜色了！

我們在蜜月期中，只如醉鬼之在醉鄉，萬事都不足動我們的心，只有一味的深戀，唯

顧眼前的行樂，從來不曾再往以後的事想一想。湊巧那時又正是春光明媚，風兒溫馨的吹着，花兒含笑的可着，蝶兒蜂兒都欣欣然的飛舞着。當我們在屋子裏斷守得膩了，便雙雙到僻靜的馬路上散步。在我們房子附近有一所外國人的墳園，那裏面常常是幽靜的，並且有些多情的人們，又不時在那超越的幽靈的墓上，插供上許多鮮花，也有與朝陽爭豔的玫瑰，也有與白雪比潔的海棠，至於淡黃色的茶花和月季也常常滲雜在一起，而最聖潔的天使，她們固然是凝視天容，彷彿爲死者祝福，而我們坐在那天使們潔如水晶的足下，她們往往也爲我們祝福呢。這種很美很幽的境地，常常調劑我們太熱鬧的生活。我們互倚着坐在那裏，無論細談曲衷，或低唱戀歌，除了偶然光顧的春哥兒竊聽了去，或者藏在白石墳後的幽靈含笑的偷看外，再沒有人來擾亂我們了！

不知不覺把好景銷磨了許多，這種神祕的熱烈的愛，漸感到平淡了。況且事實的限人，也不能常此逍遙自在。紹青的工作又開始了，他每早八點出外總要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回來，這時靜悄悄的深院，只留下我一個人，如環般的思想輪子，早又開始轉動了。想到

以往的種種，又想到目前的一切，人生的大問題結婚算是解決了，但人決不是如此單純，除了這個大問題，更有其他的大問題呢……其實料理家務，也是一件事，且是結婚後的女子唯一的責任，照歷來人的說法自然是如此。但是沁芝實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結，只要想到女子不僅為整理家務而生，便不免要想到以後應當怎麼作？固然哪！這時候我還在某學校擔任一些功課，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，並且更有餘暇的時候還可以讀書，因此我不安定的心神得以暫時安定了。

不久早到了梅雨的天氣，天空裏終日含愁凝淚，雨聲時起時歇。四圍的空氣，異常沈悶，免不得又惹起了無聊和煩懣之感。下午宵玉冒雨來談，她說到組織家庭以後的生活，很覺得黯淡。她說：「結婚的意趣，不過平平如是。」我看了她這種頹唐的神氣，一再細思量，也覺得沒意思，但當時還能最勇的勸慰她道：「我們儘非太上，結婚亦猶人情，既已作到這里，也只得強自振作。其實因事業的成就而獨身，固然是哄動一時，但精神的單調和乾枯，也未嘗不足滋苦，況且天下事只在有心人去作，便是結婚後也未嘗不可有所作為，

「只要不貪目前逸樂，不作衣架飯囊，便足以自慰了。又何必爲了不可捉摸的虛譽浮榮而自苦呢？」肖玉經我一番的解釋，仍然不能祛愁。後來她又說道：「你的意志要比我堅強得多，我現在已經萎靡不振，也只好隨他去……將來小孩子出世，牽掛更多了，還談得到社會事業嗎？」唉！玲芳你看了這一段話作何感想？

老實說來，這種回顧前塵，厭煩現在，和恐懼將來的心理，又何止肖玉如此。便是沁芝總算一切比較看得開了，而實在如何？當時作孩子時的夢想那不必去說牠，就說才出學校時我的抱負又是怎樣？什麼爲人類而犧牲啊，種種的大願望而今仍就只是願望罷了！每逢看見歷史上的偉大者，曾經因爲極虔誠的膜拜而流淚。記得春天時印度的大詩人來到中國，我曾瞻仰過他的丰采，他那光亮靜默的眼神，好像包羅盡宇宙萬象，那如淨水般的思想和意興，能抉示人們以至大至潔的人性。當我靜聽他的妙論時，竟至流淚了！我爲崇拜他而流淚，我更爲自慚藐小而流淚！

上星期接到宗的來信，她知道我心緒的不寧，會勸我不必爲世俗之毀譽而動心。我

得到她的信，實在覺得她比我們的意興都強，你說是不是？

最奇怪的，我近來對於處女時的幽趣十分留戀。瓊芳！你應當還記得，那青而微帶焦黃的秋草遍地的秋天，在一個絕早的秋晨，那時候約略只有六點鐘，天上雖然已射出陽光，但涼風拂面，已深含秋氣。我同你鼓着興，往公園那條路去。到園裏時，正聽見一陣風掃殘葉的刷刷聲，鳥兒已從夢裏驚醒，對着朝旭，用尖利的小嘴，馴牠們零亂的毛羽，鶯兒約着同伴向四外去覓食。那時園裏只有我們，遠有的便是打掃甬路的夫役，和店鋪的伙計，在整理桌椅和一切的器皿。我們來到假山石旁，你找了一塊很潔白的石頭坐下，我只斜臥在你旁邊的青草地上。你曾笑我狂放，但是這詩情畫意的生活，今後只有在夢魂中彷彿到罷了。狂放的我也只有在你印象中偶一現露罷了！

曾記得前天夜裏，紹青赴友人的約。我獨處冷寞的幽齋裏，而天上卻有好月色，光華皎潔。我擲滅了燈坐在對窗的沙發上，只見雪白的窗幕上，花影參橫，由不得走到窗前細看，原來院子裏小山石上的瘦勁黃花，已經盛開，白石地上滿射銀光，仰望天空，星疏光靜，

隔牆柳梢，迎風搖曳，瀉影地上，又彷彿銀浪起伏。我賞玩了半晌，忽然想到數年前的一個春天，和你同宗旅行東洋的時候。在一天夜裏，正是由坐船到廣島去的那天晚上，我們黃昏時上的船，上船不久，就看見很圓滿的月球，從海天相接的地方，冉冉上升，升到中天時，清光璀璨，照着冷碧的海水，宜覺清雋逼人。星輝點點，和岸上的電燈爭映海面，每逢浪動波湧，便見金花千萬，蝴蝶海上。十點鐘以後，同船的人，都已睡了，四境只有潺湲的流水聲，時敲船舷，一種冷幽之境，如將我們從攪擾的塵寰中，提到玄秘冷漠的孤島上。那時我們慙慙無言，默然對月，將一切都託付雲天碧海了。直到船要啓碇，才回到房艙裏去。而一念到當時意興，出塵灑脫，誰想到回來以後，依然碌碌困人，束縛轉深。唉！瓊芳！兒年年如是，人事變遷靡定，當夜懷鄉往事，淒楚如何？

瓊芳！我唯留戀往事過深，益覺眼前之局，味同嚼蠟。這勝利後的情形何堪深說——數月來的生趣，依然是強自爲歡。人們罵我怪僻，我唯有低頭默認而已！

今年五月的時候，文琪從她的家鄉來。我們見面，只是彼此互相默視，彷彿千言萬語，



都不是訴別後的心曲，只有眸子一雙，可抉示心頭的幽解。文琪自然可以自傲，她到現在，還是保持她處女的生活。她對於我們彷彿有些異樣，但是瑰芳！你知道人間的蟲子，終久躲不過人間的桎梏呢？我想你也必很願意知道她的近狀吧？

文琪和我們別後，她不是隨着她的父親回到故鄉嗎？起初她頗清閒，她家住在四面環水的村子裏，不但早晚的天然美景，足以洗滌心頭塵埃，並且她又買了許多佛經，每天研經伴母，教導弟妹，真有超然世外之趣。誰知過了半年，鄉裏的人，漸漸傳說她的學識很好，一定要請她到城裏，擔任第一女小學的校長。她以衆人的強逼，只得拋了她逍遙自在的靈的生活，而變爲機械的忙碌的生活了。她前一個月曾有信給我說——

沁芝：意外書至，喜有空谷足音之慨。所寄詩章，反復讀之，舊情并感，又是一番悵惘。琪近少所作，有時興動，只爲小學生編些童歌耳。蓋時間限人，瑣事復繁，同僚中又無足道者。此種狀況，祇有忙人自解。甚矣不自然之工作逼人，尙何構詩及自修，較吾友之閉戶讀書，誠不可同日語也。懽何如之……

「瓊芳！你只要看了她這一段話，應該能回憶到當初我們在北京那種忙碌的印象了，不過有時因了忙，可以減去多少無聊的感喟呢！」

這些話還沒有述說盡文琪最近的狀況呢。你知道紹青的朋友常君嗎？這個人確是一個很有學識而熱誠的人，他今約略三十多歲吧——並沒有鬚鬚，面貌很平善，態度也極雍容大方，不過他還不曾結婚——這話說出來，你一定很以為奇。中國本是早婚主義的國家，那有三十幾歲的人不曾結婚？這話果然不錯，常君在二十歲上已經結過婚了，不過他的妻已不幸前三四年死了，他不曾續弦罷了。他同紹青很好，常常到我們家裏來。有一次文琪寄給我一張照片，恰巧被常君看見，我們不知不覺間便談到文琪的生平和學識，常君聽了很贊許她，便要求我們介紹和文琪作朋友。當時我想了想，這到是一件很好的事，立刻寫信給文琪。不過你應知道文琪絕不是一個很痛快的人，並且她又是一個很愛家裏的，這事的能成與否，我們不過試作而已。後來我們託人向他父親說明，不想文琪父親到後竟贊許這位常君，文琪方面自然容易為力了。後來文琪又帶了她的學生，到我

們那里參觀教育，又得與常君會面的機會。常君本是一個博學善詞的學者，文琪也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子，他們兩星期中的接觸，兩方漸漸了解，不過文琪的態度仍是躊躇不絕，其最大的原因說來慚愧，恐怕還是因為我們呢！前幾天她有一封信來說：——

「沁芝！替問久疏，不太隔絕嗎？你最後的信，久已放在我信篋裏，想寫終未寫，實因事忙，而且思想又太單調了。你爲什麼也默爾無聲呢？我知道你們進了家庭，自有一番瑣事煩人。肖玉來信說：「想起從前校中情境，不想有現在，真是增無窮之感，覺得人生太平淡了，但是新得一句話說：「搖搖盪盪的手搖動天下，」謹以移贈你們吧！」

夏間在南京開教育會，幾位朋友會談起：「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，是大失敗了。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，一旦身入家庭，既不善管理家庭瑣事，又無力兼顧社會事業，這班人簡直是高等遊民。」你以爲這話怎樣？女子進了家庭，不作社會事業，究竟有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？——與筆所及，不覺寫下許多。你或者不願看這些乾燥無味的話，但已寫了，姑且寄給你吧！也何妨研究研究？我很願聽你們進了家庭的報告！

還有一句話，我定要報告你和青玉等，就是我們從前的同級級友，都預料我們的結局不過爾爾——我們豈甘心認承？我想我們豪氣猶存，還是向前努力吧。我們應怎樣同進取？怎樣預定我們的前途呢？我甚望你有以告我，並有以指導我呵！

瓊芳！我看她的這些話，不是對我們發生極大的懷疑嗎？其實也難怪她，便是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懷疑自己此後的結局呢？但是我覺得女子入了家庭，對於社會事業，固然有多少阻礙，然而不是絕對沒有顧及社會事業的可能。現在我們所愁的，卻不是家庭放不開，而是社會沒有事業可作。按中國現在的情形，剝削小百姓賄賂的官僚，自不足道，便是神聖的教育事業，也何嘗不是江河日下之勢？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，我懷疑教育能教好學生，我更懷疑教育事業的神聖，不用說別的醜惡的情形，便把留聲機般的教員說論，簡直是對不起學生和自己呵！

我記得當我在北京當教員的時候，有一天替學生上課回來，坐在教員休息室裏，忽然一陣良心發現，臉上立時火般發起熱來，說不出心頭萬分的羞慚。我覺得我實在是天

「下第一個罪人，我不應當欺騙這些天真的孩子們，並欺騙我自己。」——當我擺起「一條煞有介事」的面孔，教導孩子們的時候，我真不明白我比他們多知道些什麼？——或者只有奸詐和巧飾的手段比他們高些罷？他們心裏煩悶立刻哭出來，而成人們或者要對他們說：哭是難為情的，在人面前應當裝出笑臉。唉！不自然的人生，還有什麼可說！這種摧殘人性的教育有什麼可作，而且作教育事業的人，又有幾個感覺到教育是神聖的事業？他們只抱定一本講義，混一點鐘，掙一點鐘的錢，便算是大事已了。唉！我覺得女子與其和男子們爭這碗不乾淨的教育飯喫，還不如安安靜靜在家裏，把家庭的事務料理清楚，因此受些男子供給的報酬，倒是無愧於良心的呢！

至於除了教育以外，可作的事業更少了，——簡直說吧，現在的中國，一切都是提不起來，用不着說女子沒事作，那閒着的男子——也曾受過高等教育的，還不知有多少呢？這其中固然有許多生成懶惰，但是要想作而無可作的分子居多吧？

瓊芳！你不知我們學校因為要換校長，運動謀得此缺的人不知有多少，那裏面傾軋

的詳情若說出來，真要丟盡教育界的臉！社會如此，不從根本想法，是永無光明時候的！

可是無論如何，文琪這封信，實在是鼓勵我們不少。老實說，中國的家庭，實在足以消磨人們的志氣。我覺得自入家庭以後，從前的朋友日漸稀少，目下所來往的不是些應酬的朋友，便是些不相干的親戚，不是勉強拉扯些應酬話，口不應心的來敷衍，便是打打牌，看看戲。什麼高深學理的談論不必說，便是一個言志談心的朋友也得不到，而家庭間又免不了多少零碎的瑣事，每天睜開眼，就深深陷入人世間的牢籠裏，便是潛心讀書已經不容易，更說不上什麼活動了。唉！瓊芳人們真是愚得可憐，當沒有結婚的時候，便夢想着結婚以後的圓滿生活，其實壞不平的大地，何處沒有缺憾！

說到這裏，我又想起冷岫來了。你大約還記得她那種活潑的性情，和瀟灑的態度吧！但是而今怎樣，她比較我們更可憐呢！她實在是人間的第一失敗者。當她和我們同堂受業時，那種冷靜的目空一切的態度，誰想得到，同輩中只有她陷溺最深。她往往說世界是

一大試驗場，從不肯輕易相信人。她對於戀愛的途徑，更是觀望不前，而結果她終為希冀

最後的勝利，放膽邁進試驗場中了！雖然當前有許多尖利的荊棘，足以刺取她脚心的血，她也不爲此歸嗣。當她和少年文仲締交之初，誰也想不到他和她就會發生戀愛；因爲文仲已經娶了妻子而冷岫又是自視極高的心性。終爲了愛神的使命，她們竟結合了。她們結婚後，徑回到他的故鄉去，文仲以前的妻子也在那里。當文仲和冷岫結婚時，也曾徵求過他以前妻子的同意，在表面，大家自然都是很和氣的笑容相接，可是據冷岫給我的信，說自從她回家後，心神完全變了狀態，每每覺得心靈深處藏着不可言說的缺憾。每當夜的神降臨時，她往往背人深思，她總覺得愛情的完滿，實在不能容第三者於其間——縱使這第三者只是一個形式，這愛情也有了缺陷了！因此她活潑的心性，日趨於沈抑。我記得她有幾句最痛心的話道：「我會用一雙最鋒利的眼，去估定人間的價值，但也正如悲觀或厭世的哲學家，分明認定世界是苦海，一切都是有限的，空無所有的，而偏不能脫離現世的牢縛。在我自己生活的歷史上，找不到異乎常人之點。我也曾被戀神的誘惑而流淚，我也曾爲知識的利劍，被傷脆弱的靈府。我彷彿是一隻弱小的綿羊，曾抱極大的願望，

來到無數的羊羣裏，選擇最適當的伴侶。在我想像中的圓滿，正如秋日的晴空，不着一絲浮雲，所有的，只是一片融淨的合體，又彷彿深秋裏的霜菊，深細的幽香，只許高人評賞，不容蜂蝶窺探。」

這些希望，當然是容易得到，但是不幸的冷軸，雖然開闢了荒蕪的園地，撒上玫瑰的種子，而未曾去根的荆棘，兀自乘機蓬勃。秋日的晴空，終被无情的浮雲所遮蔽，她心頭的靈焰，幾被淒風冷雨所撲滅。當她含愁默坐，情對半明半滅的孤燈，她的襟懷如何？又怎怪她每每作鶴唳長空，猿啼深谷的哀音？今年三月間，她曾寄給我一首新歌，我看了直難受幾天，她的原稿不幸被我失掉了，但尙隱約記得，像是道：

潮沈沈兮風淒，

星隕淚兮雲泣。

偷挑燈以兀坐兮，

神傷何極！



念天地之殘缺兮，

填恨海而無計！

感君懷之彌苦兮？

絕癡愛而終迷！

悲乎！悲乎！

何渣悟之不深兮，

乃躑躅於歧途，

拽西晉之爲言兮，

不完全勿寧無！

靈 海 潮 泣

我！芳！你！讀！了！這！哀！楚！的！心！頭！之！音！，！你！將！作！何！感！想！？！我！覺！得！不！但！要！爲！不！幸！的！冷！岫！，！掬！一！把！同！情！淚！，！在！現！在！這！種！過！渡！的！時！代！中！，！又！何！止！一！個！冷！岫！。！冷！岫！因！得！不！到！無！缺！憾！的！愛！情！，！已！經！感！唱！到！這！種！田！地！，！那！徒！督！虛！名！而！一！點！愛！情！得！不！到！如！文！仲！的！以！前！的！妻！子！，！她！們！的！可！憐！和！淒！楚！還！堪！設！想！嗎！？！

「唉！瓊芳！我往常每說冷幽是深山的自由鳥，爲了情愛陷溺於人間愁海裏，這也是她奮鬥所得的勝利以後呵！——只贏得滿懷淒楚，壯志雄心，都爲此消磨殆盡呵！說到這裏，由不得我不嘆息，現在中國的女子實在太可憐了！」

前天肖玉的女兒彌月，我到她那里，看見那孩子正睡在她的膝上。肖玉見了我忽然眼圈紅着，對我說道：「還是獨身主義好，我們都走錯了路！」唉！這話何等傷痛？我們真正都是傻子。當我們和家庭奮鬥，一定要爲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，是何等氣概？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，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，樂的少，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。可藉以自慰的念頭一打消，人生還有什麼趣味？從前以爲只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，便可以廢我們理想的生活。現在嘗試的結果，一切都不能避免事實的支配，超越人間的樂趣，只有在星月皎潔的深夜，偶爾與花魂相聚，覺得自身已徜徉四空，優游於天地之間。至於海關天空的仙島，和瓊草琪花的美景，只有長待大限到來，方有駐足之望呵！瓊芳！長日悠悠，我實無以自慰自遣，幽齋冥想，身心都感飄泊。本打算明年春天與紹青同遊意大利，將天然美

景，醫我沈疴，而又苦於經濟限人，終恐只有畫餅充飢呵！

感謝瓊芳！以閉門著述振我頹唐。我何嘗不想如此，無奈年來浸濡於人間，志趣不知何時已消磨盡淨，使有所述作，也都是敷衍文字，安能取心頭的靈汁灌溉那乾枯的荒園，使牠異花開放，仙葩吐露呢？瓊芳，你能預想我的結果嗎？

沁芝。

瓊芳看完沁芝的來信，覺得心頭如梗。她向四圍看看她自己的環境，什麼自然的美趣，理想的生活，都只是空中樓閣。她不覺嘆道：「勝利以後只是如此呵！」這話不提防被已經睡醒的平智聽見了，便問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瓊芳不願使他知道心頭的隱秘，因笑說道：「時候已經不早，還不起來嗎？」平智嫵媚的答道：「有什麼可作，起來也是無聊呵！」瓊芳忍不住嘆道：「作人就只是無聊！」「對了，作人就只是無聊！」這不和諧的話從此被住，只有彼此微微振動的心弦，互相應和罷了！

## 秦教授的失敗

凝結般的天空，罩住了大地上的一切，六角結晶的白色雪花，在院子裏紛紛飄舞。坐在長方式書桌旁的少年，向他的同伴說：「佐之！明天的演講會怎樣？」

佐之——一個細高身材的少年，放下手裏的筆，伸了伸腰，拾起煙盤裏半截的煙頭，吸了兩口，慢慢站了起來道：「待我看看天色。」他走到窗前，把白紗窗幔掀開，望見天空陰霾四佈，西北方的烏雲，一朵朵湧上來，因向那少年道：「平智！看這天色，恐怕一時是不能晴呢……你知道明天講演是什麼題目？」

佐之從左邊小衣袋裏，摸出一張的通告來，看了看道：「『未來的新中國』很新鮮的題目呵！」平智含笑接着說：「我想無論甚麼天氣，都要去聽聽才好。」

「是的！我也這麼打算。聽說這位教授，從國外歸來不久，學問很著實呢！」

「其實怎麼樣誰能知道呢……且等聽完明天的演講再說吧！」

雪花直飛落了一夜，早晨又起了西北風。佐之和平智鼓着勇氣從溫暖的被窩裏坐了起來，頗覺得一陣寒氣撲到臉上，但時候已經很遲了。他們急忙收拾着，奔講演的地方去。

會場設在一個大學校的禮堂裏。他們進去時，已經看見幾個大學生先在那里了。他們靠近火爐坐下，又見許多學生，都呵着冷氣，縮着脖子，陸續地進來。

「今天是誰講演？」一個臉上有麻子的大學生，問站在講壇旁邊的速記生道。

「你不知道嗎？……就是最熱心改革中國腐敗家庭的秦元素教授呵！」

他很起勁的作答，並且又接着說：「可惜今天天氣太壞了，又是風又是雪，聽講的人，一定要減少許多呢！」他說着，一枝禿頭的鉛筆，已被他削得很尖了。他把筆放在速記桌上，很興奮的坐在那張黃色漆的椅子上，側轉身體，含笑望着從門外進來的聽衆。

忽然鐘，鐘，壁上的鐘接連響了九下，聽衆嘈雜的譁笑立刻靜止了，背後很均齊的

脚步聲向前來了。聽衆回轉頭去，看見大學的校長，陪着一位穿西服的青年，向講壇這邊走，大家便不約而同的鼓起掌來。那秦教授微笑着點了點頭，便坐在旁邊的椅子上。

一陣鼓掌聲，那位大學校長，摸着他下顎的短鬚，上了講臺向聽衆介紹了一番，然後秦教授才開始他的演說：

「……未來的新中國，絕不是祖父和父親的所有品，當然不是他們的責任，老中國的潰爛，從許多祖父父親的身上發見了；他們要吸鴉片煙，要討小老婆，要玩視女人，更要得不正當的財富……」

「拍拍拍！」聽衆的掌聲雷動。秦教授臉上露出悲涼激昂的神色，正預備更痛切的講下去，忽聽後面一片怒罵的聲音，隱約道：「混賬的畜生，連你老子都不是了！真正豈有此理！」聽衆都驚駭的站了起來，「嘩嘩」的聲音，和騾提的鼓掌譁笑聲，頓時亂了會場秩序。

秦教授臉上現着沮喪的顏色，但仍極力鎮定着，接着講下去，而一朵疑雲橫梗在聽



衆的心裏，有的竊竊私議，有的仰頭凝想。秦教授勉強敷衍完了，帶着很抱歉的神色下了講壇，聽衆也都一闕而散。

秦教授回到公寓裏獨自背着手，在屋裏踱來踱去，覺得肩上的擔子，越來越重，或者將有一天，被這重擔壓死……但是世界上的事大都如此，也愁不了許多……他想到這裏，便在書架上，拏下幾本書來，預備明天上課時的參考。他正轉身坐下的時候，忽聽見門口有人敲門。他高聲問道：「那一位請進來呀？」呀的一聲門開了，走進兩個少年人來。秦教授讓他們坐下，細看這兩個面貌很熟，大約總是本校的學生，不過姓名卻忘記了。這時坐在上首椅子，高身材的少年，對他同來的那一個少年道：「平智，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問題講出來，請秦教授的指教吧？」秦教授聽如此說，陡然想起那少年是汪平智，因問道：「汗君，有什麼問題嗎？」

「是的……我們今天聽了先生的講演，使我們感動極深，覺得新中國的產生，真彷彿在荊棘叢中，尋找美麗芳馨的花朵，實在困難得很……談到中國家庭的腐敗，真覺得

傷心，尤其身受這種苦楚的人……」

秦教授聽到這裏，沈默的神情忽然變了，很注意的道：「哦！你的家庭也是如此嗎？」

汪平智嘆了一聲，指着坐在他旁邊的同伴道：「夏佐之君常到舍下，一切情形都很清楚的。我父親不只抽鴉片煙，而且娶小老婆，包攬地方訟訴的事情，不應得的財帛，不知道多少……記得有一次我正坐在家裏發悶，忽見我父親笑容滿面的走了進來——這種笑容，真彷彿是陰霾裏的一線陽光，不是輕易看得見的。當時我們都覺得這笑的奇怪，因問他從那裏來，他立時板起面孔，很得意的對我們弟兄說道：『你們來！我告訴你們，在外頭作事，要得便宜，不能沒有技巧……最要緊是隨機應變，像你們那種直腸向人，怎麼能不喫虧？我告訴你們現在的世界老實人是沒飯喫的。你們看田廳長，能有現在的闊氣，不是全憑他善於迎合上司的心意嗎？前天他託我替他買了兩千塊錢的大土，送給他的上司，聽說目下就要派他兼辦某製造局的總辦呢！眼看着步步青雲，那一個人不羨慕和奉承他呢！你們若不懂得這些大道理，只好潦倒一生了……』當時我們聽完這些話，雖



不敢回答什麼；但我心裏真是又慚愧，又難受，心想作父親的如此教訓兒子，國家安有健全的國民？我們幸而一向都在學校裏，一靈未泯，不然我們的前途還有可說的嗎？我幾次想起來反抗，但因為他是我的父親，終隱忍到今日，而今日聽了教授的講演，堅定了我反抗的決心，不過應用何種方法呢……」

秦教授這時沈沈的默想着，正要回答汪平智的話，忽然聽差舉進一封快信來，便忙着打了圖章，拆開信看。汪平智和夏佐之見他有事便辭了出來。秦教授站了起來說：「對不住呵！我現在沒有工夫答覆，請改日再來談罷！」

他們走後，秦教授看完信，沒精打彩的坐在躺椅上。約過了五分鐘，他將桌上的叫人鈴按了兩下，一個肥胖圓臉的校役走進來問道：「秦先生您叫嗎？」

秦教授因指着桌底下的一個皮包說：「你把這皮包裏的書放在書架上，把我隨穿的衣服放在裏頭，我明天要乘七點鐘的早車到天津去。」

正在這個時候，秦教授的朋友張元生來了。一進門看見地下的皮包，便問道：「又預

備到什麼地方去……我們籌劃的改造社，要從速進行纔好。我纔從振義那兒來，他叫我通知你明天下午一點鐘在他家裏開討論會……你能到嗎？」

秦教授囁嚅着道：「恐怕明天不能到會，家裏有點要緊的事，勢不能不回去……那末請你作個代表吧……」

「你們家裏又發生了什麼事嗎？爲什麼這樣不高興呢？」

「沒什麼事，天下那有不了的事，好吧！我們還是談談會裏的事情吧！你已同叔文接頭過嗎？我想具體的辦法，不外定期出雜誌和講演，總是以改換空氣爲第一步。」

「哦！你今天講演着來嗎？爲什麼沒通知我？」元生陡然這麼問着。

「講過了，因爲是臨時決定的，所以沒來得及通知你，你從什麼地方得來的消息？還聽見別的話嗎？」秦教授這時面色微微有些悽沮似的，只低着頭，待元生的答覆。

「這消息是從叔文那兒來的，並且他還告訴我，當你講的中間，後面有一個人發神經病，攪亂了會場的秩序。你很高興……那個人到底是什麼樣子？」

「我不會看清楚，因為當時聽衆都站了起來，所以把那個遮住了。」  
「世界上只有犯神經病的人，是無法制他呢！」

下午的斜陽餘暉，正射在一座樓角上。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，站在窗戶前面，追風搖擺的柳梢，正拂在他的肩上。他向天空凝望了些時，便回頭對他身旁站着的一個中年婦人道：「成兒的婚事，我已替他打算了。他已到了成家的年齡——況且女家那邊也屢次來信催促，還是快點辦了吧……我已寫信喊他回來，大約明天上午可以到家……這孩子近來漸漸不服我調度。他在外面什麼演說啦，開會啦，鬧得十分熱鬧，說不定將來還要鬧到我的頭上——現在一般年輕的人，動不動就要鬧家庭革命，他又到外國，染了些洋氣。」說到這裏，不住搖着頭嘆氣。那中年婦哼了一聲道：「我看成兒到是好的，只恨你這作父親的沒好模樣，就是家庭革命，也算報應呢！」

那個中年男子，立刻沈下臉來，擊着桌子怒狠狠的道：「我有什麼沒道理？我曉得你

們的心，你們別作夢吧！」

「哼！也不曉得誰作夢呢？你自己作的事情那一件是對得起人的！總算我老子娘沒眼睛，把我嫁給你這個騙子。你娶姨娘，就不對了，又把人家好好的女兒騙了來，說你的老婆死了，虧你說得出來。我到你們家，須不會虧你一絲半毫。我老子娘留給我的房子和銀錢，不是我說句狂話，便坐着喫用一輩子也夠了。你想盡法子騙了我的去，又娶兩三個小老婆。哼！世界上就是你們男人是王，我們作女人的應當永沈地獄；對不對？」這婦人說罷，便放聲痛哭了。這男子只是冷笑着，悄悄走到裏間屋裏去，打開煙燈，嗚嗚的過他的煙癮。別人的悲苦，絕不能感動他冷酷利己的心腸呢！

秦教授昨夜和元生分別後，竟夜轉側，不會好睡。第二天早晨就乘火車回天津。當他纔進家門的時候，看見他的娘兩眼紅腫，因問女用人道：「太太又和誰嘔氣了？」那女用人輕輕的道：「太太和老爺，昨天晚上吵了一晚上的嘴，太太氣得飯都不會喫，……這

會子還在傷心呢？」

秦教授聽了，不覺一陣心酸，含淚見過他的母親，便到他父親的書房去。只見他父親正伏在桌上，不知寫什麼呢。見他進來，冷冷的道：「你回來了，坐下吧！」秦教授便坐在下邊的椅子上。正待開口，忽聽見他父親很沈重的聲音道：「成兒，你父親的人話不容易呢！把你們從小培養到大學校畢業了，又要想替着你們成家，你們不但不知道作父親的辛苦艱難，動不動就鬧什麼家庭革命！」說着自己覺得傷心，竟落下淚來。

秦教授也不覺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父親的恩惠，我們自然感激，但是……」底下的話，似乎很難接下去，只默默的望着他的父親。歇了半晌，他父親又說道：「我這次叫你回來，就是爲了你的婚事。我只有幾個條件，你若能照辦，自是不成問題，不然我便一概不管你。從此以後也不必見我的面……你們現在的青年，思想新，主意新，我是看不慣的！」

秦教授一壁聽他父親說，一壁聽那條件。學過來看了一遍，沈吟半晌道：「有幾條都可以照辦，只是合居問題，還要商量；現在父親有兩三個家，若是合居，我們到底住在那一

邊爲是，莫非一個月換一個地方嗎？」他父親正要說話，只聽他母親道：「成兒，你正經另外住去吧！我們這裡已經吵不清了，還要叫你的妻子跟在裏頭受氣。我原是個倒運的了，莫非凡是女人，都要讓她受這種醜氣嗎？」

秦教授知道他母親是和父親嘆氣的話，自己不好說什麼，但是眼看着這種的騷擾，真憂灰心喪志。想到在外國的時候，有一次和朋友們在萊茵河畔，對着滔滔碧水，是何等的志氣雄壯；夢想回國後，努力的成功，又是何等的有望；而今如何第一次走進家門，便受了不可救治的創痕，現在的潰爛，又且甚一日。唉！一切都失敗了呵！

秦教授越想越悲涼，擊着那條件只是呆呆出神，忽聽他父親道：「怎麼樣呵！」秦教授因道：「除了合居不能以外，還有一條也該商量——」

「哼！我早就知道你未必肯聽我的話，老實和你說罷！是便是，不是我一樣不管，沒什麼可商量的。」

「父親不必發怒，如果是可能的，我沒有不奉命的，但這實在困難……」

「是呵！我早告訴過你，我的主張是一絲沒有通融的。是便是，不是我一概不管，別的話不用多說！」

「父親既這麼專橫，只有任父親不管了！」

「哈！畜生！我怎麼專橫？我告訴你吧！我早就知道你的存心了。你早不當我是父親了，居然跑到講演會裏，罵起我來，什麼娶小老婆，吸大煙……畜生！你連『天下無不是底父母』的一句話，都不會明白，還讀什麼書呵！你給我滾出去，我養活大了你，連一點功勞都沒有……」

秦教授道：「父親有什麼話只管說，為什麼狠狠的罵人？」

「我罵不得你嗎？畜生！你立刻給我滾出去！」

「我情願死，也不能忍受這種無理的欺辱了！好好的家庭，被你弄得這種樣子，中國的衰弱，還不是因為沒有好家庭嗎？」

「好好！你居然罵起我來，畜生！我能生你，我也能打死你！」說着直奔到秦教授的面

前。他的母親忙攔在中間，含淚道：「你息息氣罷，鬧得多不像樣！」

「我沒有作錯事情，你不能無故罵我打我……老實說吧！我現在決不能再忍了！我爲了一個不體面的家庭，使我在社會上失了信用。當我勸人不要喫大煙的時候，爲了你，我不免要心裏慚愧。那些人背後的議論，我只裝不聽見，不過爲了你是我的父親……」

「我不要你這不肖的兒子，你立刻給我離開這裡！」

「走就走！這種的家庭，我早就沒有留戀，情願作一個沒有家的遊蕩者，不願在這醜陋的家庭裏受罪。」說完，又回頭對他娘望了望，提起纜提回來的皮包，憤憤的走了。他的母親跟了他出來，拉着秦教授的手流淚道：「成兒，你不必氣惱，你父親固然是沒理，但是你這樣走了，我怎麼放心得下！……你今天既和他鬧了這一場，立刻再回來，自然又得嘔氣，你不如暫且在北京躲躲，但你不要自己苦惱，努力作你自己的事業……」

秦教授看了他母親淒苦的面容，不覺滴下淚來哽咽道：「娘回去罷！自己保重，也不要爲我和父親嘔氣。等一兩個月，我便想法子接你老人家到北京去……」



秦教授提着皮包，在路上慢慢的走着。只見麗日橫空，照在紅色的洋房上閃閃發光。枯柳乾藤，雖是一葉不着，而一種迎風獨立的勁節，正彷彿他現在的處境。雖然因他父親不仁不義，使他一切夢想的快樂失敗了；而他只有忍耐着，慢慢的忍耐着；彷彿這些枯柳乾藤，隨陽春之來臨，牠們便可以發榮滋長，以暢其生趣了……秦教授想到這裏，仍怡然自得的回到北京，作他的教授和改造社的事業去了。那潰爛的家庭，他只有消極的放棄了……

## 危機

英文教員吳先生正講佛蘭克林的故事，四十多雙點漆般的小眼，都亮晶晶的望着吳先生的臉，只怕不如此，這故事便要逃掉一部份似的。過了半點鐘，這偉人的事實述完了。在他們幼稚缺乏經驗的心裏，便呈出種種的聯想和幻想。

在這班裏有一個學生，名叫張文的，他坐在最後的一張椅上。因為他在這一班裏，比較是最高，同學們都尊他作張大哥。他平常倒很沈靜，不像這些年紀小的同學貪玩，尤其是這兩天，他更緘默得利害。有時臉上露出憂愁的樣子，大家都不敢理他。只有他最好的朋友沈成常常走到他的座位前面，小聲私語，他們兩人彷彿有什麼機密的事情。有幾個頑皮的孩子，故意悄悄走到他們背後，刺探他們的隱事，但尤成耳朵極靈敏，每一次都被他察覺，始終不曾洩漏過他們的私語。

今天他們聽完吳先生的講述，尤成寫了個紙條給張文，邀他下課後到操場裏說話。這紙條是尤成假裝到後面吐痰，走過張文面前，悄悄放在他桌子上，所以同學們都不會注意。

不久，鐘聲一陣下堂鈴響了。這些學生有的拿着鐵圈，有的背着書包，彷彿急潮一擁都出了講堂門。教員也跟着他們走了。只有尤成故意慢慢包書包。張文從衣架上拿下大衣來，從容的穿着，等人們都走遠了，張文纔邁着尤成跑到操場去。

尤成把書包放在一塊磚頭上，一躡身跳上一棵老楊樹的橫杈上騎着，張文倚着樹身站着。他們四面望了見沒有人，尤成低頭對張文說：「那件事你想到法子沒有？」張文搖着頭嘆了一口氣道：「那有法子呵！爹爹天天只把書房門鎖着，不到時候依舊不能出來。」尤成接着道：「可不是呵！我天天就怕回家，看見我爹爹那利害的臉，我就全身不舒服。」

「可恨極了，他們總說我們小孩子，要管得緊，一個零錢也不給我們。天天看人家喫

包子餃子，我們連一個都不能到嘴。我恨透他們了。今天早起我竟悄悄拿了我媽媽兩吊錢。尤成說着手攀着乾枯的樹枝，身體不住的搖動。張文搖頭道：「你又作糟了，你媽媽的錢，難道沒數嗎？讓她知道，至少要挨一頓打呢？」尤成極興奮道：「不，這錢是我媽打牌贏的，她睡着就睡，放在屋子裏，她說等今天再數。」——所以我才敢拿的。」

「其實咱們已到了中學，還這樣受家庭的專制，真是羞辱極了。唉！我反正是要想法子，和家庭脫離關係……」

「張文！你這話真的嗎？我也正這麼想。今天吳先生不講說佛蘭克林小的時候，從家裏逃跑出來，他終究作了大偉人嗎？」尤成說完低頭想了一想，又道：「咱們要想脫離這種專制的家庭，除了逃跑沒有第二個法子……」

張文繞着樹打轉，好像地球繞太陽般，過了半天他才說：「對了你的話不錯……但我們逃到那裏去呢……」

「我們向河南一帶去，那裏不是有土匪嗎？咱們投伙去，你看水滸裏的英雄，他們多

快活咱們入伙之後，練習些打仗的本事，然後咱們邀着他們，一齊出去統一亞湖，把那欺負我們的矮人，一刀一個都殺乾淨；我們就作了一個亞湖的拿破崙，我們也想一個頂美的……」尤成說到這裏頓住了，但他彷彿這些幻想立刻便可成事實，在樹杈上，不住的手舞足蹈，險些兒掉了下來。

這時候不覺已近黃昏了，西邊臥着一條極長的火龍，照得半天都泛出淺紅。老楊樹上，有一個老鴉巢，老鴉都從四方覓食回來，但看見尤成坐在那裏，都不敢飛下來，只繞樹「嘎嘎」的叫。張文說：「是時候了，我們回去吧。我們各人想法子，弄點錢來，我們就可以走了。」尤成答應着就從樹杈上躍下來，拿着書包，分途回家了。

張文的爹，是前清的舉人，脾氣極怪僻。對於兒子的教育，一味只主張嚴厲。他向來不肯給張文一個銅子的零錢，而對於張文念書，唯恐他有一點開工夫，所以從學校回來以後，還要在書房裏面坐二三個鐘頭。張文漸漸覺得讀書是可憎惡的工作，只有腳一邁進書房，便像打入囚牢一般淒楚煩悶。他們同級有一個極活潑的同學，年紀很小，但他的功

課比一級的人都好。他常常在星期一早晨，在講堂報告他的同學說：昨天我和父親去看電影，演的是二孤女，或其他的影片。他最喜歡說卓別林怎樣走路，他不只說，有時他簡直學給大家看。這時全講堂的嘩笑聲，立刻並作。他的同學都極同情的欣笑着。只有張文和尤成他們永遠沒有夢見過這種機遇。聽見這小同學如此的述說，十分感到不幸；有時偷偷伏在桌上，假裝咳嗽，掩飾他們極傷心的淚痕。

他們早就忍耐不住這種不幸的運命了。但他們終於不知道怎樣纔能逃脫，他們時時留心機會。最後他們受了佛蘭克林的事實的暗示，覺得背着家人脫走，是唯一的出路。但是第二天尤成和張文依舊按着時候，到學校來。同學們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祕密，並且誰也不疑心他們有什麼祕密。這時佛蘭克林的事實，別的孩子，早就和他們書頁，一齊翻過去了；只有張文和尤成時時想念着，並且他們把佛蘭克林的像片，不住的凝注着，揣摩這偉人的神氣，彷彿只要能逃跑，離開家庭，前途便有無限的光明。有時想像到將來

騎到高頭長鬣的馬上，頭上插一根紅色的野雞毛，腰裏橫插着亮晶晶的指揮刀多麼威武呵！

這些幻想，使他們終日沈醉着，只要機會一到，他們立刻開始他們的工作。有一天，尤成對他母親要了兩塊半錢，付學校裏每天一頓午飯的費用。他母親很鄭重替他包好，放在襟衣左邊口袋裏，臨上學的時候，再三的囑咐他，一到學校就交給先生，並且收條要收好，晚上回來若是沒有收條，是不依的。尤成唯唯的答應着，不覺仰頭望了望母親的臉，心裏覺得慌急了，不知怎麼才好，只得背着書包，慢慢出了家門。

每天他到學校去，必路過一家書鋪。這一天他走到書鋪門口站住了，向裏一張，見張文正在那裏，假裝看書，見他進來，急忙說：「預備好了嗎？」尤成點點頭，他們便一齊出了書鋪的門往學校去。這時還不到八點，他們把書包打開，把書都放在書桌的櫃子裏，拿着書包，依舊又出了學校。同學們有的很驚異，便截住問他們怎麼又出去，他們慌慌張張說：「買東西就來！」

他們出了校門，便到一家燒餅鋪裏，買了六十個燒餅，每人用書包包了三十個，就匆匆出了燒餅鋪，往西直門去。路上張文便把他偷了母親三塊錢的經過去告訴尤成，他說：「昨天晚上，正好我母親給老媽子工錢，賸了三塊錢，放在她房裏的抽屜中，今早我悄悄拿了出來。她睡的正濃，所以沒有覺到。」他們兩人說着，露出很得意的神氣。他們到了西直門，便僱了兩頭驢子。他們本沒有目的地，只是任着驢子往前跑去。驢夫覺得這兩個孩子真奇異，屢次問他們到那裏去，他們只說往前走得了，反正，一天給你十五弔錢就完了。驢夫只懷疑着望前走。

他們從早晨起行，現在已經行了許多的時候了，北京城的城壕已經看不見了，已離開有十幾里路的光景。不久他們跑到很僻靜的小路上來，兩個驢夫忽然聚在一起，交頭接耳，不知商量些什麼。尤成最喜歡看兒女英雄傳，這時他陡想起兒女英雄傳裏有兩個驢夫壞極了，他便招呼張文防備。話還不會開口，只見那個臉上有麻子的驢夫，來奪張文的包袱。尤成冷不防在驢夫背上踢了一腳，這驢夫踢倒了。他們兩人下了驢，拿着包袱奮



力向前面跑，他們正跑着，前面看見兩個穿黃衣服紅肩章的軍人，把他們攔住，問他們爲什麼跑。他們這時已嚇得神志昏迷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尤成比較得更膽小，禁不住嗚咽哭了。

那賊夫——不會受傷的一個，已追及他們了，於是那兩個游緝隊的兵，把他們一起帶進西直門來。

當時那區長問明白他們的來歷，和他們出走的始末，不禁喫驚的笑着：「你們這兩個孩子想得很稀奇！你們竟想入強盜的伙嗎？哈哈！哈哈！真稀奇啊！」區長說完分頭派人送他們回家。

他們回家後，所受的懲罰，一人挨了一頓打，並且軟禁三天。到第四天，他們家長帶着他們來到學校，把他們逃走的情形，報告了校長，並且請求學校，用方法懲戒他們，以後若再有不到學校的時候，立刻打電話報告他們家裏，防備他們第二次的逃跑。

這個消息傳到學校後，校長十分不安，覺得教育的失敗真到極點，立刻出了一個佈

告，把所有的學生，都齊集在大禮堂裏，把張文、尤成兩人思想的錯誤點，詳詳細細的講給其餘的學生聽；並且又警戒他們以後誰再有這種舉動，一定要除名的。

這一番的訓戒，在校長以為是亡羊補牢的計劃，但學生們究竟覺悟沒有，自己還是毫無把握。開完了全體大會以後，校長依舊沒精打彩的思慮着，他想：「這件事真危險呵！幸而他們遇見游緝隊的兵了，不然贖夫追及他們，他們不過十五六歲的孩子，有什麼能力抵抗呢……呵？因為講佛蘭克林的事實，這是很平常的教材呵！誰曉得竟弄成這樣的結果……」校長想到這裏，覺得很有開教務會議的必要。

這一天下午，教員預備室裏坐滿了人，校長開始報告尤成和張文逃走的事情。教員們聽了，有的說：「這兩個學生的思想真奇怪！」有的說：「恐怕是家庭管得太嚴了，逼得他們走這路吧！」

校長對於這些話，似乎不很注意。他躊躇了一會，才對諸位教員說：「學生們思想的不當不正當，我們學校要負相當的責任；因為我們學校裏，一天到晚，都是和學生的思想

辦交涉的，若果不能矯正他們固有的思想的謬誤，教育已經一點功效都不能存在了。何況……總之我們同人由這一次事情發生之後，對於將來教材上的選擇，已得了一個極大的教訓：我們與其使學生景慕英雄的生活，不如使他們得到平淡生活的趣味……」

校長的話說完了，教員們低頭沈思，都露出惘惘不安的神情。英文教員更覺得難堪，臉上頰喪而羞慚的色彩使校長覺得不好再說下去，只得說道：「這實在是我們同人的不幸，以後我們共同勉勵吧！今天也沒什麼事了，散會吧！」

教員們散了，校長又自不住的思量着，他那紊亂的思緒，正和樹梢上的秋風聲，不斷的縈繞着。直到夜的黑幕罩住大地時，他才回家去了。

## 寄天涯一孤鴻

親愛的朋友：這是什麼消息，正是你從雲山巔翠的天末帶來的！我絕不能頃刻忘記，也絕不能利那不爲此消息思維。我想到你所說的：「從今後我真成了天涯一孤鴻了。」這一句話日夜在我心魂中迴旋蕩漾。我不時的想，倘若一隻孤鴻，停駐在天水交接的雲中，四顧蒼茫，無枝可棲，其淒涼當如何？你現在既是變成天涯一孤鴻，我怎堪爲你虛擬其淒涼之境，我也不願你真個是那樣的冷漠淒涼。但你帶來的一紙消息，又明明是：「……一切的世界都變了，我處身其中，正是活潑轉動於冷酷的幽谷裏，但是我總想着一年之中，你要聽到我歸真的信息……」唉，朋友！久已心灰意懶的海濱故人，不免爲此而怦怦心動，正是積思成癘了。我昨夜因赴友人之召，回來已經十時後；我歸途中穿過一帶茂密的樹林，從林隙中閃爍着淡而無力的上弦月，我不免又想起你了。回來後，我懶懶坐在燈

光下，桌上放着一部宋人詞鈔，我隨手翻了幾頁，本想於此中找些安慰，或能把你的念頭忘掉；但是不幸，我一翻便翻出你給我的一封信來，我想攔起牠，然而不能，我始終又從頭把牠讀了。這信是你前一個月寄給我的，大約你已忘了這其中的話。我本不想重複提這些頹喪的話，以惹你的傷心，但是其中有一個使命，是你叫我為你作一篇記述的，原文是：「……我友，汝尙念及可憐，陷入此種心情的朋友嗎？你有與我願你用誠懇的筆墨爲傷心人一吐積鬱……」朋友！這個使命如何的重大？你所希望我的其實也是我所願意作的。但是朋友，你將叫我怎樣寫法？我終是躊躇，我曾三翻五次，儘管沈思，竟至鏗口無語，而隻字不曾落紙。我與你交雖莫逆，但是你的心究竟不是我的心，你的苦傷我雖然知道，但是我所知道的，我不敢臆斷你傷感的程度，是否正應我所直覺到的一樣。我每次作稿，描寫某人的悲哀或煩惱，我只是欺人自欺，說某人怎樣的痛哭，無論說得怎樣像，但是我描寫的某人，是否和我所想像的傷心程度一樣，誰又敢斷定呢？然而那些人只是我借他們來爲我象徵之用，是否寫得恰合其當，都無傷於事；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對於

你的囑託，怎好不忠於其事。因此我再三躊躇，不能輕易落筆，便到如今我也不敢爲你作記述。我只能把我所料想你的心情和你平日的舉動，使我直覺到你的特性，隨便寫些寄給你。你看了之後，你若因之而浮白稱快，我的大功便成了五分。你若讀了之後，竟爲之流淚，而至於痛哭，我的大功便成了九分九。這種辦法，諒你也必贊成？

我記得我認識你的時候，正是我剛要離開學校的頭一年春天。你與我同學雖不止一年，可是我對於新來的同學，本來多半只知其名，不識其面，有的識其面又不知其名，我對於你也是如此。我雖然知道新同學中有一個你而我並不知道，我所看見很活潑的你，便是常在報紙上作種種慷慨的詩的你。直到那一年春天，我和同級的楚如在中央公園裏，拍樹蔭下閒談，恰巧你與你的朋友徐荷池旁來，我們只以彼此面熟的緣故，點頭招呼。我們也不會留你坐下談話，你也不會和我說什麼，不過那時我覺得你很好，很想認識你，我便問楚如你叫什麼名字。楚如告訴我之後，縱狂喜的叫起來道：「原來就是她呵，不像！不像！」楚如對於我無頭無腦的話，很覺得詫異，她說：「什麼不像不像呵？」我被她一問，自

己也不覺笑起來，我說：「你不知道我的心裏的想頭，怪不得你不懂我的意思了。你常看見報上 P.M 的詩嗎？你就那個詩的本身研究，你應當覺到那詩的作者心情的沈鬱了，但是對她的外表看起來，不是很活潑的嗎？我所以說不像就是這個原故了。」聲如聽了我的解釋，也禁不住點頭道：「果然有點不像，我想她至少也是怪人了！」朋友自從那日起，我算認識你了，並且心中常有你的影像。每當無事的時候，便想把你的性格分析分析，終以我們不同級，聚會的時間很少，隔靴搔癢式的分析，總覺無結果，我的心情也漸漸懶了。

過了二年，我在某中學校教書。那中學是個男校，教職員全是男人。我第一天到學校裏，覺得很不自然，坐在預備室裏很覺得無聊，正在神思飛越的時候，忽聽預備室的門呀的一響，我擡頭一看，正是你擎着一把藕合色的綢傘進來了。我這時異常興奮，連忙握着你的手道：「你也來了，好極好極！你是不是擔任女生的體操？」你也顧不得回答我的話，只管嘻嘻的笑——這情景，你尙能彷彿親愛的朋友！我這時心裏的歡樂，真是難以形容，不但此後有了合作的伴侶，免得孤孤單單一個人坐在女教員預備室裏，而且與你朝

夕相愛，得以分析你的特性，酬了我的心願。

想你還記得那女教員預備室的樣子，那屋子是正方形的，四壁新漆的白粉連紙，映着陽光，都十分明亮。不過屋裏的陳設，異常簡陋，除了一張白木的桌子，和兩三張白木椅子外，還有一個書架，以外便什麼都沒有了。當時我們看了這乾燥的預備室，都感到一種寂寞情緒。過了幾天，我們便替這個預備室起了一個名字，叫作白屋。每逢下課後，我們便在白屋裏雜談闊論起來。不過無論怎樣，彼此總是常常感到苦悶，所以後來我們竟弄得默然無言。我喜歡詩詞，你也愛讀詩詞，便每人各手一卷，在課後流覽以消此無謂的時間。我那時因為這預備室裏很乾燥，一下了課便想回到家裏去，但是當我享到家庭融洽樂趣的時候，免不得想到棲身學校寄宿舍中，舉目無與言笑的你，因決意去訪你，看你如何。這道。我快開車到了你所住的地方，只見雨扇欲倒未倒的剝漆黑灰不分明的大柴門，牆上的光禿禿的，八落的蔓着，門樓上滿長着刺尾巴草，迎風搖擺，似乎代表主人招待我。下車後，我微用力將柴門推了一下，便呀的開了。一個老看門人恰巧從裏面出來，我便問他你





住的屋子，他說：「這外頭院全是男教員的住舍，往東去另有一小門，又是一個院子，便是女教員住的地方了。」我因按他話往東去，進了小門便看見一個院落，院之中間有一座破亭子，亭子的四圍放着些破木頭的假鎗戟，上頭還有紅色的纓子。過了破亭有一株合抱的大槐樹，在枝葉交覆的蔭影下，有三間小小的瓦房，靠左邊一間，窗上掛着淡綠色的紗幔，益襯得四境沈寂。我走到窗下，低聲叫你時，心潮突起，我想着這種冷靜的所在，何異棧中白屋。以你青年活潑的少女，鎮日住在這種的環境裏，何異老僧踞石崖而參禪，長此以往，寧不錯鑠了生趣。我一走進屋子裏，看見你突然問道：「你原來住在破廟裏？」你微笑着答道：「不錯！我是住在破廟裏，你覺得怎樣？」我被你這一問，竟不知所答，只是怔怔的四面觀望，只見在小小的門斗上有一張妃紅色紙，寫着梅窟兩字。這時候我彷彿有所發見，我知道素日對你所想像的，至少錯了一半，從此我對你的性格分析，更覺興味濃厚了。

光陰過得很快，不覺開學兩個多月了，天氣已經秋涼。在那曉露未乾的公園草地上，我們靜靜地臥着。你對我說：「我願就這樣過一世，我的靈魂便可常常與浩然之氣，結伴

遨遊。」我聽了你的話，勾起我好作玄思的心，便覺得身飄飄凌雲而直上，頃刻間來到四無人跡的仙島裏，枕藉芳草以爲茵緝，餐美果，飲花露，絕不染絲毫煙火氣。那時你心裏所想的什麼，我雖無從知道，但看你那優然游然的樣子，我感到你已神遊天國了。

我和你相處將及一年，幾次同遊，幾次深談，我總相信你是超然物外的人。我記得冬天裏我們彼此坐在白屋裏向火的時候，你會對我說，你總覺得我是個怪人，你說：「我不會和你同事的時候，我常常對婉如說，你是放蕩不羈的天馬。但是現在我覺得你志趣銷沈，束縛維深……」我當時聽了你的話，我曾感到刺心的酸楚，因為我那時正困頓情海裏投脫不能的時候，聽你說起我從前悲歌慷慨的心情，現在何以如此萎靡呢？

但是朋友！你所懷疑於我的，也正是我所懷疑於你；不過我覺得你只是被矛盾的心理爭戰而煩悶，我卻不會疑心你有什麼更深的苦楚。直到我將要離開北京的那一天，你會到車站送我，你對我說：「朋友！從此好好的遊戲人間吧！」我知道你又在打趣我，我因

對你說：「一樣的大家都是遊戲人間，你何必特別囑咐我呢！」你聽了我這話，臉色忽然慘淡起來。嗚咽着道：「只怕要應了你在或人的悲哀裏的一句話：我想遊戲人間，反被人開遊戲了我！」當時我見我這種情形，我纔知道我從前的推想又錯了。後來我到上海，你寫信給我，常常露着悲苦的調子，但我還不能知道你悲苦到什麼地步；直到上月我接到你一封信說，你從此變成天涯一孤鴻了，我纔想起有一次正是風雨交作的晚上，我在你所住的梅窟坐着，你對我說：「隱！世界上冷酷的人太多了，我很佩服你的卓然自持，現在已得到最後的勝利！我真沒有你那種膽量和決心，只有自己摧殘自己，前途結果現在雖然不能定，但是慘象已露，結果恐不免要演悲劇呢。」我那時知道你蘊藏心底必有不可告人的哀苦，本想向你盤詰，恐怕你不願對我說，故祇對你說了幾句寬解的話。不久雨止了，餘雲盡散，東山捧出淡淡月兒，我們站在廊廡下，沈默着彼此無語，祇有互應和着低微之呼吸聲。

最近我接到你一封信，你說：——

隱友或人的悲哀中的惡消息：「唯逸已於昨晚死了！」隱友！怎麼想得到我便是亞俠了，遊戲人間的結果只是如斯！……但是亞俠的悲哀是埋葬在湖心了，我的悲哀只有飄浮在天心了，有母親在，我須忍受腐蝕的痛苦活着……

我自從接到你這封信，我深悔或人的悲哀之作。不幸的唯逸和亞俠，其結果之慘淡，竟深刻在你活躍的心海裏。即你的拘執和自傲，何嘗不是受我此作的無形影響。我雖然知道縱不讀我的作品，在你超特的天性裏早已盤伏着拘執的分子，自傲的色彩，不過若無此作，你自傲和拘執或不至如是之深且刻。唉！親愛的朋友，你所引為同情的唯逸既已死了，若是回天無術，但我卻要懇求你不要作亞俠罷。你本來體質很好，並沒有心臟病，也不會吐血，你何必自己過分的糟蹋呢。我接到你縱性喝酒的消息，十分難受。親愛的朋友！你對於愛你的某君，既是不能在他生時犧牲無謂的毀譽，而滿足他如飢如渴的純摯情懷，又何必在他死後，作無謂的摧殘呢？你說：「人事難測，我明年此日或者已經枯腐，亦未

可知……現在我毫無痛苦，一切麻木，仰觀明月一輪常自竊笑人類之愚癡可憐。」唉！你的矛盾心理，你自己或不覺得，而我卻不能不爲你可憐。你果真麻木，又何至於明年此日化爲枯槁？我誠知人到傷心時，往往不可理喻，不過我總希望你明白世界本來不是完全的，人生不如意事也自難免，是你所認爲同調的某君不死，並且很順當的達到完滿的目的；但是勝利以後，又何嘗沒有苦痛？況且戀感譬如漠漠平林上的輕煙微霧，只是不可捉摸的，使戀感下躋於可捉摸的事實，戀感便將與時日而並逝了。親愛的朋友呀！你雖確是悲劇中之一角，我但願你以此自傲，不要以此自傷吧！

昨夜星月皎潔，微風拂照，炎暑匿跡，我同一個朋友徘徊於靜安寺路。忽見一所很美麗莊嚴的外國墳場，那時鐵門已闔，我們只在那鐵柵隙間向裏窺看，只見墳牌整潔，石墓純白；墓旁安琪兒有的低頭沈默，似爲死者之幽靈祝禱；有的仰囁天容，似伴飄忽的魂魄上游天國。我們駐立忘返。忽然墳場內松樹之顛，住着一個夜鶯，唱起悲涼的曲子。我忽然又想起你來了。

回來之後忽接得文菊的一封信說——

隱友前接來信，令我探聽 P M 的近狀，她現在確是十分淒楚。我每和她談起 F N 的死，她必淚沾襟袖嗚咽的說：「造物戲我太甚，使我殺人，使我陷入於類似自殺之心境！」自然喲！她的悲涼原不是無因。我當年和她在她故鄉同學的時候，她是很聰明特出的學生。有一個青年十分羨慕她，曾再三想和她締交，她也曉得那青年也是個很有志趣的人，漸漸便相熟了。後來她離開故鄉，到北京去求學，那青年便和她同去。她以離開溫情的父母和家庭，來到四無親故的燕京，當然更覺寂寞淒涼，F N 常常伴她出遊。在這種環境下，她和他的交誼之深，自與時日俱進了。那時我們總以為有情人終成眷屬了；然而人事不可測，不久便聽說 F N 病了，病因很複雜，隱約聽說是有血之症。這種的病，多半因抑鬱焦勞而起，我很覺得爲 P M 擔憂，因到她住的樹廬去勸她。我一進門便看見她黯然無言的坐在案旁，手裏拏着一張甫寫成的幾行信稿。她見我進來，便放下信稿招呼我。正在她倒茶給我喝的時候，我已將那桌上的

信稿看了一遍，她寫的是：「……飛蛾撲火而焚身，春蠶作繭以自縛，此豈無知之蟲，蝨獨受其危害，要亦造物羅網，不可逃數耳！卽盡如人類，亦何能擺脫……」友P M的哀苦，已可在這數行信箋中尋繹瞭解，何況她當時復成容滿面呢。我因問她道：「你會去看F N嗎？他病好些嗎？」她聽我問完，便長嘆道：「他的病怎能那麼容易好呢！瞧着罷！我雖不殺伯仁，伯仁終不免因我而死！」我說：「你既知你有左右他的生死權，何忍終置之於死地！」她這時禁不住哭了，她不能回答我所問的話，只從抽屜裏拈出一封信給我，只見上面寫道：——

「P M！近來我忽覺得我自己的興趣變了，經過多次的自省，我才曉得我的興趣所以致變的原因。唉！P M！在這廣漠的世界，我只認識了你，也只專誠的膜拜你，願飄零半世的我，能終覆於你愛翼之下！

「誠然，我也知道，這只是不自然的自己束縛自己。我們爲了名分地位的阻礙，常常壓伏着自然情況的交感，然而愈要冷淡，結果愈至於熱烈。唉！我實不能反抗我

這顆心，而事實又不能不反抗，我只有幽囚在這意境的名園裏，作個永久的俘虜罷！

〔韓〕

隱友！世界上不幸的事何其多！不過因為區區的名分和地位，卒斷送了一個有用的青年！其實其慘淡尚不止此，P M的毀形滅靈，更使人爲之不忍，當時我禁不住陪着哭，但是何益！

她現在體質日漸衰弱，終日哭笑無常，有人勸她看佛經，但何處是涅槃？我聽說她叫你替她作一篇記述，也好！你有功夫不妨替她寫寫，使她讀了痛痛快快哭一場；久積的鬱悶，或可借之一瀉！

〔文菊〕

親愛的朋友！當我讀完文菊這封信，正是午夜人靜的時候，淡月皎光已深深隱於雲被之後，悲風嗚咽，以助我的嘆息。唉，朋友呵！我常自笑人稱癡愚，喜作繭自縛，而我之愚更甚於一切人類。每當風清月白之夜，不知欣賞美景，只知握着一管敗筆，爲世之傷心人寫



照，竟使灑然之心，滿蓄悲楚！故我無作則已，有所作必皆淒苦哀涼之音，豈偌大世界，竟無分寸安樂土，資人歡笑！唉！朋友！我不敢責備你毀情絕義以自苦，你爲了因你而死的F N，終日以眼淚洗面，我也絕不敢說你想不開。因爲被宰割的心絕不是別人所能想到其痛楚，那末更何人能斷定你的哭是不應該的呢。哭罷，吾友！有眼淚的時候痛快的流，莫等欲哭無淚，更要痛苦萬倍了。

你叫我替你作記述，無非要將一腔積悶宣洩。文菊叫我作記述，也不過要借我的酒盃爲你流塊燭。這都有益於你的，我又焉敢辭。不過我終不敢大膽爲你作傳，我怕我的預料不對，我若寫得不合你的意，必更增你的惆悵，更覺得你是天涯一孤鴻了。但是我若寫得合你的意，我又怕你受了無形的催眠——只有這封信給你，我對於你同情和推想，都可於此中尋得。你爲之欣慰或傷感，我無從得知，只盼你誠實的告訴我，並望你有出我意料外的澈悟消息告訴我親愛的朋友！保重罷！

隱自海濱寄

## 靈海潮汐致梅姊

親愛的梅姊：

我接到你的來信後，對於你的熱誠，十分的感激。當時就想抉示我心頭的隱衷，詳細爲你申說。然自從我回到故鄉以後，我雖然每天照着明亮的鏡子，不會忘卻我自己的形容，不過我確忘記了整個兒我的心的狀態。我彷彿是喝多了醇酒，一切都變成模糊。其實這不是什麼很奇怪的事，因爲你只要知道我的處境，是怎樣的情形，和我的心靈怎樣被捆繫，那末你便能想像到，縱使你帶了十二分活潑的精神來到這里，也要變成階下的罪囚，一切不能自由了。

我住的地方，正在城裏的鬧市上。崇東的一條街，那是全城最大的街市，兩旁全是店鋪，並不看見什麼人們的住房。因爲這地方的街市狹小，完全費用人民的住房的門面作

店舖，所以你可以想像到這店舖和住家是怎樣的毗連。住戶們自然有許多不便，他們店舖的伙計和老板，當八點以後閉了店門，使榻三兩條板凳，放上一塊藤細子，橫七豎八的睡着；倘若你夜裏從外頭回來的時候，必要從他們挺挺睡着的牀邊走過，不但是鼾聲嚇人，那一般炭氣和汗臭，直薰得人嘔吐。尤其是當你從朋友家裏宴會回來以後，那股強烈的刺激，真容易使得人宿酒上湧呢。

我曾記得有一次，我和玉姊同到青年會看電影，那天的片子是月宮寶盒，其中極多幽美的風景，使我麻木的感想，頓受新鮮的刺激，那輕鬆的快感彷彿置身另一世界。不久，影片映完，我們自然要回到家裏，這時候差不多快十二點了。街上店舖大半全閉了門，電燈也都掩息，只有三數盞路燈，如曙後孤星般在那里淡淡的發着亮，可是月姊已明裝窺雲，遂使世界如籠於萬頃清波之下似的，那一種使人悄然意遠的美景，不覺與心幕上適織的印象，溶而為一……但是不久已到家門口，嚇一陣「鼾呼」「鼾呼」的鼾聲雷動，同時空氣中滲着辣臭刺鼻，全身心被重濁的氣壓困着出不來氣，這纔體貼出人間的意思。

味來。至於庭院裏呢？爲空閒經濟起見，並不種蕃茄的玫瑰和噴芬的夜合，只是污濁破爛的洗衣盆，汲水桶，縱橫雜陳。從這不堪寓目的街市，走到不可迴旋的天井裏，只覺手絆脚牽。至於我住的那如斗般的屋子裏，雖勉強的把牠美化，然終爲四境的嘈雜，和孩子們的哭叫聲把一切攪亂了。

這確是沈重的壓迫，往往激起我無名的憤怒。我不耐煩再開口和人們敷衍，我只咒詛上帝的不善安置，使我走遍了全個兒的城市，找不到生命的休息處。我又怎能快示我心頭的靈潮，於我親愛的梅姊之前呢！

不久又到了夏天，赤雲千里的天空，可憐我不但心靈受割宰，而且身體更鬱蒸，我實在支持不住了，因移到鼓嶺來住——這是我們故鄉三山之一。鼓嶺位於鼓山之巔，彷彿寶塔之坐頂，登峯四望，可以極目千里，看得見福州的城市民房櫛比，及洶湧駭浪的碧海，還有隱約於紫霧白雲中的巖洞迷離，峯巒重疊。我第一天來到這個所在，不禁滿心悵惘，彷彿被獵人久圍於暗室中的歧路亡羊，一旦被釋重觀天日，欣悅自不待說。然而回想到

昔日的顛頓艱辛，不禁熱淚沾襟！

然而透明的溪水，照見我靈海的潮汐，使牠從新認識我自己。我現在誠意的將這潮汐的印象，鄭重的託付雲雀，傳遞給我千里外的姊姊，和凡關心我的人們，這是何等的幸運。使我詛咒人生之餘，不免自慚，甚至懺悔，原來上帝所給予人們的宇宙，正不是人們熙攘奔波的所在。呵！姊姊，我竟是錯了！

一 雜碎夢店月

當我從崎嶇陡險的山徑，攀緣而上以後，自是十分疲倦，沒有餘力更去飽覽山嵐風韻；但是和我同來的圃，她卻斜披夕陽，笑意沈沈的，來到我的面前說：「這里風景真好，我們出去玩玩吧！」我聽了這話，不免惹起游興，早忘了疲倦，因遵着石階而上，陡見一片平坦的草地，靜臥於松影之下。我們一同坐在那柔嫩的碧茵上，覺得涼風拂面，彷彿深秋況味。我們悄悄坐着，誰也不說什麼，只是目送雲飛，神並霞馳，直到黃昏後，纔慢慢的回去。晚飯後，攤開被褥，頭纏着枕，就沈沈入夢了。這一夜睡得極舒暢。一覺醒來，天纔破曉，淡灰色

的天衣，還不會脫卻，封巖閉洞的白雲，方嫋嫋移步。天邊那一鉤殘月，容淡光薄，彷彿素女身籠輕綃，悄立於霜晨凌竦中。隔舍幾陣雞聲，韻遠趣清。推窗四望，微霧輕煙，掩映於山顛林際。房舍錯落，因地爲勢，美景如斯，遂使如重囚的我，遽然被釋，久已不波的靈海，頓起潮汐，芸芸人海中的我真只是一個行尸呵！

靈海既擁潮汐，其活潑騁越有如遊龍，竟至不可羈勒。這一天黎明，我便起來，怔立在迴廊上，不知是何心情，只覺得心緒茫然，不復自主。

記起五年前的一個秋天早晨，——天容淡淡，曙光未到之前，我和儀姊同住在一所臨河的客店裏，——那時正是我們由學校回家鄉的時候。頭一天起早，坐轎走了五十里，天已黑了，必須住一夜客店，第二天方能到蕪湖乘輪。那一家客店，只有三間屋子，一間堂屋，一間客房，一間是賬房，後頭還有一個廠廳排着三四張板牀，預備客商歇腳的。在這客店住着的女客除了我同儀姊沒有第三個人，於是我們兩人同住在一間房裏，——那是唯一的客房。我一走進去，只見那房子裏陰沈沈的，好像從來未見陽光。再一看牆上露着

不到一尺闊的小洞，還露着些微的亮光，原來這就是窗戶。儀姊皺着眉頭說：「怎麼是這樣可怕的窟窿？你看這四面牆壁上，和屋頂上，都糊着十年前的陳報紙，不知道裏面藏着多少的臭蟲虱子呢……」我聽了這話，由不得全身肌肉緊張，掀開那板牀上的破蓆子，看了看，但覺臭氣蒸騰，不敢再往那上面坐。這時我忽又想到水溝上的黑店來了，我更覺心神不安。這一夜簡直不敢睡，怪怪的坐着數更籌。約莫初更剛過，就來了兩個查夜的人，我們也不敢正眼看他，只託店主替我們說明來歷，並給了他一張學校的名片，他纔一聲不響的走了。查夜的人走了不久，就聽見在我們房頂上，許多人嘻嘻哈哈的大笑。我和儀姊四目對望着，正不知怎麼措置，剛好送我們的聽差走進來了，問我們喫什麼東西。我們心裏懷着黑店的恐懼，因對他說一概不喫。儀姊又問他這上面有樓嗎，怎麼有許多人在上面呵？那聽差的說：「那里並不是樓，只是高不到三尺堆東西的地方，他們這些人都窩在上邊過大煙癮和賭錢。」我和儀姊聽了這話，纔把心放下了，然而一夜究竟睡不着。到三更後，那樓上的客人大概都睡了，因為我們會聽見鼾呼的聲音，又坐了些時就聽見遠

遠的雞叫，知道天快亮了，因悄悄的開了門到外面一看，到是滿庭好月色，茅店外稻田中麥秀追風，如擁碧波。我同儀姊正在徘徊觀賞，漸聽見村人趕早集的聲音，我們也就整裝奔前途了。

靈潮正在奔赴間，不覺這時的月影愈斜，星光更淡，雞鳴犬吠，四境應響，東方濃霧漸稀，紅暈如少女羞顏的彩霞，已擇隙下窺，紅而且大的吳日再由山後而升，雲那間霞佈千里，山顛雲霧，逼炎勢而匿跡，蔚藍滿空。唉！如浮雲般的人生，其變易還甚於這月露風雲呵，梅姑也以爲然嗎？

二 動物無畏恐如鼠

梅姊！你不是最喜歡蒼松嗎？在瀟灑黃沙的燕京，固然缺少這個，然而我們這裏簡直滿山都是。這種的樹，鄉裏的人都不看重牠，往往砍下牠的枝幹作薪燒，可是我極愛那伏龍天的姿勢。恰好在我的屋子前有數十株臂般的大松樹，每逢微風穿柯，便聽見濤聲澎湃，我裏目雲天，一縷愁痕，直奔胸臆。噫！清翠的濤聲呵！然而如今都變成可怕的濤聲了。



梅姊！你猜牠是帶來的什麼消息？記得去年八月裏，正是黃昏時候，我還是住在碧海之濱的小樓上，我們沿着海堤看去，只見斜陽滿樹，驚風鼓浪，細沫飛濺衣襟，也正是濤聲澎湃，然而我那時對於這種如武士般的壯歌，只是深深的崇拜，崇拜牠的偉大的雄豪。

我深深記得我們同行海堤共是五人，其間有一個丁夫人——梅姊未曾見過，——她的面貌很美麗，尤其她天性的真稚，彷彿出谷的雛鶯。她從來不會見過四無涯淡的海，這是她第一次看見了海。她極欣悅的對我說：「海上的霞光真美麗，真同閃光的柔錦和彷彿，我幾時也能乘坐那輪船，到外國遨遊一番，便不負此生了。」我微笑道：「海行果然有趣。然而最怕遇見風浪……」丁夫人道：「吓，如果遇見暴風雨，那真是可怕呢。我記得我母親的一個內姪，有一次從天津到上海，遇到颶風，在海裏顛沛了六七天，幸而倚傍着一個小島，不然便要全船翻覆了！」我們說到海裏的風浪，大家都感着心神的緊張。我更似乎受到什麼暗示般，心頭覺得忐忑不定。我忽想到涵曾對我說：「星相者曾斷定他二十八歲必死於水……」這自然是可笑的聯想，然而實覺得涵明年出洋的計劃，最好不

要實現……這時涵正與鐸談講着怎樣爲他的亡友編輯遺稿，我自不便打斷他的話頭，對他說我的杞憂……

我們談着不覺天色已黑下來，並且天上又灑下絲絲的細雨來。我們便沿着澎堤回去了。晚飯後我正伏着窗子看海，又聽見濤聲澎湃，陡的又勾起我的杞憂來。我因對涵說：「我希望你明年不要到外國去……」涵怔怔的道：「爲什麼？」我被他一問又覺得我的思想太可笑了，不說罷！然而不能，我囁囁着說：「你不記得星相者說你二十八歲要小心嗎……」涵聽了這話不覺噁的一聲笑道：「你真有些神經過敏了，怎麼忽然又想起這事來！」我被她訕笑了一陣，也自覺慚沮，便不多說……而不久也就忘記了。

…… 浩聲不住的澎湃，然而涵卻不會被地捲入旋渦，但是涵還不到二十八歲，已被病魔拖了去。唉！這不但星相者不曾料到，便是涵自身也未會夢想到呵！當他在浪濤波撼的碧海之濱，計劃爲他的亡友整理遺稿，他何嘗想到第二年的今日，松濤澎湃中，我正爲他整理殘篇呢。我一頁一頁的鈔着，由不得心淒目眩。我更拿出他爲亡友預備編輯而未會編

輯的殘簡一疊，更不禁鼻酸淚涕。唉！不可預料的曇花般的生命，正不知道我能否爲他整理完全遺著，並且又不知道誰又爲我整理遺著呢！姊！你看風神勤鼓着雙翼，松濤頻作繁響，牠帶來的是什麼消息……正是動人無限愁如織呵！

### 三 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

斜陽滿山，繁英呈豔。我同圃繞過山徑，那山路忽高忽低曲折蜿蜒。山窪處一方稻田，麥浪擁波，翠潤悅目。走盡田壟，忽見奇峯壁立，一抹殘陽，正反映其上。由這里撥亂草探幽徑，轉而東折，忽露出一條石階，隨階而上，其勢極險，彎腰曲背，十分喫力，走到頂巔，下望翠峯起伏，都映掩於淡陽影裏。我同圃坐在懸崖上，默默的各自沈思。

我記得那是一個極輕柔而幽靜的夜景，沒有銀盆似的明月，只是點點的疏星，發着閃爍的微光。那寺裏一聲聲鐘鼓蕩漾在空氣裏時，實含着一種莊嚴玄妙的暗示。那一隊活潑的青年旅行者，正在那大殿前一片如鏡般的平地上手挽着手，捉迷藏爲嬉。我同圃、德三個人悄悄的走出了山門，便聽見瀑布潺潺濺濺的聲音，我們沿着石路慢慢的散着

步兩旁的松香清徹，樹影參差。我們唱着極淒涼的歌，圓有些悵惘！她微微的嘆息道：「良辰美景……」底下的話她不願意更說下去，因換了話頭說：「這個景緻，極像某一張影片上的夜景，真比什麼都好，可是我頂恨這種太好的風景，恆使我惹起無限莫名的悵惘來。」我彷彿有所悟似的，因道：「圓，你猜這是什麼原因？……正是因為環境的輕鬆，內心得有迴旋的餘地，潛伏心底的靈性的要求，自然乘機發動；如果不能因之滿足，便要發生一道悵惘的情緒，然而這悵惘的情緒，卻是一種美感，恆使我人遲徊不忍舍去。」我們正發着各自的議論，只有德一聲不哼的感嘆着。圓似乎不在意般的又接着道：「我們無論什麼東西，過於着跡，就要失卻美感，風景也是如此，只要是自然的便好，那人工堆砌的究竟經不住仔細端相……甚至於交朋友，也最怕的是膩，因為膩了便覺得醜態畢露，世界上的東西，一面美的一面是醜的，若果能夠掩飾住醜的，便都是美的，可欣羨的，否則都是些罪惡！」唉！姊，圓的一席話，正合了我的心。你總當記得朋友們往往嫌我冷淡，其實這種電流般的交感，不過是霎時的現象，索居深思的時候，一切都覺淡然！我當時極贊

同圖的話，但我覺得德這時有些彷彿失望似的。自然啦，她本是一個熱情的人，對於朋友，常常犧牲了自己而宛轉因人，而且是過分的細心，別人的一舉一動，她都以爲是對她而發的，或者是有什麼深意。她近來待我很好，可是我久已冷淡的心情，雖願意充分的和她親熱，無如總是落落的。她自然常時感到不痛快，可是我不能出於勉強的敷衍，不但這是對良心不住，而且也不耐煩；然而她現在沒精打彩的長嘆着，我有些難受了。我想上帝太作弄我，既是給我這種冷酷而少信仰的心性，就不該同時又給我這種熱情的焚炙。

最使我不易忘懷的，是德將要離開我們的那一天。午飯後，她便忙着收拾行裝，我只怔怔的坐着發呆。她淒然的對我說：「我每年暑假離開這個學校時，從不曾感到一些留戀的意味，可是這一次就特別了，老早的就心亂如麻說不出那一種『翦不斷，理還亂』的滋味……」她說着眼圈不覺紅了。我呢？姊姊！若是前五年，我的眼淚早湧出來了，可是現在百劫之餘的心靈，彷彿麻木了。我並不是沒有同情心，然而我終沒有相當的表現，使那對方的人得到共鳴的安慰，當我送她離開校門的時候，正是斜陽滿樹，煙雲淒迷，我因

冷冷的道：「德！你看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。」德聽了這話，頓時淚如雨下，可是我已經乾枯的淚泉，只有慚愧着，直到德的影子不可再見了，我才悄悄的回來。我想到了這里，不覺嘆了一聲，剛忽回頭對我說：「趁着好景未去的時候，我們回去吧！也留些不盡的餘興。」梅姊這卻是至理名言吧！

四 寒灰寂寞誰暖 落葉飄揚何處歸

梅姊！我這個心終久是空落落的，然而也絕不想使這個心不空落，因為世界上究少可憑託的地方，至於歸宿呢，除出進了「死之宮門」，恐怕沒有歸宿處呵！空落落的心不免到處生怯，明明是康莊大道，然而我從不敢坦然的前進，但是獨立於落日參橫，灰淡而沈寂的四空中，又不免悵然自問「寒灰寂寞誰暖？落葉飄揚何處歸？」了。梅姊！可憐以矛刺盾，轉戰靈田，不至筋疲力倦，奄然物化，尚有何法足以解脫？

有時覺得人們待我也很有情誼，聊以自慰吧！然而多半是必然的關係，含着責任的意味，而且都是搔不着癢處的安慰，甚於有時強我嚙所不願嚙的東西。唉！轉不如沒有這

些不自然的牽扯，反落得心身瀟灑，到而今束身於桎梏之中，承顏仰色，何其無聊！

但是世界上可靠的人，究竟太少，怯生生的我，總不敢掙脫這個牢籠，放膽前去。我夢想中的樂園，並不是想在綺羅叢裏，養尊處優，也不是想在飲譟席上，觥籌交錯。我不過求兩椽清潔質樸的茅屋，一庭寂寞的花草，容我於明窗淨几之下，飲釀茶，茹山菓，讀秋風落葉之什，扶靈海潮沙，示我親愛的朋友們。唉！我所望的原來非奢，然而蹉跎至今，依然夙願莫償，歲月匆匆，安知不終抱恨長辭。雖然我也知道在這世界上，正有許多醉夢沈酣的人們，管沐春花秋月般的艷容，傲睨於一羣為他們而顛倒的青年之前，是何等的尊若天神。青年們如瘋狂似的俯伏她們的足前，求她們的嫣然一笑時，是何等的沈醉迷離。呵！梅姊！你當然記得從前在梅窠時我的豪興，我們曾談到前途的事業，你說你希望詩神能夠假你雙翼，使你凌霄而上，採擷些仙果瓊葩，賜與久不賞識美味的世人，這又是何等超越之趣，然而現在你卻怔立在悲風慘日的新墓之旁，含淚仰視。呵！梅姊！你豈是已經掀開人間的厚幕，看到最後的祕密了嗎？若果是的，請你不必深說罷！我並懇求你暫且醉於醇醪，

以幻像爲真實吧！更不必問到「落葉飄揚何處歸」的消息，因爲我不能相信在這世界上可以求到所謂憑託與歸宿呵！

梅姊！只要我一日活着，我的靈海潮汐將掀騰沒有已時，我尤其怕回首到那已經成塵的往事，然而我除了以往事的餘味，強爲自慰外，我更不知將何物向你訴說！現在的我，未來的我，真彷彿剩餘的糟粕，無情的世界誠然厭棄我，然而我也同樣的憎厭世界呵！

梅姊！我自然要感激你對我的共鳴，你希望我再到北京，並應許我在淒風苦雨之下伴我痛哭，唉！我們誠然是世界上的怯弱者，終不免死於失望呵……梅姊！我興念及此，一管禿筆不堪更續了喲！



## 寂寞

妙羅住在鄉間的別墅裏，彷彿新到一個絕人跡的所在，可是普通人必以為這是不理解的事實。妙羅的住室固然是在山巒的上面，然而只要打開四面的窗子，也可以看見農夫們正俯着身子在割稻。有時也有幾個十五六歲的青年女子，她們頭上戴着竹篾編就的鬮笠，閃爍在強烈的日光下，窈窕的身軀和臉蛋，雖然是被日光蒸得兩頰深紅，然而別饒一種康健的丰韻。她們幫着父母們作着工，有時她們也悄悄的退到松樹下喝點從溪裏舀來的碧澄澄的清水，有時她們也指着妙羅的住房，不知議論些什麼。若果妙羅也正俯在窗子上的時候，她們必彷彿希奇似的微笑着。

這正是一個美麗的清晨，妙羅穿着一件白色的睡衣，披散着待梳理的柔髮，悄然怔立在迴廊上。東方鮮豔的彩霞和繞樹的煙雲，也許使她受了極深的刺激。她微微的嘆着，

將一頭黑色的柔髮，鬆鬆的挽了一個S式的髻，便坐在一張有靠背的藤椅上。一面從藤椅旁的小几上拿起一本小冊子，——那是一本很俏麗的小冊子，金色的邊緣，玫瑰紫的書皮。妙蘿掀開第一百，用胸前垂着金質的自來水筆，輕輕的寫道：——

「現在我總算認識了我自己，同時也認識了世上的一切人，就是小美兒是那樣活潑而天真的面龐，然而在她那一雙澄澈神祕的眼中，也已經告訴人與人是隔絕得太遠了。她眼球一轉的當兒，誰能知道她是在設想什麼？同時我自己瞬息百變的心潮，誰又會把牠捉住過？世界上只有幻像，——可以說一切的真實都是人們自戀的幻像……」

妙蘿的筆尖忽然停住了，因為她看見阿金——一個十七歲的女侍，已端了一盞臉水來。她放下筆和冊子，正攪着臉巾，忽看見在山坡下松樹影裏有一對愛人兒，正假傍着私語着，從那斜坡上穿過。「呵！那恰是一副絕美的圖畫，牠的誘惑人和使人欣慰，實在只不過一副絕美的圖畫。若果說那是過真的便失去一切的興趣和價值了，因為只有圖畫，能保持她和他永久的超凡的興趣和詩的意味，縱使那個女的變成白髮駝背的老婆婆，

那男的變成龍鍾老邁可憎的樣子，然而這與他們這般那國畫般詩情畫意是沒有妨礙的……」妙蘿一壁洗着臉，一壁看着那一對情人遐想着。不久女侍將殘水收拾去。妙蘿悄悄掀開窗幔，新鮮而光豔的朝陽正射在一張油畫上——約瑟和她的情人拿坡崙正互相假抱着，拿坡崙身着金質盔甲，像貌和天神樣的魁偉，然而俯伏在她——美麗絕倫的約瑟足下，又是何種的柔情縈繞。這時或者他們將要分別了，約瑟滿眼漣波，楚楚欲滴，那又是怎樣使人神往。這才是永久的詩情畫意，才是永久的真實，——真實等於他們背影的月光清流，直到無限年後，他們的印象——使人沈醉的幻像永遠繼續在人間。除此以外，一外都隨時間空閒整個兒消失了。

妙蘿對着那油畫出了一會神。又回到適才坐的藤椅上，將方才所寫的冊子，又拿起來繼續着寫道：——

「彷彿造物主已經將人間的神祕指示給我了。從此以後我立刻覺得寂寞，甚至終此一生永遠在寂寞中。我不免回湖從前的生活：我的父親是一個威嚴的男子，他在生之

年，永遠沒有給我可以依靠而求慰的機會。在他的威嚴下，我覺得我是十分的無依傍，因為他從不容許我以訴說我內心一切的機會。不過我那時還不十分覺得，因為天真的孩子實際沒有多少心事。我的母親呢，她雖是溫和的，然而我也不曾表示過我的意見，因為她是慈悲的，如果我不能如她所希望的，她每至為之垂淚，於是我只有着——深深的藏着內心的隱秘——因此我常常感得我的孤單和寂寞。

「在一個二三百人集合的學校生活裏，至少總有一兩人足以安慰我，不致使我如孤獨的旅行者，彳亍於四無人跡的沙漠中。紹儀，她曾留給我很好的印象，她告訴我人生是不能求究竟的，只要能應付眼前的環境，便算是好身手。她曾在葡萄園裏，月影婆娑的下面，和她的情人跳舞，佯抱，接吻，她說人生只可作如是觀——不必想到紅粉骷髏。然而不幸得很，霎那間，真真不過霎那間，一切便都改觀了。她抱着稚嫩的小生命，悄然沈思，這時四境唯有寂寞！」

「筠倩，她是另一方面的人，她不表同情於紹儀的自騙主義，然而她同樣的不贊成

我的過求究竟。她也曾給我一個絕美的印象，那正是鳥語花香的春朝，在許多垂髫的女孩和總角的童子中，她居然作了他們的伴侶。教他們唱，教他們舞，更教他們聽春鶯嬌嘯，黃鸝輕吟，同時也教他們看蝴蝶怎樣的翩翩而舞，雲天怎樣變幻百出的。確那時節，她實是世上的勝利者，如果僅此而止，到是可以永久保存着詩情畫意！

「去年鴛鴦回來了，仍舊抱着詩情畫意的心懷，來到那所花園裏。然而一切都已消失了……殘紅狼藉，人影全杳，四境悄悄，亦只賸有寂寞。」

「爲什麼這些個人，都彷彿兩面國的人，露着一個臉，遮着一個臉，那露在外面的臉，遽然看去，倒大半都是和藹可親，然而那遮在裏面的臉，便毫不可測度了，或者是夜叉般的凶臉，或者是由魘般的變化莫測，恆使我懷戒心永遠不敢和他們過於親近……」

「是的，一般人和情人應當是兩樣，情人和情人融洽時確只有一面的臉，這自然可以親近了。然而你要注意，在你們結爲一體以後，有時一樣的要恢復他和她兩面臉的本能。女人因爲怕男人更喜歡其他的女人，有時尚不止兩面臉，竟至同時猜忌，怨恨，狠毒，狐

媚——無數種的面目對待她們的丈夫；丈夫憎嫌妻子另有所歡，也有無數種的臉——欺騙，壓迫，侮辱——總之三位一體只有超人類的上帝是作得到的，至於人類只有孤獨，只有寂寞！

妙蘿寫着，不禁深深的嘆着。一羣的青年，鄉下女子，戴着闊笠，有的拿着鐮刀，有的拿着斧子，還有的牽着牛，她們一路說笑的來到這山坡下，竟使妙蘿不能更往下寫了。她想爲什麼她們是那樣的合羣，爲什麼寂寞不闖入她們的心胸呀！這只有上帝知道也！她們不會學到城市中的聰明和技巧？她們懷疑的-looking我，也正和我對於她們的懷疑一樣。或者在她們四五個人中間，也正是各個人是各個人，同樣在彼此推測的地位？而我終希望這是我的錯誤！除此我更不知將何以自慰了？

正是凡事都是不可推測。葛文悄悄的坐在我的對面，她面前曾放着一本英文書，然而她的眼神確不在書上，在她深沈的眼神中，誰又知道她整個的事實，人們無論是怎樣的使自己不孤獨，實在是不可能的！

蔓文活潑的體態，自然不愧是個交際家。她曾受許多人的欽仰。一個中年的政治家，曾經用了許多方法，想使她和他混為一個，然而兩個絕對不同的圓腦殼內，正各自有各自的門閥，除非是萬能的上帝，或者能把一切的不同而歸於大同呢。

蔓文曾經告訴過我：「那中年的政治家，學問，門地，身份的確都無可議，然而他太不了解我（指蔓文）的心理了。我喜歡若接若離倨傲的態度時，他偏以一副過於謙和，親熱的神氣對待我，我自然而然的要拒絕他。然而士誠倒是一個善於推測婦女心理的人，但他那一次請我喫飯的時候，他會對坐在他旁邊的肖奇說：『手段的靈巧是一切的勝利……』我立時感覺得他是在演劇，我或不免將為上場的傀儡，那真是太不值得……」

「接着我又看了一齣不朽的活劇，你應該記得良玉吧？她的年紀和面貌，差不多快和雞冠花那樣已到秋末了，一切都現着枯槁的神情，然而她卻老來紅，——正和雞冠花經秋霜的淒虐後更紅了。她是極有毅力，且勇敢的女人，她能打破一切的難關，在許多兵威之下，她能從容不迫的從那裏求見他們的元帥。她的辯才也很好，當她見着那挺胸凸

肚的局面上的大人物，竟能滔滔不絕的談她的方針和要求，往往由這裏得到許多成績。設若她有一副嬌媚的容貌和青春的丰韻，再加上她的勇敢毅力，真是可以打破一切的難關，然而不幸她終不過是離旁階地上一朵不惹人羨慕的老來紅。她什麼都能打破，而至於勝利之境，唯打不破情關。

「肖奇恰像三春裏的臨風玉樹，態度的瀟灑飄逸，實足以使萃芳傾動。然而他的身世，又彷彿是孤島裏的瓊葩，寂寞孤單。他和良玉因同鄉的關係，很為親切，然而他只認良玉作他的愛姊，卻未曾盤算過，和她結為一體，這正是他深藏腦海的隱秘。良玉是否和他同感，我們局外人，自然不知道，就是良玉也只能想她自己所想要的……這是很自然的結果呵。」

「在某一個下午，我和良玉，肖奇，士誠一齊坐在一帶柏樹陰下。玫瑰色的葡萄酒，漾在翡翠杯裏，雪白的蓮藕，又堆滿在瑪瑙盤裏，誰能不受這印象的催眠，當然在這種環境底下，要含些詩的愛情的趣味。我們各自舉杯飲着，正在神情飛越時，恰好德芬從斜陽盡



彩的路上，嫋嫋的前進。她穿着一套淡荷色的軟綃，忽而在金黃色的淡陽下穿過，忽而又被婆娑的樹影罩住，她老遠的已經看見我們了，然而她彷彿有所躊躇的，又折了回去。正當這時，肖奇陡然放下酒杯，決然「噉」的嘆了一聲，拿起帽子走了。我們四周的空氣，立刻緊張起來，彷彿不久就有不可思議的活劇出現。因為我們知道，肖奇的走，實是爲了德芬。這時大家的視線，不約而同的集在良玉的身上。只見她面色蒼白，嘴唇顫動，兩眼凝淚，怔怔對着肖奇的背影。最後她竟支持不住，嗚咽地哭了。她站起來，一言不發的飛奔而去。我們勉強的維持了幾局，然而誰也不能再說些什麼。我到底放心不下，因立刻約了士誠到肖奇的寓所去，我們奔到那裏時，只見肖奇的房門緊閉着，我連敲了數次，只不見影響。我有些心慌，不能再等他的許可，便叫茶房另拿一輪匙來，這才把門開開。我們一進去，肖奇直挺挺躺在牀上，面紅筋暴，兩眼不住的流淚。我和士誠走到他的睡牀前，他才突然翻身爬了起來，握住我們的手，放聲痛哭。他說：「我實在難受，我不能再忍了……我實在委決不下，除非是今天死了……」我們忙安慰他說：「肖奇，你不可這樣自苦，有什麼難決

的事，大家商量，總有個辦法。……」肖奇仍然痛哭着說：「我對不起良玉，同時我又對不起德芬……我若果顧全了德芬，就毀了素日翼覆的良玉姐姐……我們都是自己人，我不敢瞞你們，我深知良玉的愛我，不僅是愛一個兄弟，她也是和我一樣的飄零孤單，我怎麼棄了她。但是你們叫我怎麼辦？我良心覺得和她實不是適宜的配偶……並且德芬是我的心許的戀人……然而我僅只作良玉姐姐的愛弟，良玉姐姐一切便因我而毀壞了，唉……我實在不知自處……」我和士誠這時也只有默然，因為這實是個難題，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，無論看見那一個過不去，我們一樣的傷心。若論德芬那本是肖奇絕好的配偶，然而適才良玉的失望，我們明明看眼裏，她真是以全生命交付給肖奇，我們叫肖奇拒絕她嗎？……噯！什麼理智，這時候已是失卻了效力。我和士誠只有陪着肖奇苦痛，甚至於陪他落淚。大家沈默了約有一個鐘頭，肖奇咬唇決然的站了起來，挽着我們的手說：「葛文士誠，求你們同我去看良玉姐姐。她現在一定苦壞了，只爲我這麼個不肖的人！」於是我和士誠如同上了催眠術似的，跟着肖奇急急坐了一輛摩托卡，奔良玉家裏去。我

們一直走到她的寢室，只見她面如死灰兩眼發木的睡在牀上。肖奇一把握住她的手，伏在她的胸前，連哭帶叫的道：「姐姐，我對不住你！求你恕了我吧！我從今以後唯有你的命令是從；我想——我費了很長的時間想，我甘心犧牲一切——姐姐你醒來吧！」良玉這時深深的嘆了一聲，接着嗚咽的哭起來，她哽咽着說：「肖奇，這是我的錯誤，你沒有對不起我……好親愛的弟弟！你只是我親愛的弟弟！此外一切都不相干的……」肖奇聽了這話，只是哭道：「姐姐，你不僅是我的姐姐，同時你是我的終身伴侶，姐姐，我將永遠保持我們定婚的約指，姐姐，你不要再說別的吧……」唉！這一齣不朽的活劇我們看了由不得傷心，然而我們還能暫且自慰這事情是告了段落。

「過了兩個多月，有一天早晨，我們忽接到肖奇的一封信道：『唉！我的姊姊終因為我的不肖走了，我將要終身對她抱憾，我心亂神昏不知應當說些什麼，請你們看她的信吧。』果然此外尚有一張信是良玉的親筆，寫道：——

肖奇！我終夜的思量，——再三思量，我實在不是你的配偶，這都是由我的錯

誤。可是天地當鑒此心，我的愛你，實出於情不自己。我滿想使你一生得到快樂，種種的計劃都是爲你，然而我沒想到一切的經營適足以鑄成極大的錯誤呀！肖奇德芬也是我素來心愛的妹妹，你們恰是一對好配偶。我現在決計成全你們，我立刻將有長期的旅行，如果憑着上帝的殊恩，我們自有相見之期，否則只有各奔前程……

「我們接到這意外的消息，自然放心不下，立刻又跑去看肖奇。只見他形容枯槁彷彿抱病的樣子，他見了我們道：「……我對不起我的姐，我不能再對不起德芬，我已經告訴她，世界上只有孤單寂寞，什麼愛情適足以自苦，我將要永永被罰於孤單裏，因爲我不能推測別人頭腦裏的事實，正是誰也不曾了解誰……」

「唉！這是怎樣敗興的活劇，然而這個世界上無論什麼事，結果都是敗興的呢！」  
蔓文便從此退出交際場，當然不是不可解的事實！

妙蘿想到這裏，忽然蔓文對她說道：「妙蘿！若果是可能，我願意永遠不再履足城市了，在那裏繁華熱鬧的場合，往往顯不出人們的孤單，因爲件件事都是含着滑稽的互相

欺騙的色彩……你了解我的話嗎？」

妙蘿沈思着，凝聽着悄悄的放下筆，微笑道：「自然認真的說，人人都是孤單的，然而造物主也因此爲人類嘆息，他也曾勉強爲人類創造些興奮劑，你看那不是絕好的安慰品嗎……」妙蘿說到這裏已經站了起來，蔓文也隨着她向前來：「呵！那真是神祕而滑稽的勾當，那樹林盡頭，一塊光滑枕着溪流的巖石上，不是明明坐着兩個上帝的寵兒嗎？他們手臂相挽，頭頸相偎，心脈相通，只有她和他這霎時間不是孤單的，寂寞的，然而好！從此而止，便可保持雋永和真實！」

風電飛馳的濃霧，忽從山谷裏湧奔出來，一切漸漸模糊，便是那一對雋永美妙的倩影，也漸漸的消失了。然而妙蘿和蔓文卻彷彿滿意似的含笑，對着這善留餘韻的雲霧！

## 藍田的懺悔錄

晚飯後，已經是暮色四合，加以山風虎吼，身心蕭疎。我正百無聊賴的獨自寂坐，陡然宵闥推門進來，說：「隱！想不到我來嗎？」我不覺欣然的道：「倒是什麼風兒把你吹來了？」今夜又沒有月色，驚得你會來……？」說着話，我因遞一杯茶給她。她一手接着，另一手舉着一本小冊子道：「我只是爲了這個使命而來，這種使人靈弦緊張的淒調哀音，難道不應在這幽寂的涼夜中重演嗎……並且我整個脆弱的心房，實有些不能包容這淒厲之音，我焉能不來找你？」我聽宵闥一席話，心神震撼，不等她再往下說，已掀開那小冊子看了。只見上面的標題是「藍田的懺悔錄」。呵！這儘夠了，只這六個字，僅僅只是六個字，已經使得我的步履亂了，未容我再往下看的當兒已經有一個很熟識的面貌體態……動作的藍田的印象，湧上我的觀念間來。

實話說，若講起「漂亮」兩個字她真輪不到。她長方形的臉蛋，一對疏眉到還不錯，不過太闊而且鬆散了，有些像參差不齊的掃帚。眼睛很夠大的，不過眼珠嫌過分的突出，結果有點彷彿金魚的眼睛。鼻子呢，是扁平的。嘴倒是四方海口，是個古英雄的好嘴臉，然而長在女性的臉上，至少要損去許多嬌然的丰韻。說到身材姿態，雖沒有多大毛病，可是也沒有什麼出色的地方。倒是性子是極誠實而懇切的，若果和她交久了的人，無論誰都能因她的內質的璞美而忘記她外表的不大雅觀。

「藍田爲什麼有這遺憾錄……你從何處得來……我自從回來後不曾得到她的消息。」我的靈弦爲了僅僅那六個字，不由得緊張起來，我既急要知道她的究竟，這本冊子固然能仔細告訴我，然而在這個現狀之下，不嫌太遲緩嗎？於是我不得不先探問肖圃。

「你爲什麼不趕緊看下去，在那裏至少能使你對於她這遺憾錄之所由來的答案覺得滿意……她近來的消息，甚至於一生的消息都在其中。至於這冊子的來源，那更簡單了，芝姐從京裏寄來的……好！時候已不早了，你靜靜的看吧。我現在先回去，明天我們

再談。」

肖圖說着真站起來走了，我只點了點頭表示我送她和希望她明天再來的意思，這一點在直覺上，大家都可不言而喻了。

這當兒風依舊是呼呼的吼着，遠處雖也有人聲，然而僅僅是依稀可辨認是有人在說話罷了。近處只是沈沈寂寂除了門窗爲風所鼓動，偶爾發出微響外，一切都在睡眠狀態中，於是給我一個頂好的機會，讀藍田的懺悔錄。

八月初十日

呵！破屋那堪連夜雨，門窗的紙一片片的飛舞着，雨絲都從那裏悄悄地竄了進來，雖還只是初秋的天氣，然而病骨支離的我，頓覺寒生肌裏。尤其我空洞的心，更經不起這風雨雨的打擊，然而有什麼法子拒絕牠。從昨天下午，芝姐走了以後，還不曾見一個人影。藍田又想到在這破屋子中，尚有一個幾乎等於幽靈的藍田呢？火爐不知什麼時候被隔



壁的大黑貓弄翻了，藥罐子也歪在一旁，藥渣子灑了一地。王媽也沒什麼良心，昨天早晨走了到現在還不肯回來。自然啦，這一個月的工錢還欠着她的，怎得不由着她使性子？宇宙本來不算小，然而除了這一個漏雨濼風的破屋子外，什麼地方還容得我插足？

風雨一陣一陣緊起來，只有階前的落葉，蕭蕭瑟瑟的微呻着。牠們也許與我同病相憐，然而彼此都太微弱了，相憐亦復何益！我眼睜睜的望着門外，但從昨晚到現在已經十八九個鐘頭了，除卻失望會盼到些什麼！

下午芝姐黯然的走了進來，我彷彿揀到寶貝似的，可是不知爲什麼，我的眼淚反而流了下來。及至芝姐問我「王媽還沒有來嗎？」我竟似受委曲的孩子，被大人提醒了委曲之所以然，竟放聲痛哭起來。芝姐很不過意，一面替我整理着雜亂的桌子，和地上縱橫歪斜的茶壺藥罐，使我益覺心如刀刺。唉，我祇要早聽她一句話，也不至於到現在這種貧病交困的境地。我懺悔，我惶愧，我竟不知何以對愛我的芝姐——在這到處埋伏危機的地方，日暮途窮的時候，只有她，不時以溫情延長我對世的留戀！

「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。」芝姐，我而今對你只有懺悔啊！」芝姐悽然望着我，她溼潤的雙眸，充滿了憐惻的同情。她這時走到我的牀前，坐在我的身旁深深的嘆道：「過去的不必再提，現在先說眼前的吧！王媽看樣子今天是不會來的，你一個人又是病着，獨自在這裏，怎麼使得？我今天就在這裏陪你吧！可是何仁也太沒人心了，當初你手裏有千把塊錢的時候，他不是天天到這裏來嗎？現在卻連個影子也不見了！」芝姐悲憤不平的說着，唉！我的空虛寂寞的心，誰能想像悔恨和失望是怎樣的摧殘我呵！

這風雨，淅淅的，雨，尖刺的風，一直吹到夜深，落到夜深。芝姐雖怕我勞神，不使我多說話，——況且我們不談則已，談起來又都是些刺激和興奮的話，——不過縱然芝姐拿着一本小說，默默的坐在那似鬼焰的燈光下，使得四境都人於催眠的狀態中，然而我方寸的靈海裏，仍然鼓起驚濤駭浪。我迴溯過去的痛苦，懸想未來的可怕的前途，甚至沒有前途，我差不多已經是走到天地的盡頭了。雖然我也知道地球是圓的，可是我差不多沒有勇氣了，也沒有工具了，那另有新天地的妄想，已如陰雲裏的電光，悠然消滅了。

我閉着兩眼，悄悄的流淚，吞聲的欲泣。我最怕使得芝姐不過意，世界上只有她一個憐憫我，我何忍更使她爲我擔心和悲苦？不久芝姐想是以爲我已沈睡了，她輕輕的放下書，悄悄的往我這邊看一看，又四面望了望。唉！自然這等於城墓的鬼境，怎由得她不嘆息！她睡在牀上的時候，也許也同開着淚泉的閘子，和我一樣的弄溼了衾枕！過了約莫半點多鐘，微微的「呼」聲由芝姐牀上發出來，我知道芝姐已經入夢了。我因悄悄的坐了起來，決意的寫我對於生命的懺悔。我預料我在這不足留戀的世上，沒有多大的時日了，縱使我不死於身病，也當死於心病。並且爲我自私起見，也是死了，可把一切的折磨便取消了。

八月十一日

今天早晨芝姐買了許多白蓮，插在我牀前的小几上的磁瓶裏。一陣陣的清香時時興奮我的心神，然而也同時引起我的悵惘。人生總有如花般的時期，便如潦倒的我，何嘗沒有這種值得留戀的回憶，不過我總不如人——我兒時的歲月，實在過於慘淡了，大約

是十五年前罷——我不過七歲，正是依戀於我慈母的肘下。我記得——我深深記得，每天早起，我的慈母總替我梳兩個小髻在兩鬢的旁邊，有時還戴上幾朵紫羅蘭……但是忽然有一天，我的小髻改成一條辮子，我自然覺得新奇。不過我奇怪我的母親爲什麼不替我梳頭了，卻是張媽替我打辮子，我自然覺得不高興的鬧脾氣了。我正在哭着，忽見我的父親滿面愁容對我說：「小乖乖不要吵罷，媽媽正在生病呵！生病的經驗在我幼弱的腦子裏，真沒有什麼特別的了解的能力，不過我同時懼怕父親的尊嚴，漸漸止住了哭聲。」

自從那天起張媽天天替我打辮子，一家人都似乎忙着什麼似的。不時的聽見張媽告訴我：「不要吵，大夫來了，媽媽的病重呢！」忽然在一天夜裏，我正睡着了，張媽一把抱起來，彷彿是在流淚說：「可憐小乖，媽媽沒了。」我莫明其妙這是爲什麼，不過她攙了我的睡興，我便哭起來了。等到走到我媽媽的屋子裏，聽見爹爹和堂姊姊們都在大哭。我媽媽呢，直挺挺的睡在牀上，臉上蒙着一張白紙，從那一天起我永遠不看見我的媽了。不

久張媽也走了，換了一個王媽，這個人我頂不喜歡她，她常常罵我，有時她也打我。自然啦，我的父親常不在家，她當然要自作威福！

我媽媽死了一年，我父親又娶了一個新媽媽來。這個媽媽比給我梳小髻，抱着我不住的撫着吻着的媽媽太兩樣了。她沒有一次撫過我，也沒有一次吻着我，她似乎不大注意我。不過只要我一淘氣，我的爹爹回來，總是知道的。並且我父親也似乎和以前兩樣了。過了一年，我新媽媽養了一個小弟弟，我的父親時常抱着他，假着他的小腮兒。於是更沒有心腸顧到我了。這時候我雖只是十歲的小女孩，可是我已覺得我的黃金時代過去了。每逢想起愛我撫我的媽媽，我常常獨自一個悄悄的流淚，然而我不敢使我的新媽媽看見，因為她常常罵我是「不祥的小生物！」

我覺得家庭對我無情，也許社會還能容我有迴旋的餘地。於是我努力的在小學校裏讀書，十四歲，我就進了中學校。可是我的新媽媽往往對於我讀書覺得是多餘的。有一天她和我爹爹說：「田兒已經不小了，也要預備替她定一頭親事。」於是她就提起她的

內姪兒——一個純袴少年，樣子也許還漂亮，家裏很有幾個錢。我父親也不再加思索的就答應她了。從此我的心靈上更罩上一層愁霧，然而我還希望我不可捉摸的前途，努力的求學，不時看名人的作品。這時節新潮流不知不覺浸入我的腦海，使我不時對於我不同意的婚姻發生愁煩。但是孤苦無告的我，除了悄悄的飲泣，何處容得我洩憤？記得有一天的夜裏，我正爲了我的前途的危險，埋頭痛哭，忽然隔壁的秀姐來找我，——這要算是我唯一的女伴；我們不但是鄰居，而且又是同學。……這時她輕輕地掀開我的被角說道：「田姐，你不舒服嗎？什麼事情傷心？」唉！我這時的心情，彷彿徬徨在沙漠裏的孤客，陡然遇見了一個遊侶，——我的孤苦，我的悲傷，只有向她痛述了。……她似乎憤憤不平的望着我說：「我想你總要自奮，我今天正是爲了關於你不好的消息而來的，你知道你的未婚夫現在已經有三個如夫人了嗎？如果你嫁過去，能得到和樂的幸福嗎？」唉！天呵，……我當時聽了這個消息真不知怎樣措施，並且我的婚期已經定在下月二十日了。我不禁握着秀姐的手哀求而惶恐的說道：「秀姐，你想我應當怎麼辦，我便這樣屈伏了嗎？……」

我方寸已亂，我除了死還有什麼更好的抵拒的方法？秀姐聽了這話，不由得也陪我垂淚……最後她俯耳低聲的對我說：「三十六計走爲上計。」呵！我果然的走了，果然的戰勝了這種不自由的婚姻。但是無情的社會，殘酷的人類，正是出了火坑又沈溺入水坑了。

如連鎖似的思想，整個的將我兒時的遭遇浮現了！上帝對於這過去的慘傷，使我的心痛增劇。我不禁由沈默而發出呻吟之聲。芝姐忙放下正替我熬藥的罐子，握着我的手道：「肝氣痛得利害嗎……」我無力的點了一點頭，熱淚簌簌的流了下來，滴在她的手上。後來我不禁詛咒道：「無代價的生命，越早完結越好……芝姐，我立刻死了，還能得你的溫情熱淚清洗我的罪孽。恐怕再延長下去，我的前途更加骯髒和可怕，也許連你的眼淚一併得不到了！一個沒有品行的墮落女子，誰能爲她原諒是萬惡的環境迫成的呢！呵我哭，我儘情的哭，我妄想我懺悔的眼淚，或能洗淨我對於舊禮教的恥辱，甚至於新學理的玷污。」我不知什麼時候已哭暈過去，直到芝姐連聲將我喚醒時，我一睜眼，看見有兩個少年站在我的面前。唉！又是一刀子的重傷，我依舊絞腸椎心的昏過去了。

八月十四日

我自從決意的寫，質實的寫，——無論是可喜可悔可悲可怒的，我一律想質實的寫，彷彿磨着這一寫，可以使我心頭所深茹的辛酸一澆。如果這便是絕筆，我也就無憾了。但是自從那一天兩次昏暈後，我的肝氣痛一直不曾止住，結果身體的苦痛壓迫了心頭的苦痛。這兩天我不但不能寫，且不能想，今天肝氣痛稍愈，於是又努力的繼續着寫……

我自從一病便在窮困中討生活，我雖是個有父親的女孩子，但「等是有家歸未得」也就終於是無處依歸的孤兒了。有許多人——可以說是有經驗的老成人，勸我將就的嫁，但我是醉心婦女運動的人，我不能爲了衣食而犧牲了我的志趣和人格，自然除了一個個極親信的人，大家不免以我爲喜歡胡鬧的女子。最使我痛心的，就是我空落落的身，沒有依靠。社會又是這樣的黑暗，他們從不肯爲一個有志無力的女子原諒一二分。到現在我不覺要後悔，智識誤我，理性苦我——不然嫁了——隨便的嫁了，安知不比這飄零的身世要差勝一籌呵！弄到現在志比天高，但是被人的蹂躪，全身玷垢，什麼時候可以



洗清<sup>?</sup>！我恨我的命運！我更恨無情的人類！

記得當我初到北京的時候，我在某大學裏讀書。一般如瘋狂的青年用盡他們誘惑和輕蔑的手段來坑陷我，而他們一方面又是特別的冠冕堂皇，他們稱贊我是奮鬥的勇將，是有志氣的女子，甚至說我是女界的明星。可憐缺少經驗的我，驚弓之餘的我，得了這意外的稱許和慰藉，怎由得不赤裸裸的將心魂貢獻於他們之前，充作他們儘量的捉弄品。

何仁王義最是狡猾而殘忍的兩個少年……我整個的心摧碎於他們的手裏。

唉！無所不知的上帝——我當然不敢瞞你，並且是不能瞞你，當我逃避家庭專制，而求光明前途的時候，我不但是爲我個人謀幸福；並且爲同病的女同胞作先鋒。當時的氣概，是不容瞞無所不知的上帝，我自覺得可以貫雲穿霄。然而我被他們同情的誘惑，恐怕也只有上帝知道，那是一個沒有經驗的女子，必不可免的危險！

記得那時候我也正患着肝氣病，可是沒有現在這樣潦倒落寞。瘋狂似的何仁王義

雖是現在他們儘量的顯露了狡猾的面目，然而那時候，卻是意氣充盈。他們說：「我們應當盡我們的能力，幫助有志無力的婦女，況且她又正在病中。」自然啦，我現在才覺悟，我那時還充當某報的通信員，每月有三四十塊錢的進款，——才能免如今日的淒涼……不過這已等於賊去閩門，現在覺悟已經晚了。

金錢和虛榮本來最足以使得青年傾倒。那時節的藍田，雖然病了，甚至病了兩個月，而那時無刻沒有人來問候，有的送食品，有的送鮮花。尤其何仁、王義對我殷勤，他們兩人每夜輪流着服侍我，那時真使我感激和傷心。我想落寞的我，在這不情的人類中，相與週旋，實在容易被人欺侮，難得這兩個青年——尤其是何仁——我和他更有一層同病相憐之感——他的身世也是飄零的，他和我一樣在冷酷的繼母手下討生活——自然我和他更容易聯絡了。後來我病好了，他——何仁託芝姐來表示他的誠意，我們不久便在公園裏定婚了。這不是很美滿的結合嗎？——然而現在想來正是春蠶作繭自縛，自取之咎又復誰怨！我這時心痛手顫，我後悔，我有什麼法子自禁我的眼淚！……

八月十九日

每逢一番刺激，便數日儼然若死。我的病時好時壞，芝姐雖然屢次勸慰警戒我，——  
唉，這世界上唯有她肯給我生路，最使我不能忘懷的是那一句：「藍田保重你的健康，還有最後的奮鬥。你不應當過於自棄！」這的是一種興奮藥，便絕望的我彷彿前途不盡是無望！

昨日天氣十分清明，我的病軀似乎輕減許多。下午芝姐來時，我已經能起來斜倚在藤椅上。芝姐十分欣慰的說：「自從你一病，我還不曾到過公園，難得你今天能起來，我們同到公園去疏散疏散，或者有益你的病軀呢。」我難卻她的美意，且靜極思動，也想出去換一換環境，於是芝姐殷勤替我梳着頭。後來我對着鏡子洗臉，又不免爲了憔悴的病容自驚自悲，由不得流下淚來。芝姐立刻將鏡子奪過去，替我拭着淚痕。不久我們就到了柏林挹翠，百鳥婉啾的公園中了。那一天確是好氣候，秋風鬆爽的吹在身上，頭腦立時開展了，陡覺四境都含着生意。雖然沒有繁花如錦，而樹影婆娑，更感到幽趣橫生。但是忽然一

陣笑語聲——刺耳的笑語聲又使我的心魂震悸了，果然「不是冤家不聚頭，」正是何仁和他的新婚夫人相倚相偎的過來。我彷彿不必等腦中樞的命令，我兩腳已不由自主的站起來，我匆匆的走了。芝姐莫明其妙的追上來，自然那種灰敗的面色使她失驚，然當她再一回顧時，——何仁已經走得較近，她便一切瞭然了。她輕輕的嘆了一聲道：「唉，真是何苦來！」我不免咀嚼她所說的這幾個字，不覺懺悔這真真是何苦來。

自然啦，何仁的新夫人十分的丰韻，這是天厚於她，我不敢怨她。然而何仁未免欺得我好苦。當我們定婚不久，我就發見他另有所戀。我因對他說：「我們的結合，是以彼此人格爲擔保的，但是我也自知外表上或者與你不合適，不過我們數年相處，我總以你爲我的弟弟相待……若果永久繼續姊弟的關係也未嘗不可……你可推誠對我說。」當時他覺得我有疑惑他的意思，不知他是內愧，還是唯一用的是手段，他竟至哭着對我發誓，自然啦——在現在我覺悟了，無論什麼樣的傻子在還有求於人的時候，絕不願意就此放手，而當時我自然被他的眼淚蒙住了。直到他們宣示結婚的頭兩天他還住在我家裏。

唉！這是怎樣的罪惡……使我一落深淵，終至不克翻身！

本來男子們可以不講貞操的，同時也可以狡兔三窟式的講戀愛。這是社會上子他們的特權，他們樂得東食西宿。然而我若不是因愛情同時不能容第三者的信念，我也不至於逃婚——甚至於受舊社會的排斥——然而自何仁欺弄了我，不諒人的人類有幾個有真曲直的，於是我便成了新舊所不容的墜落人了。唉！血肉之軀怎堪屢受摧殘，我正是暴雨後的嫩苗，只要小小的暴風，便支持不住，自那天起我的病又增重了！

在我身心交困的情形下，若不是恥為怯弱的人，應當早已自殺了。我有時也懷疑，偌大個世界怎麼就沒有我翻身的餘地。然而現在，實際上除了一個抱有上帝愛同胞心的芝姐外，似乎無人在竊竊的私議着我的污點，有幾個簡直當面給我以難堪！我固然是有墮落的嫌疑；然而人類但凡肯存一分的原諒心，容我稍稍的迴旋，我不敢奢心求人的援助，只求人不要過猛烈的破壞，我已是感恩不盡了。唉！有什麼可說，我並連此最小限度的要求，也沒有人肯輕按他或她壓抑的手使我闖過這一關呵！

九月十日

唉！大限將臨了，在這昏愴的十數日中，我不知道人們對我是怎樣的批評——不過我總想倘若我果然從此與世長辭了，也許那時候可以得到些人們對我不需要的同情。然而這已是不需要的呵！我何必管牠呢！只是有一件事，使我略可自慰的，就是適才何仁的夫人來看我，她握着我的手說道：「姊姊，我和你雖只是兩面之交，然而我今天來看你，卻抱着極深切的同情。何仁與你交情是我最近才知道是遠過於我的——然而在他和我求婚的時候，並沒對我說，終至姊姊頓頓如此姊姊，我不知將對你說什麼……只有一句話，我知道是足以使你相信的……唉！姊姊，我們同作了犧牲品了呵！況且我更不如姊姊，男子的心是如此的不可靠！在我們沒有結婚以前，他一面欺騙姊姊，同時他也欺騙我，那時我若果知道他與姊姊的關係，我的頭可斷，必不甘心受他的愚弄，終至作他的犧牲品……現在我覺悟了愛情原是混世的魔王，不知多多少少的男女作了牠的犧牲品。所以我今冒昧來見姊姊，一方面求你容我懺悔——因我的孟浪害了姊姊而且自害，一方

而懺悔誠信不純正的愛情，作了獸慾的犧牲……」唉，她的心泉之猶流，足洗清我靈魂的污垢。我固然永遠的詛咒人類，然而因為她的至誠，我立刻為世界上的婦女原諒，且為她們痛哭。因為不被男子玩視和侮辱的女性，至今還不會有過。我倘若能戰勝病魔，我現在又有了一個新希望，可惜這希望太微弱了。我如果能與世界全女性握手，使婦女們開個新紀元，那麼我懺悔以前的，同時我將要奮圖未來的。

呵！死灰雖然已有復燃之望，然而誰肯為我努力吹噓，使牠果然復燃呢！我的心潮澎湃了我的靈海沸騰了！然而不可知的天命，和不能預料的社會到底如何？誰能真確的告訴我，結果，適才的興奮等於一朵虛幻的鏡花！等於一個泡影的水月！……

藍田的懺悔錄至此而止，後面另有一頁是芝姐的按語——

自從藍田一病，只有我一個人和她日夜相守。她的愁心悲顏，使我幾次為她落淚。當

她將她的懺悔錄交給我的時候，病象已很危險，不過醫生說她的病，可以說大部分是在精神上，不過因精神而影響身體，若不謀開展心胸，那麼希望身體的恢復健康，也不可能。唉！肖圃！人真是不容易。社會譬如天羅地網，到處理着可以傾陷的危機，不幸一旦失足，便百劫不可翻身了！藍田的末路，我不敢深想，她自己料定她這病不會好，所以才把這懺悔錄交給我……人類是特別的殘酷，恐怕藍田真是沒有病好的希望呢！肖圃！天下不止一個藍田……我輩都不能不存戒心。唉！黯淡毀滅，正是現在的世界喘！

了！  
唉！虎吼的山風，更加淒厲，幽寂的深夜，使我毛髮皆竦，萬感奔集，又要拚將一夜不睡了！爲什麼世間只有惡消息頻頻的傳來……



## 何處是歸程

在紛歧的人生路上，沙侶也是一個怯生的旅行者。她現在雖然已是一個妻子和母親了，但仍不時的徘徊歧路，請問何處是歸程。

這一天她預備請一個遠方的歸客，天色才朦朧已經輾轉不成夢了。她呆呆的望着淡紫色的帳頂，——彷彿在那上邊展露着紫羅蘭的花影，正是四年前的一個春夜吧，微風暗送茉莉的溫馨，眉月斜掛松尖寂靜的河隄上。她會同玲素挽臂並肩，蹣跚於嫩綠叢中。不過爲了玲素去國，黯然的話別，一切的美景都染上離人眼中的血痕。

第二天的清晨，沙侶拏了一束紫羅蘭花，到車站上送玲素。沙侶握着玲素的手說道：「素姊珍重吧！……四年後再見，但願你我都如這含笑的春花，牠是希望的象徵呵！」那時玲素收了這花，火車已經慢慢的蠕動了，——現在整整已經四年。

沙侶正眷懷着往事，不覺環顧自己的四圍。忽看見身旁睡着十個月的孩子——緋紅着雙頰，垂覆着長而黑的睫毛，嬌小而圓潤的面孔，不由得輕輕在他額上吻了一下。又輕輕坐了起來，披上一件絨布的夾衣，拉開蚊帳，黃金色的日光已由玻璃窗外射了進來。聽聽樓下已有輕微的腳步聲，心想大約是張媽起來了吧。於是走到扶梯口輕輕喊了一聲張媽，一個麻臉而微胖的婦人擎着一把鉛壺上來了。沙侶扣着衣鈕欠伸着道：「今天十點有客來，屋裏和客廳的地板都要拖乾淨些……回頭就去買小菜……阿福起來了嗎？……叫他喫了早飯就到碼頭去接三小姐。另外還有一個客人，是和三小姐同輪船來的……他們九點鐘到上海。早點去不要誤了事！」張媽放下鉛壺，答應着去了。

沙侶走到梳妝臺旁，正打算梳頭，忽看見鏡子裏自己的容顏老了许多，和牆上所掛的小照，大不同了。她不免暗驚歲月催人，梳子插在頭上，怔怔的出起神來。她不住的想道：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結婚，生子，作母親……一切平淡的收束了，事業志趣都成了生命的陳迹……女人……這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。但誰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這

麼簡單的動物呢……整理家務，扶養孩子，哦！侍候丈夫，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銷磨人了。社會事業——由於個人的意志所發生的活動，只好不提吧……唉，真慚愧對今天遠道的歸客——一別四年的玲素呵！她現在學成歸國，正好施展她平生的抱負。她彷彿是光芒閃爍的北辰，可以為黑暗沈沈的夜景放一線的光明，為一切迷路者指引前程。哦，這是怎樣的偉大和有意義！我真太怯弱，為什麼要結婚妹妹一向抱獨身主義，她的見識要比我高超呢！現在只有看人家奮飛，我已是時代的落伍者。十餘年來所求知識，現在只好分付波臣，把一切都深埋海底吧。希望的花，隨流而枯萎，永不成為我靈宮裏的一個殘影呵……」沙侶無論如何排解不開這騷愁的祕結，禁不住悄悄的拭淚。忽聽見前屋丈夫的咳嗽聲，知道他已醒了，趕忙喊張媽端正面湯，預備點心，自己又跑過去替他擊替換的褲褂。一面又吩咐車夫喫早飯，把車子拉出去預備着。亂了一陣子，才想去洗臉，牀上的小乖乖又醒了，連忙放下面巾，抱起小乖，喂奶換尿布，壁上的鐘已鏗鏗的敲了九下。客人就要來了，一切都還不曾預備好，沙侶顧不得了，如走馬燈似的忙着。

沙侶走到院子裏，探了幾枝紫色的丁香插在白磁瓶裏，放在客廳的圓桌上。悵然坐在靠窗的沙發上，靜靜的等候玲素和她的三妹妹。在這沈寂而溫馨的空氣裏，沙侶復重溫她的舊夢，眼睫上不知何時又沾濡上淚液，彷彿晨露浸秋草。

不久門上的電鈴，唧唧的響了。張媽呀的一聲開了大門，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，手裏提了一個小皮包，含笑走了進來。沙侶忙上前握住她的手，似喜似悵的說道：「你們回來。玲素呢……」

「來了！沙侶你好嗎？想不到在這裏看見你，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，快讓我看看我們的外甥……」沙侶默默的癡立着。玲素彷彿明白她的隱衷，因握着沙侶的手，懇切的說道：「歧路百出的人生長途上，你總算找到歸宿，不必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吧！」

沙侶蒸鬱的熱淚，不能勉強的嚥下去了。她哽咽着嘆道：「玲姊，你何必拏這種不由衷的話安慰我，歸宿——我真是不敢深想，譬如坑窪裏的水，牠永永不動，那也算是有歸宿，但是太無聊而淺薄了。如果我但求如此的歸宿——如此的歸宿便是人生的真義，那麼世界還有什麼缺陷？」

「這是爲什麼，姊姊。你難道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嗎？」沙侶搖頭歎道：「妹妹，我那敢妄求如意，世界上也有如意的事嗎？只求事實與思想不過分的衝突，已經是萬分的幸運了！」沙侶淒楚而深痛的語調，使得大家惘然了。三妹妹似不耐此種死一般的冷寂，站了起來，憑着窗子看院子裏的蜜蜂，攢進花心採蜜。玲素依然緊握沙侶的手安慰她道：「沙侶不要太拘迹吧，有什麼難受的呢？世界上所謂的真理，原不是絕對的。什麼偉大和不朽，究竟太片面了，何嘗能解決整個的人生——人生原來不是這樣簡單的，誰能夠面面顧到……如果天地是一個完整的，那麼女媧氏倒不必鍊石補天了，你也太想不開。」

「玲姊的話真不錯，人生就彷彿是不知歸程的旅行者，走到那裏算到那裏，只要是已經努力的走了，一切都可以卸責了……姊姊總喜歡鑽牛角尖，越鑽越仄……我不怕你笑話，我獨身主義的主張，近來有些搖動了……因爲我已覺悟固執是人生滋苦之因，不必擊別人說，只看我們的姑姑吧。」

「姑姑近來怎麼樣？前些日子聽說她患失眠很利害，最近不知好了沒有？三妹妹你

從故鄉來，也聽到她的消息嗎？」

「姊姊！你自然很仰慕姑姑的努力囉……人們有的說像她這樣才算偉大，但是不幸同時也有人冷笑說她無聊，出風頭，姑姑恨起來常常咬着嘴唇道：『醜陋的人類，永遠是殘酷的呵！』但有誰理會她，隔膜彷彿鐵壁銅牆般矗立在人與人的中間。」

玲素聽見三妹妹慨然的說着，也不覺有些心煩意亂，但仍勉強保持她深沈的態度，淡淡的說道：「我想世上既沒有兼全的事，那末隨遇而安自多樂趣，又何必矯俗干名？」

沙侶搖頭道：「玲姊！我相信你更比我明白一切，因此我知道你的話還是爲安慰我而發的……究竟你也是替我咽着眼淚，何妨大家痛快些哭一場呢……我老實的告訴你吧，女孩子們的心，完全迷惑於理想的花園裏——玫瑰是愛情的象徵，月光的潔幕下，戀人並肩的坐在花叢裏，一切都超越人間，把兩個靈魂攪合成一個，世界儘管和死般的沈寂而他和她是息息相通的，是諧和的。唉，這種的誘惑力之下，誰能相信骨子裏的真象呢……簡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——結婚的果是把他和她從天上捧到人間，他們是

爲了家務的管理，和慾性的發洩而娶妻。更痛快點說吧，許多女子也是爲了呷飯享福而嫁丈夫。——但是作着理想的花園的夢的女子，跑到這種的環境之下，……玲姊，這難道不是悲劇嗎？……前天芷芬來，她會問我說：『你現在怎麼樣？看着雜亂如麻的國事，竟沒有一些努力的意思嗎？』玲姊！你知道芷芬這話，使我如何的受刺激！但是罪過，我當時竟說出些欺人自欺的話。——我現在一切都不想了，撫養大了這個小孩子也就算了。高興時寫點東西，念點書，消遣消遣。我本是個小人物，且早已看淡了一切的虛榮……芷芬聽罷，極不高興，她用失望的眼光看着我道：『你能安於此也好，不過我也有我的思想……將軍上馬各自奔前程吧！』她大概看我是個不堪造就的廢物，連坐也不坐便走了。當時我覺得很抱歉，並且再捫捫心我何嘗真是沒有責任心……呵，玲姊，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爲什麼要結婚呢？』沙侶說得十分傷心，不住的用羅巾拭淚。

但是三姊妹總不信，不結婚便可以成全一切，她回過頭來看着沙侶和玲素說：『讓我們再談談不結婚的姑姑罷！』

「玲姊和姊姊，你們腦子裏都應有姑姑的印象吧？美麗如春花般的面孔，玲瓏而窈窕的身材，正彷彿這漂亮而馥郁的丁香花。可是只有這時候，是丁香的青春期，香色均臻濃烈；不過惱人的歲月，不肯爲人駐足的春之女神，轉眼走了，一切便都改觀。如果到了鵲啼嫣紅，鶯戀殘枝，已是春事闌珊，只落得眷念既往的青春，那又是如何的可悲，如何的冷落……」姑姑近來憔悴得多了，據我的觀察，她或者正悔不會及時的結婚呢！」

沙侶雖聽了這話，但不敢深信，微笑道：「三妹妹，你不要太把姑姑看弱了。」

三妹妹辯道：「你聽我講她一段故事吧！」

「今年中秋月夜，我和她同在鼓山住著，這夜恰是滿山的好月色，瀑布和澗流都閃爍着銀色的光。晚飯後，我們沿着石路土階，慢慢奔北山半，那裏如疏星般列着幾塊光滑的巖石，我們揀了一塊三角形的，並肩坐下。忽從微風裏捎來陣陣的暗香，我們藉着月色的皎朗，看見巖石上攀着不少的藤蔓，也有如珊瑚色的圓球，認不出是什麼東西。在我們的腳下，凹下去的地方有一道山澗，正游游淺淺的流動。我們彼此無言的對坐着，不久



忽聽見悠揚的歌聲，正從對山的禮拜堂裏發出來。姑姑很興奮的站起來說：「美妙極了，此時此地，倘若說就在這時候死了，豈不……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或者有許多人要嘆道：可惜，可惜她死得太早了，如果不死，前途可就正未可量呢……」我聽了這話彷彿得了一種暗示，窺見姑姑心頭隆起紅腫的傷痕。——我因問道：「姑姑，你爲什麼說這種短氣的話，你的前途正遠，大家都希望你把成功的消息報告他們呢……」姑姑撫着我的肩嘆道：「三妹，你知道正是爲了希望我的人多，我要早死了，只有死才能得最大的同情……想起兩年前在北京爲婦女運動奔走，結果只增加我一些慚愧，有些人竟贈了我一個準政客的刻薄名詞，後來因爲運動憲法修改委員，給我們相當的援助，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。末了到底被人造了許多謠言，什麼和某人訂婚了，最殘忍的竟有人說我要給某人作姨太太。並且不止侮辱我一個，他們在酒酣耳熱的時候，從他們噴唾沫的嘴角上，往往流露出輕薄的微笑，跟着他們必定要求一個結論道：『這些女子都是拿着婦女運動作招牌，借題出風頭。』……你想我怎麼受……偏偏我們的同志又不爭氣，文蘭和美真又鬧

起三角戀愛，一天到晚鬧笑話，我不免憤恨終至於灰心，不久政局又發生了大變，國會解散……我們婦女同盟會也就冰消瓦解。在北京住着真覺無聊，更加着不知趣的某次長整天和我夾纏，使我決心離開北京……還以為回來以後，再想法團結同志以圖再舉，誰知道這裏的環境更是不堪……我的前途茫茫，成敗不可必，倘若事業終無希望……到不如早些作個結束……”

「姑姑黯然的站在月光之下，也許是悄悄的垂淚，但我不忍對她逼視。當我在回來的路上，姑姑又對我說：『真的我現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。』玲姊，姑姑言外之意便可知了。」沙侶靜聽着，最後微笑道：「那末還是結婚好！」

玲姊並不理會她的話，只悄悄的打算盤，怎麼結婚也不好，不結婚也不好，歧路紛出，到底何處是歸程呵！她不禁深深的嘆道：「好複雜的人生！」

沙侶和三妹妹沈默了，大家各自想着心事，四圍如死般的寂靜，只有樹梢頭的黃鸝，正宛囀着，巧弄她的珠喉呢。

## 雨夜

在那一天將近黃昏的時候，蒼藍的天空，漸漸變上一層灰黯色的陰雲；樹梢頭發出  
弗刺發發的風聲。德麟對着蒼衣說，整理了校場，拿着那把紅色的小雨傘，到東城某飯  
店，訪問一個新從南方來的朋友。洋車走到半路的時候，已聽見雨點打在傘上滴打的聲  
音；回頭看見車頂上，有一塊特別濃黑的烏雲。車夫知道這雨就要大起來，拼命的飛跑了  
去，雲那間已經到了。她下車走到第三層樓拐角的地方，已見她的朋友迎了出來，——他  
是一位少年軍官，身上穿着一色深黃囉囉的軍衣；腰間束一條兩寸來寬的皮帶，腳上登  
一雙黑芝麻皮的馬靴。見她過來連忙趕上一步，替她拿了傘和小皮包，領她到五十五號  
的房間裏坐下。這時雨果然大起來，打在那鐵紗窗上，丁丁鏗鏘恰如馬蹄急驟的奔馳聲；  
並且風勢已猛，斜雨由窗外濺在地板上。那位少年軍官，這時正站在門口吩咐茶房拿汽

水，轟然而見地板上已溼了一大片，連忙走過來掩上門窗；屋裏的空氣即刻沈悶起來。俠影用扇子扇着，沒精打彩的坐在藤椅上，覺得這屋裏的氣壓，異常沈重，幾乎悶得透不出氣來，只怔怔的向着藤椅對面那著衣鏡出神。正在這個時候，茶房已將汽水拿來了。少年軍官親自倒了一杯，遞給俠影，然後他自己也倒了一杯。正端到嘴邊要喝時，忽從鏡子裏看見俠影臉色青黃，拿着汽水，瞧着只管皺眉。他連忙放下汽水杯，走來半膝屈着跪在俠影的面前，柔聲問道：

「怎麼？你覺得不舒服嗎？……為什麼像是很不高興？……喝點汽水吧！俠姊！」

「沒有什麼，只覺得悶熱，頭部好像要爆裂似的。」他聽了這話，回頭看了看那蚊帳飄垂的吊鐘，說道：「那屋到牀上睡一睡好不好？」俠影不加思索的搖頭拒絕了。

「那麼來替你扇扇吧？」說着，接過她手裏的扇子，替她慢慢的扇着。

她輕輕看見鏡子裏一雙人影，心裏忍不住怦怦亂跳；臉上漸漸泛上紅雲，悄悄向跪在的少年軍官瞥了一眼，只見他正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，一對眼睛裏，滿含着不可說



的祕密。俠影在這霎那間，心電中似乎感到一種異常的接觸，她趕緊掉過頭來，避開他那人羞愧而且可怕的眼光，囁嚅說道：「請你把門開了吧！我實在熬得難受。」他悄悄的站了起來，對她微微一笑，似乎說：「你叫我開門的意思我已經明白了！」她更覺得悶促不安，只得低了頭。他把門開了以後，又走過來坐在她旁邊，回身從桌上拿一根香烟，自己抽着了，遞給俠影。她搖頭拒絕道：

「我不喫煙……」

「喫喫玩玩，什麼要緊！」

「要喫，我自己會點，誰要喫你贖下的……」

「哦，那裏的話！我怎敢把贖下的給你……我就是替你點的，這樣才足以表示我們是老朋友，應當親熱！」

俠影一聲不響，只低着頭，假作看摺扇上的字，不敢向他看。心裏又急又悔，覺得自己真太冒失了，爲什麼獨自一個人到這裏來看他，並且她又想起八年前她倆的一段歷史。

來。那時正是學生運動最激烈的時候，她和他都是學生會的職員，常常同在一張辦公桌上辦公。有時閒暇，也同到公園裏兜圈子；在水榭喝茶。後來她每天由會裏回學校的時候，常有動人顏色的信封的一封信放在她的書桌上，同學們從那裏走過時，必要拿起來看看，打着俏皮的嘲諷語調說道：「好漂亮的情書！」

但是她每逢拆開看過之後，臉上常露着被欺悔的憤怒，把信撕得粉碎，扔在字紙簍裏。並且永沒有寫過回信。但是來信仍是源源不絕。後來她想了一個方法：把一封封的來信，並不拆開，只藏在簾子裏，漸漸已積到十三封了，她就用了一個絕大的信封，把那些原封不拆的信，都裝在裏面，寄回去還他……從此以後她也不到學生會去，他傾的糾紛就這樣不解決而解決了。又過了半年，她便和另一個青年結了婚，以後雖然也接到他的信，但是仍然不答覆。最後兩年消息隔絕，更覺得往事如夢痕了。

在一年的夏天，藤架上滿垂着綠色的長筴，柳樹梢的夏蟬，不住聲的唱着哀調的歌兒時，國民黨已經打到這裏。一切都生了變化，他也隨着環境變成一個漂亮的軍官。在一

天的上午，俠影正圍坐在綠影窗前的書齋裏；忽看僕人拿進一張名片道：「有一位軍官請見。」她不覺怔了半晌，心想朋友裏是沒有作軍官的。後來接過片子看了，这才想起八年前的一個潦倒青年。當她正在迴憶往事的時候，一陣凌凌的聲響，已來到房門前，她起身迎出，只見一個全副武裝的青年，手裏提着一個皮包，雄糾糾的站在面前，將右手舉在帽邊行了一個軍禮，那神氣像煞很莊嚴。但她覺得有點滑稽，含笑請他進了客廳，談了些別後的經過，這才了然他作軍官的歷史。據說他離開舊京以後曾在南京某軍官學校過了三年，後來又作過排長和連長，打過三次勝仗，現在居然是少尉了。俠影聽了這一段很有趣味的描述，心裏雖然湧起種種奇異的念頭，但是真不知道對他談些什麼才對勁。在彼此沈默之後他站起來告辭了。她送他出了客廳時，他便阻止她再送，但是他伸出手來，和俠影握別。俠影事先絕沒有想到，這時弄得一隻手伸縮都不好，不由得把臉漲得通紅，最後糊裏糊塗的和他握了一握。怔怔的站着，好久好久似乎才從夢裏醒來。

過了兩天，少年軍官又來看俠影，並且約她那天下午到他住的飯店喫飯。俠影覺得

沒有拒絕他的理由，而且怕別人看出自己的猜疑，也許不是那麼回事，豈不太難爲情，因此不容躊躇的就答應他了。

但是現在的情形，真使她窘極了。而又不願露出慌張膽小的樣子，只有拉長面孔，冷然的坐着，以爲這樣一來，總可以使他不敢再表示什麼。他果然嘆了一口氣，怔怔看着窗外閃動的電流，臉上的神色很難看，不住咬着嘴唇，心裏彷彿壓了極重的鉛塊。他斜睨了這個樣子，又覺得自己太毒辣了，無論如何，相當的交誼總應保持的。於是不免轉轉了面容，油油的說道：「請你叫他開早點開飯吧！晚了路上更加難走，你瞧雨越下越大了呢！」

他整椅子挪近了俠影，臉上慢慢浮出紅色，嘴唇也沒有適才那樣慘白。他眼裏閃閃的影，見誰已不是那霜雪冰寒的面孔了，這正是一個老友的好機會。於是他就手撫着她的肩道：「俠影……我就叫他開飯，不過這麼大的雨……回去路上一定要會冷，如果生病，叫我多操心，我想請你今天晚上不回去好不好？」

俠影聽了這話，又是暗暗心驚，她真覺得猜不透他的心，難道他這誤會對他有什麼



好威嗎……人真是可怕的自私的蟲子，只要滿足自己的慾望，再不管別人的難堪……這屋子裏的空氣，真緊張，若果不立刻衝出這雷圈，就許會發生意外的事。因此站起來，含怒道：「我不喫飯立刻就走。」說完就奔到牀旁去按電話，叫茶房開車，誰知慌忙中偏偏按錯機關，倒把屋裏的電燈接滅了。黑暗中，那少年軍官如掉惡的魔鬼般，將她摀腰攔住，在她頰上一吻。她急得發了昏，一壁掙扎一壁戰慄着威嚇道：「你再不放手，我就要嘔了。」這句話才把他從慾海裏提了出來，鬆了手坐在一旁轉念。她並將電燈擰亮，含淚面壁坐着少年軍官紅着臉，向她陪禮道：「實在對不住……不過我實在愛你……以後再不敢了……我現在就叫他們開飯，回頭雇汽車送你回去。」她聽了這話只得勉強忍氣吞聲的坐着。

窗外的風雨，依然沒有停止，他們默默的坐着。她是什麼話都不願意說。他呢，是什麼話都不敢說。沈默了許久，他更忍不住，輕輕的嘆息道：「姨姊！我記得從前有一次開會的時候，你冒着大雪，到我們學校來，頸子上圍着一個大狐皮，手拿着着白羔皮的手籠，襯着

一件黑緞紗皮袍，含着微笑，坐在我們課堂的書桌上；那一副天賦柔和的神氣，直到如今還是極顯明的印在我的腦膜上。只要我一閉眼就可以彷彿到……咳！俠姊！你那時候對人多麼親切，但是你現在爲什麼這麼冷酷嚴厲呢？……可恨我那時候純粹是個小孩子，不懂得交際，而且膽子太小，後來我常常後悔……爲什麼愛你，而不敢對你表示，所以才弄到失敗。如果那時敢把你擁抱着一吻，安知你不是我的……俠姊！難道你就忍心不使我……」

「別胡說了吧！天下講戀愛的人，就沒有像你這樣的講法。」

「對付女子非如此不可，她們是要人強迫才有趣味的……」

「這倒是創論！」俠影冷笑着說，由不得一股不平之氣，直衝上來。她覺得一切的男人沒有不蔑視女性的，但是面子上還能尊女性如皇后，骨子裏是什麼不過玩具罷了。這位少年軍官蔑視女性的色彩更濃厚，當面竟敢說這種無禮的話，不覺發狠道：「野蠻的東西……像你這種淺薄的人，也配講戀愛，可惜了神聖的名辭，被你們糟塌得可憐……」

你要知道，戀愛是雙方靈感上的交融，難道是擁抱着一吻，就算成功了嗎？虧你還自誇，你  
很能交際，連女子的心理都不懂。」

「哦！那裏的話，女子……女子的心理我算是懂得多啦。她們所喜歡的男人，臉子漂亮還是第二件事，第一要揮金如土，體格強健。不瞞你說，在八年前我雖然失敗了，但是現在我確有把握呢！我在上海的時候，不時在愛美社表演跳舞和劍術，那些年青的姑娘，對我傾倒得簡直要發狂，比那蝴蝶迷着玫瑰花兒，還要迷醉呢，可惜沒有機會使你看見。你！你不知道在明亮的燈光下，我打扮得好像希臘的古騎士，手裏握着裝金琢玉的寶劍，劍鋒的光芒好像秋水，好像晨霜，在萬顆星般的燈光之下舞弄，閃出奇異的光彩，那一種壯烈而優美的情態，使得環繞臺下的少女和青年深深的迷醉了。她們滿面嬌紅，兩眼柔媚的望着我。唉！我真沒法描摹那一般滋味呢。等到我下了舞臺時，我的衣襟上插滿鮮花，許多嬌美的姑娘向我微笑，她們都希望能和我作朋友……你想，我能傾倒那些交際場中的名星，我豈是不懂女子心理！只是我卻有點捉摸不住你這位女作家的心理罷了。」

俠影聽他描述到深酣的時候，心靈深處也有些躍躍蕩動，不過太暫時了，不久依然平靜無波，並且覺得人類的虛謬和趨重形式，這位少年軍官，又是唯一無二的代表了。他好像叢莽裏的有花斑的毒蛇，故意弄出迷人的手段，使人入彀。因此把他適才似乎能動人的一席話，完全毀滅了，一切美的幻影之後都露着卑鄙滑稽的面孔，她接着他的話說道：

「所以你應當明白，人類不是那麼簡單，也不是都如你所想的那麼醜惡……你絕不能以對待一般女子的花樣來對待我……如果如此，你將要錯到底了。」

「唉！俠姊！請你不要氣，我懇切的求你聽我可憐——或者你認為愚癡甚至於認為虛狂——的伸訴，真的！我敢對天發誓，我對於一切的女子，雖然有些不應當……就是你所說的蔑視。但是我自從認識你以後，的確一直在愛着你，極熱烈的愛着你，無論什麼時候，也無論在什麼地方，我都想着你。可是我也明白，你是不想着我的，對不對？」在他問這一句話的意思，自然滿望她的回答是「不對」或者是「那裏的話呢」，不過結果她只

「哼」了一聲。他覺得有些失望了，但是仍然鼓着勇氣說道：

「後來我聽見你和人結婚了，我當時就彷彿被人摔在無底深淵裏，那裏邊的冰稜如劍般的刺着我的心。經過了這一次傷心之後，我就到南方過漂流的生活，但是每當月夜或清晨時，我總是想起你來，就想寫信給你。但是不知道你的住址，往往寫好之後用火燒了，希望你能在夢裏看見。但是你絕沒有回信來……咳！俠姊！這次你知道我爲什麼北來，唯一的使命，就是來看你，來安慰你，使你忘記一切的悲愁，不要常常憶念着已死的他，而苦壞了你的身體……俠姊！我相信你是偉大的，將來必能有一番大事業的……一定可以在歷史上留個痕迹。但是第一不要忘了使你的身體強健……所以必須放開心腸尋求快樂……至少總得有一個親切的朋友……」

俠影不等他說完，就打斷他的話頭道：「算了！算了！你不必再說下去吧！我老實告訴你，我此生絕不會和你發生戀愛！」

「哦！爲什麼……我也是很喜歡藝術的……而且我也曾努力於藝術……跳舞，圖

畫……我想我們將來很可共同研究，並且以你的孤零，實在需要一個負責任安慰你的人呢！」

「朋友！我有的是至少兩打！我並不覺需要什麼……請你不必說了吧，何苦呢，誰不曉得你醉翁之意不在酒呵！」

少年軍官聽了俠影的話，正碰着心病，不覺紅了臉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。」

「可不是嗎……豈有此理，也不知道誰才豈有此理呢！」俠影冷冷的又補了這麼一句。少年軍官樣子很慚愧的站起來在屋子裏打磨旋，後來他依然又坐在適才那張椅子上，含着不平的口氣說道：

「哦！我始終不明白，你爲什麼不能和我講戀愛……我的身體不強健嗎……我的臉子不漂亮嗎……我的地位不高嗎？我沒有藝術的天才嗎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！請你把這些話對別人說去吧！」俠影露出不耐煩的神氣。他的勇氣不由得早餒了下去。本想這一次北來一定可以得到她熱烈的愛，因爲這正是一個極好的

機會——女子意志最薄弱，況且又在失意冷清的時候呢！他萬分想不到現在的情形，是如此的壞法。他細想自己的資格實在應當得到勝利，誰知道偏碰到這麼一個古怪人，心裏又是懷懼，又是不平。俠影內心也暗自驚奇，果然他的像貌能力地位以至一切，都可使一個女子投降的威力，但是爲什麼不能衝動她堅壘的心門。自然她看得太透明了，可是這話，少年軍官絕對不能承認，所以她想不出回答的方法，只有勉強笑道：「你瞧，你簡直太可笑了，叫我怎麼回答。不過我只能告訴你，人間的事情是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呢！」

「哦！我猜着了，俠姊你原來是一個舊道德的女子，你的心恰是古井不波呵！」

「哦！那你簡直整個誤解了。我告訴你，古井不波，只有是沒有源流的死井，牠才能不波，一個活潑潑的人，在之源流正充塞他的軀殼，又怎能如死人般，漠無所動呢。而且我又是一個受過新教育的女子，從來就沒有這種迂腐的傳統思想。不過你要知道，一種超物質的靈的認識，是比一切威權都利害呢。換句話說，就是我的直覺認爲你的愛我，是我所不願意領受的，那麼無論怎樣，你是不能使我動心……我老實告訴你吧，我現在已有所

戀了，所以你就早早打銷安撫罷！」俠影說到這裏，發出勝利的微笑。好像一個醫生，對於他的病人好容易找到對症的藥了。但是少年軍官似乎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；並且覺得這種機會，他應當有優先權，因懷疑着向她笑道：

「真的嗎？請你不要故意使我失望。」

「誰騙你……將來有機會，我還可以介紹你們見面呢。」俠影坐實了這一句之後，又對少年軍官笑了一笑，似乎說：「這一來你可不用再纏了吧！」

果然他真有些說不住氣了，用手指頭在桌子上畫圈子，滿頭的汗珠沿着前額向眼角滾下來。趕忙站起來走到臉盆架旁，用冷水洗了臉，轉身坐在桌旁的靠椅上，不時偷眼看着俠影。見她正低着頭在那裏沉思，那一種靜默的態度，和澀脫的丰神，又使他把已經搗碎的希望，重新捏造起來，又鼓着勇氣問道：

「俠姊！請你告訴我他的姓名……並且是怎樣一個人，而能得你深切的愛戀，他比我好……什麼地方比我好！」俠影不耐煩的瞧了他一眼，冷笑道：「喂！難道你不曉得愛



情是沒條件的——有，也是沒條件的條件，就是不能拿具體的條件來定，只不過是靈感的合拍罷了。這個是無法可比的。老實說，這個人在人們看來也許條件不如你，比你差得太多，可是我就能愛他，這不是太神祕嗎？但是並不希奇，從來是情人眼裏出西施阿。至於姓名，我沒有告訴你的必要，你也沒有知道的必要……難道你要和他決鬥嗎……」俠影說完不禁笑了。

他一身都似癱軟了，覺得俠影真難對付，冷一句熱一句，使得他又愛又恨，這個身子彷彿懸了空，擺在那一方面都覺得不安定。終久他還是希望以熱情感動俠影，他似乎已窺出這位心軟而剛的女作家的隱衷了。他說道：「唉！俠姊你真對不住我，你應當賠償我這幾年的損失。我實話告訴你，自從愛你之後，簡直是先入爲主了，以後無論什麼人，都不能奪去你在我心頭的優勝地位，對什麼人都難生深切的愛……所以直到如今我還不會結婚。」果然是絕妙的辭令。那一個怯弱的少女聽了這話，能不立刻投到他的懷裏呢。就是俠影心裏也覺得有點悵悵的，不知怎麼才好，但是她一轉念立刻又想起了一段故

事——敏明看見那紫衣女子對各個男子說道：「我很愛你，你是我的命，我們是同命鳥，除你以外，我沒愛過別人。」而那每個男子也是一樣回答道：「我對於你的愛情也是如此，你以外不會愛過別的女人。」這當面撒謊的勾當真真太滑稽了。俠影這麼一想，又把他那深摯的情話分析得一文不值，更那裏會動念。俠影露着輕鄙的笑說道：

「你真正太會說話了。請問我已經結婚了，你還夢想什麼！」

他也覺得自己這話，理由太不充足，臉上很不夠瞧的，只得勉強訕訕的說道：「不過現在他已死了……讓我來代表他罷！他活着的時候，也常常委託我代替他作重要的事情。」

「真是你越說越出奇了……你怎麼就料到他要死，一直等着作代表呢。你們這些男人，太把女子看得腦筋簡單了！算了！你今夜是請我來喫飯還是……怎麼樣？」

她覺得真不耐煩了。起初對於他那誠懇的心情，還能相當的感激，後來覺得他太過火了，簡直出了求愛的範圍，處處都露着可鄙的背影，好像猛獸的衝動。一切的殷勤熱愛

都不過想滿足他的慾求。俠影覺得又羞又憤，撇着嘴坐在牆角的椅子上，那不知趣的風雨依舊大吹大打的搖撼得窗櫺不住的震動，而且雷聲電光一齊肆虐……她想來想去，最後橫了心，寧願因為冒雨害一場大病，也不願再在這裏停留一刻。她拿着傘，提起皮包，正預備要走的時候，茶房卻開進飯來。少年軍官更不放她走，而且她也怕茶房看出破綻來，還猜不定疑些什麼呢？爲了這些她只得坐下喫飯，少年軍官拿了一瓶深紅色的葡萄酒，倒了滿滿一玻璃杯，放在俠影的面前說道：「俠姊！你喝了這一杯酒，搖搖寒氣吧！」俠影的酒量雖然不大，但是喝了這滿滿的一杯，還不見得怎麼樣。不過今夜的情形，實在太緊張了，不能不隨處小心在意，只端起來喝了一口便放下了。但是少年軍官絕不願放鬆這個機會，再三要她喝完這一杯，他說道：

「你若不多喝點酒，你想我怎麼放心，讓你在雨中淋了回去。」

「我坐着車，車上有篷，那裏就淋着了？到是車夫淋得可憐，你應當不放心他呵！」俠影這話自然是有意的搗亂，但是那位少年軍官，卻裝作很鄭重的樣子說道：「我不愛他，

愛的是你呵！這一來可使俠影窘極了，沒有辦法。賭氣一口吞了那杯酒，然後將杯子覆在桌子上，這明是拒絕他再斟第二杯的意思。可是他依然懇求道：「再喝一點吧！」並且把他自己喫贖下的酒倒過一半來。她真忍耐不住了，含怒推過杯子道：「你這個人未免太不道德了，人家不愛你，爲什麼只是勉強呵！」

「我不是負責任的愛你，不能說我不道德。」

「負責任不負責任就談不到那些。你強人愛所不愛，就是侵犯他人的自由，還有什麼道德？」

他無可如何，長嘆了一聲道：「又是我的錯，對不起，我不敢再勉強你了。請你喫點飯吧！」

她也不理他，用湯泡了半碗飯，胡亂喫罷，就站起來隔着窗子向外望望，雨似乎稍微住了些，看看手錶已經九點多鐘了，忙催着僱車回去。他再三央求她再坐一刻鐘，喫了水果再走，她也沒法，只得由他，強捺住火性坐下。這時少年軍官已經兩大杯的酒入肚了，臉

色是紅裏透紫，額角的青筋一根根爆了起來，一雙澀凝的醉眼，半睜半閉的只向她身上打量，伸着手臂似乎要攫拿什麼似的。她見這種近乎狂人的樣子，覺得怕起來，要想逃走，又怕更激起他的病瘋。這時她彷彿陷身於虎穴龍潭，和那些眼裏冒火，嘴裏噴霧的猛獸爭鬪。想到這裏，全身起慄，正想趁他眼錯不見時，溜了出去。他似乎已看出她的用意了，就離開飯桌，東倒西歪的走到門口，倚着門邊站住。俠影一瞧這光景，心想勉力鎮靜吧，讓他看出怯弱的隱衷，危險性更大了。只得反若無其事的坐下，可是那神氣就如同耗子避貓似的。後來他走過來，想接近她。她極力按定亂跳的心，注意防備着，不等他走到跟前，早一溜煙躲了。但是不過兩方丈的屋子，究竟不容易躲，幸喜屋子當中，放着一張大八仙桌，她圍着桌子轉，情形緊張極了。但是想到倘藉地進來一個生人，還以為他們學小孩子捉迷藏玩呢，真不大雅觀呵。她想到這裏覺得這真太滑稽了，氣極了反倒發狂似的大笑起來，那笑聲帶着利劍般的鋒芒，震得他的酒都醒了大半，沒精打彩的長嘆一聲坐下了。

俠影收住笑聲，眼角似乎有些溼潤。她深深覺得女子的不幸，永遠被人侮辱玩弄，心

裏充滿委曲的情感，但是到底不好哭出來。並且在一個蔑視女性的男子面前落淚，更是可羞的，也就是表示屈服。她想到這裏，勇氣陡然增加了。她露出很莊嚴的面孔，對他說道：

「我實話告訴你，如果你想維持我們的友誼，從此就得放規矩些；並且請你永遠不要對我所表示。我們除了普通的友誼，絕不會發生其他的關係。你如果不能照我的話作，那麼對不起我們，只有絕交了。……我還告訴你，人一定都是如你所想像的那麼淺薄……所以別的女子也許要傾倒於你的足下，以得助你衫角為榮幸，但不見得天下就沒有了一個比較深刻的女子，她不願愛慕一般人所愛慕的……你明白吧，所以趕快換條路走，不要鑽在胡同中自尋苦惱。」

他注視俠影的臉，很堅決的道：「哦！不絕不！俠姊！這些話都不能使我失望，雖然你的朋友很多，但是我希望你最後還是愛了我，因為我們是童年的朋友……所以我相信，總有這麼一天……而且我絕對能使你幸福。」

「好吧！你要這麼固執成見，我也沒方法阻止你。不過這是咎由自取，你不能又說女

人的手段毒辣吧……而且我並不願意得到如你所說的幸福……這一點你也沒有方法勉強我……我們終是冰炭，沒有方法融合的，你於明白點吧！」

「唉！你爲什麼這樣狠心呢，我所看見的女子，真是只有你是例外。你看周女士她是多麼柔順，真是一隻依人的小鳥。」

「可不是嗎？你早就該明白才是，你要知道愛情是兩性人格上的了解，你根本就沒把女子看成人，你希望你的愛人是一隻依人的小鳥。哼！這是你的哲學，我也不來管你，我只說個比喻你聽吧……你想一條蠶，牠吐着絲把自己牢牢的網住，那正是牠自己情願，如果是一個蜂，你要想用絲將牠網住，牠一定要反抗，要逃避的，所以什麼事除了自己情願，別人是勉強不來的，你連這一點都不明白，還要講戀愛嗎！真叫人好笑。好吧！我們的談判總算是淋漓盡致，就此收束了吧，請你叫茶房僱車去。」

少年軍官知道現在不能再挽留她了。可是能再留一分鐘也好，低頭躊躇片刻，驀然站起來，規規矩矩向她行了一個軍禮，用滑稽的口吻道：「可尊敬的女王！」她不禁也笑

了。但她立刻了然他巧妙的作用，就沈下臉說道：「快叫人僱車去吧，別裝模作樣的囉人；無論你怎樣覺，我也是立刻非走不可。」

他知道再沒有辦法了，但是再遲延半分鐘也好，他從桌上拿了一個蜜桃，削了皮遞給她道：「請你再喫了這個桃子，我就叫他們僱車去。」

「咳！你真夠會纏的。」他笑了笑去叫茶房喊汽車。茶房出去之後，他又請她吸煙，並且又對她說道：

「我們以後永遠作好朋友吧，我一定會對你處規矩的，可是請你明天再來這裏玩……因為不久我仍要回南邊去。」

「誰有那些閒空，你要覺得寂寞，大可以請周女士來陪，她正是一個柔和的女人，依人的小鳥呢……你不是說她也很愛你，在上海時曾經拉攏你嗎？」

「哦！那樣的女人，我不愛她，專門講究物質的享受，沒有一點犧牲的精神——只講究打扮，和怎樣討男人的歡喜……不瞞你說，無論誰，只要肯花二十塊大洋，就可以從她



那裏滿足一切……」

俠影聽了這異外的新聞，不免半信半疑，不過周女士她也曾見過，雖是比較虛榮心重些，但也何至於像她說的那樣下流，由不得答道：「你們男人實在太可恨了，專門侮辱女性……在你們求愛的時候，用盡誘惑的手段，等到女子依從了，又百般的侮辱她們，有的沒的造上一大篇。哼！我總算認識你們了。我告訴你們吧，像你們這種腦筋，這種思想的男人才真正是惡魔呢，怎麼配稱作革命的新青年……人類離着光明的途程還是遠着呢……」

少年軍官聽了這話，知道自己失言了，也不免訕訕的正想分辯幾句。僱汽車的茶房已經回來了，他說：「打電話到三四個汽車行，都說沒有車了。」

「那末就叫馬車吧！快點……」俠影很焦急的說。

少年軍官瞥了她一眼，也只得點頭說道：「對了！就叫一輛馬車吧。」茶房答應着去了。約莫又過了四五分鐘，又回來說道：「真不巧！馬車也沒有……告訴您老實話吧！這麼

大雨天，又加着是夜裏，他們都不願意出來。」說完笑了笑。俠影不禁臉紅了。心想「這茶房真笑得出奇。」正想對少年軍官發作兩句。忽聽少年軍官又央求道：「俠姊！你不要走！我真不能放心……我叫他們替你另開一間房間吧！」

「不走……你放心吧！便是今夜天上下着刀子，我也得走。真也奇怪，這麼大的北京城，連一幅汽車馬車都會僱不着，莫不是你的詭計吧……故意叫他們這麼說。」

「那絕對沒有這一回事……我愛你是真，捨不得讓你走也是真……但絕不敢騙你。俠姊！你不用焦急，我僱洋車送你回去。」

「好！我們就下樓去僱吧！我簡直不能再等了。」她便同他一齊下樓去。最後，他還是對她說：「無論如何，我總希望，你有一天會愛我！」

「你等着吧……我相信我絕不會愛你。」

他們來到樓下，站在積滿雨水的石階前，這時雨雖小了，但還不會全住。夜裏的涼風，夾着雨點灑在俠影的臉上頗有點涼意。等了許久才僱好車子，她坐在車上，不禁由丹田

深處透出一口氣來，心身立刻覺得輕鬆了。心想這一齣滑稽的戀愛喜劇，真演得夠使人緊張了。

雨絲從車篷外打進來，上半身的衣服全被打溼了。車輪在泥水裏，轉得特別慢，整整走了一個鐘頭，才到俠影的家裏。少年軍官等着俠影下車進去了，他才坐着原來的車子回去。這時候家裏的人全睡了。庭院靜寂，只有小雨點打在藤葉上，淅淅瀝瀝的響聲，和風吹翠竹嘩啦啦的聲響。她走進屋子，換了睡衣，用涼水洗了臉，又喫了兩塊冰浸的西瓜，心神更覺平靜。然後從書架上拿下日記來，在六月三十日的那一頁上寫了一行道：「今天無事。午後天雨，直到夜深未止，在這淋雨滂沱的夜裏，演了一齣滑稽的喜劇……」

## 雲蘿姑娘

這時候只有八點多鐘，園裏的清道夫才掃完馬路。兩三個採鷄頭米的工人，已經駕小船，蕩向河中去了。天上停着幾朵稀薄的白雲，水藍的天空，好像圍幕似的覆載着大地，遠遠的景山正照着朝旭，青松翠柏閃爍着金光。微涼的秋風，吹在河面，銀浪輕湧，園子裏游人稀少，四面充溢着遼闊清寂的空氣。在河的兩岸，有一個著黃色衣服的警察，背着手沿河岸走着，不時向四處瞭望。

雲蘿姑娘和他的朋友凌俊在松影下緩步走着。雲蘿姑娘的神態十分清挺秀傲，彷彿秋天裏冒霜露開放的菊花。那青年凌俊像貌很魁武，兩道利劍似的眉，和深邃的眼瞳，常使人聯想到古時的義俠英雄一流的人。

他們並肩走着，不知不覺已來到河岸。這時河裏的蓮花早已香消玉隕，便是那蓮蓬

也都被人探光，滿河只剩下些殘梗敗葉，高高低低，站在水中，對着冷辣的秋風抖顫。

雲羅姑娘從皮夾子裏拿出一條小手巾，擦了擦臉，仰頭對凌俊說道：「你昨天的信，我已經收到了，我來回看了五六遍。但是凌俊，我真沒法子答覆你……我常常自己懷懼不知道我們將弄成什麼結果……今天我們痛快談一談吧！」

凌俊噓了一口氣道：「我希望你最後能允許我……你不是曾答應作我的好朋友嗎？」

「哦！凌俊！但是你的希冀不止作好朋友呢……而事實上阻礙又真多，我可怎麼辦呢？……」

「雲姊……」凌俊悄悄喊了一聲，低下頭長嘆，於是彼此靜默了五分鐘。雲羅姑娘指着前面的椅子說：「我們找個坐位，坐下慢慢的談吧！」凌俊道：「好！我們真應當好好談一談，雲姊！你知道我現在有點自己制不住自己呢……雲姊！天知道：我無時無刻不念你……我現在常常感到作人無聊，我很願意死……」

雲蘿在椅子的左首坐下，將手裏的傘放在旁邊，指着椅子右首讓凌俊坐下。凌俊沒精打彩坐下了。雲蘿說：「凌俊！我老實告訴你，我們前途只有友誼，——或者是你願意作我的弟弟，那麼我們還可以有姊弟之愛。除了以上的關係，我們簡直沒有更多的希望。凌弟！你鎮住心神。你想想我們還有別的路可走嗎？……我實在覺得對你不起，自從你和我相熟後，你從我這裏學到的便是唯一的悲觀。凌弟！你的前途很光明，為什麼不向前走？」

「唉！走到那裏去呢？一切都彷彿非常陌生，幾次想振作，還是振作不起來。我也知道我完全糊塗了……可是雲姊！你對我絕沒有責任問題。雲姊放心吧……我也許找個機會到外頭去飄泊，最好被人一鎗打死，便什麼都有了結局……」

「凌弟！你這話說越越窄。我想還是我死了吧！我真罪過，好好的把你拉入情海——而且不是風平浪靜的情海——我真憂愁，萬一不幸，就覆沒在這冷透的海底。凌弟！我對你將怎樣負疚呵！」

「雲姊！你到底爲了什麼不答應我，你不愛我嗎……」

「凌弟完全不是那麼回事，我果真不愛你，我今天也絕不到這裏來會你了。」

「雲姊！那末你就答應我吧……姊姊！」

雲羅姑娘兩隻眼睛，祇怔望着遠處的停雲，過了些時，才深深噓了口氣說：「凌弟！我不是和你說過嗎？我要永遠絨情向荒丘呢……我的心已經有了極深刻的殘痕……凌弟，我的生平你不是很明白的嗎……凌弟，我老實說了吧！我實在不配受你純潔的情愛的，真的！有時候，我爲了你的熱愛很能使我由沈寂中興奮，使我忘了以前的許多殘痕，使我很驕傲，不過這究竟有什麼益處呢！忘了只不過是暫時忘了！等到想起來的時候，還不是仍要恢復原狀而且更增加了許多新的毒劍的刺刺……凌弟！我有時也曾想到我實在是在不自然的道德律下求活命的固執女子……不過這種想頭的力量，終是太微弱了，經不起考慮……」

凌俊握着雲羅姑娘的手，全身的熱血，都似乎在沸着，心頭好像壓着一塊重鉛，腦子裏覺得悶痛，兩頰燒得如火雲般紅。但是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一口一口向空喘着氣。

這時日光正射在河心，對岸有一隻小船，裏面坐着兩個年輕的女子，慢慢搖着畫槳，在那金波銀浪上泛着。東邊玉鍊橋上，車來人往，十分熱鬧。還有樹梢上的秋蟬，也啞着聲音吵個不休。園裏的遊人漸漸多了。

雲蘿姑娘和凌俊離開河岸，向那一帶小山上走去。穿過一個山洞就到了那園子最幽靜的所在。他們在靠水邊的茶座上坐下，泡了一壺香茗喝着。雲蘿姑娘很疲倦似的斜倚在藤椅上。凌俊緊閉兩眼，睡在躺椅上。四面靜悄悄，一些聲息都沒有。這樣總維持了一刻鐘。凌俊忽然站起身來，走到雲蘿姑娘的身旁，低聲叫道：「姊姊！我告訴你，我並不是懦弱的人，也不是沒有理智的人，姊姊剛才所說的那些話，我都能了解……不過姊姊，你必定要相信我，我起初心裏，絕不是這麼想。我只希望和姊姊作一個最好的朋友，拿最純潔的心愛護姊姊。但是姊姊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，我什麼時候竟戀上你了……有時候心神比較的鎮定，想到這一層就不免要喫驚……可是又有什麼法子呢，我就有斬釘斷鐵的利劍，也沒法子斬斷這自束的柔絲呢。」



「凌弟！你坐下，聽我告訴你……感情的魔力比任何東西都利害，牠能使你犧牲你的一切……不過像你這樣一個有作有爲的男兒，應當比一般的人不同些。天下可走的路很多，何必一定要往這條走不通的路走呢！」

凌俊嘆着氣，撫着那山上的一個小削壁說：「姊姊！我簡直比頑石還不如，任憑姊姊說破了嘴，我也不能覺悟……姊姊，我也知道人生除愛情以外還有別的，不過愛情總比較得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！我以為一個人在愛情上若是受了非常的打擊，他也許會灰心得什麼都不想作了呢……」

「凌弟！千萬不要這樣想……凌弟！我常常希望我死了，或者能使你忘了我，因此而振作，努力你的事業。」

「姊姊！你爲什麼總要說這話？你若果是憎嫌我，你便直截了當的說了吧！何苦因爲我而死呢……姊姊，我相信我愛你，我不能讓你獨自死去……」

雲蘿姑娘眼淚滴在衣襟上，凌俊依然閉着眼睛睡在躺椅上。樹葉叢裏的雲雀，啾啾叫

了幾聲，振翅飛到白雲裏去了。這四境依然是靜悄悄的一無聲息，只有雲蘿姑娘低泣的幽聲，使這寂靜的氣流，起了微波。

「姊姊！你不要傷心吧！我也知道你的苦衷，姊姊孤傲的天性，別人不能了解你，我總應當了解你……不過我總癡心希冀姊姊能忘了以前的殘痕，陪着我向前走。如果實在不能，我也沒有強求的權力，並且也不忍強求。不過姊姊，你知道，我這幾個月以來精神身體都大不如前……姊姊的意思，是叫我另外找路走，這實在是太苦痛的事情。我明明是要往南走，現在要我往北走。唉，我就是勉強照姊姊的話去作，我相信只是罪惡和苦痛，姊姊！我說一句冒昧的話……姊姊若果真不能應許我，我的前途實在太黯淡了。」

雲蘿姑娘聽了這話，心裏頓時起了狂浪，她想：問題到面前來了，這時候將怎樣應付呢？實在的，在某一種情形之下，一個人有時不能不把心裏的深情暫且掩飾起來，極力鎮定說幾句和感憤正相反理的智話……現在雲蘿姑娘覺得是需要這種的掩飾了。她很鎮定的淡然笑了一笑說：「凌弟！你的前途並不黯淡。我一定替你負相當的責任，替你

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……人生原不過如此……是不是？」

凌俊似乎已經看透雲蘿的強作達觀的隱衷了，他默然的噓了一口氣道：「姊姊！我很明白，我的問題，絕不是很簡單的呢！姊姊……我請問你，結婚要不要愛情……姊姊！我不敢斷定你也是說『要的』。但是姊姊，戀愛同時是不能容第三個人的……唉，我的問題又豈是由姊姊介紹一個看得上的人所能解決的嗎……」

這真是難題，雲蘿默默的沈思着。她想大膽的說：「弟弟！你應當找你愛的人和她結婚吧！」但是他現在明明愛上了她自己……假若說：「你把你精神和物質劃個很清楚的眼界，你精神上只管愛你所愛的人，同時也不妨作個上場的傀儡，演一齣結婚的喜劇吧……」但這實在太殘忍，而且太不道德了呵……所以雲蘿雖然這麼想過，可是她向來不敢這麼說，而且當她這麼想的時候，總覺得臉上有些發熱，心頭有些紅腫，有時竟羞慚得她流起眼淚來！

「唉！這是怎麼一個糾紛的問題呵！」雲蘿姑娘在沈默許久之後忽然發出這種的

悲嘆的語句來，於是這時的空氣陡覺緊張，在他們頭頂上的白雲，一朵朵湧起來，秋風不住的狂吹。雲蘿姑娘覺得心神不能守舍，彷彿大地上起了非常的變動，一切都失了安定的秩序，什麼都露着空虛的恐慌。頭緊緊握住自己的頸項，她的心房不住的跳躍，她願意如絮的天幕，就這樣輕輕蓋下來，從此天地都歸於混沌，同時一切的糾紛就可以不了了之了。但是在心裏的狂浪平定以後，她擡頭看見凌俊很憂愁的望着天。天還是高高站在一切之上，小山，土阜和河池一樣樣都如舊的擺列在那裏，一切還是不會變動。於是她很傷心的哭了。她知道她的幻夢永遠是個幻夢，事實的權力實在龐大，她沒有法子推翻已經是事實的東西，她只有低着頭在這一切不自然的事實之下生活着。

太陽依着牠一定的速度由東方走向中天，又由中天斜向西方，日影已照在西面的山頂，鳥鶉有的已經回巢了；但是他們的問題呢，還是在解決不解決之間。雲蘿姑娘站了起來說：「凌弟！我告訴你，你從此以後不要再想這個問題。好好的念書作稿不要想你怯弱的雲姊，我們永遠維持我們的友誼吧……」

「哼也只好這樣吧。——姊姊你放心呵，弟弟准聽你的話好了！」他們從那山洞出來，慢慢的走出園去，晚霞已佈滿西方的天，反映在河裏，波流上發出各種的彩色來。

那河邊的警察已經換班了，這一個比上午那一個身體更高大些，不時拿眼瞟着他們。意思說：「這一對不懂事的人兒，你們將流連到什麼時候呢……」

雲蘿姑娘似乎很覺惱人，刺尖利的眼光。她忙忙走出園門，坐上車子回去，凌俊也就回到他自己家裏去。

雲蘿姑娘坐在車子上回頭看見凌俊所乘的電車已開遠，她深深的吐了一口氣，心裏頓覺得十分空虛。她想到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只有靈魂不能和身體分離，同時感情也不能和靈魂分離，那麼絨情向荒丘又怎麼作得到呢！但是要維持感情又不是單獨維持感情所能維持得了的呵！唉！空虛的心房中，陡然又生出糾紛離亂的恐怖，她簡直彷彿喝多了酒醉了，只覺得眼前一切都是模糊的。不久到了家門才似乎從夢中醒來，禁不住

又是一陣悵惘！

這時候晚飯已擺在桌上，家裏的人都等着雲蘿來喫飯。她躲在屋裏，擦乾了眼淚，強作歡笑的，陪着大家喫了半碗飯。她為避免別人的打攪，託說頭痛要睡。她獨自走到屋裏，放下窗幔，關好門，怔怔坐在書案前，對着凌俊的照片發怔。這時候，窗外吹着虎吼的秋風，藤臺上的殘葉，打在窗櫺上，響聲瑟瑟，無處不充滿着淒涼的氣分。

雲蘿姑娘在秋風悵惘聲裏，噓着氣，熱淚沾溼了衣襟。把凌俊給她的信，一封封看過。每封信裏，都彷彿充溢着熱烈醇美的酒精，使她興奮使她迷醉，但是不幸……當她從迷醉醒來後，她依然是空虛的，並且她算定永久是空虛的。她現在心頭雖已有凌俊的純情占據住了，但是她自己很明白，她沒有堅實的壁壘足以防禦敵人的侵襲，她也沒有柔絲綢繩可以永遠纏住這不可捉摸的純情……她也很想解脫，幾次努力鎮定紛亂的心，但是不可醫治的煩悶之前，好像已散佈在每一條血管中，每一個細胞中，釀成黯愁的絕大勢力。雲蘿想到無聊賴的時候，從案頭拿起一本小說來看，一行一行的看下去。但是可憐

那裏有一點半點印象呢，她簡直不知道這一行一行是說的什麼，只有一兩個字如「不幸」或「煩悶」，她不但看得清楚，而且記得極明白，並且由這幾個字裏，聯想到許許多多她自己的不幸和煩悶。她把書依然放了，到牀上蒙起被來，想到睡眠中暫且忘記了她的煩悶。

不久，雲蘿姑娘已睡着了。但是更夫打着三更的時候，她又由夢中醒來。睜開眼四面一望，人跡不見，氣息全無，只有窈窕的空隙處透進一線冷冷的月光，照着靜立壁間的書櫃，和書櫃上面放着的古磁花瓶，裏邊插着兩三株開殘的白菊，映着慘淡的月光益覺瘦影支離。

雲 羅 海 鏡

雲蘿看了看殘菊瘦影，禁不住一股淒情，滿填胸臆。悄悄披衣下牀，輕輕掀開窗幔，陡見空庭月色如瀉水銀，天際疏星漾映。但是大地如死般的沈寂，便是窗根下的鴨蛋也都寂靜無聲，宇宙真太空虛了。她支離怔坐案旁，任事如煙雲般，依稀展露眼前。在神回憶時，彷彿舊夢初醒，——她深深的記得她曾演過人間的各種戲劇，充過種種的角色，嘗過悲

歡離合的滋味。但是現在呢，依然恢復了原狀，度着飄零落寞的生活，世界上的事情真是比幻夢還要無憑……

她想到這裏忽見月光從書櫥那邊移向書案這邊來了。書案上凌俊的照片，顯然的站在那裏。她這時全身的血脈似乎與喬得將要衝破血管，兩頰覺得滾沸似的發熱。一嘆！真太愚蠢呵！她悄悄自嘆了。她想她自己的行徑真有些像才出了繭子的蠶蛾，又向火上飛投，這真使得她傷心而且羞愧。她怔怔思量了許久，心頭茫然無主，好像自己站在十字路口，前後左右都是漆黑，看不見前途，只有站着，任恐怖與徬徨的侵襲。

這時月光已西斜了，東方已經發亮，雲羅姑娘，依然掙扎着如行尸般走向人間去。但是她此時確已明白人間的一切都是虛幻，她決定從此洗脫着，向死的路上走去。她否認一切，就是凌俊對她十分純潔的愛戀，也似乎不是煙灰冷的心波動。

從這一天起，她也不給凌俊寫信。凌俊的信來時，雖然是充溢着熱情，但她看了只是漠然。



有一天下午，她從公事房回家，天氣非常明朗，馬路旁的柳枝靜靜的垂着，空氣十分清和。她無意中走到公園門口停住了，園裏的花香，一陣陣從風裏吹過來，青年的男女一對對在排列着的柏樹蔭下低語慢步。這些和諧的善意，都帶着極強烈的誘惑力。雲蘿也，不知不覺走進去了。她獨自沿着河堤，慢慢的走着。只見水裏的游魚，一隊隊的浮着泳着，殘荷的餘香，不時由微風中吹來。她在河旁的假山石旁坐下了，心頭彷彿有什麼東西壓着，又彷彿初斷乳的幼兒，滿心充滿着不可言說的戀念和悲怨。她想努力的鎮定吧，可她理智的寶劍，漸漸的鈍滯了，不可制的情感之流，大肆攻侵，全身如被燃似的焦灼得說不出話來。於是她毫不思索的打電話給凌俊，叫他立刻到公園來。當她掛上電話機時，似乎有些羞愧，及似乎後悔不應當叫他。但是她忙忙走到和凌俊約定相會的荷池旁，不住眼釘着門口，急切的盼望看見凌俊傲岸的身體……全神經都在搏搏的跳動，喉頭似乎塞着棉絮，呼吸都不能調勻，最後她低下頭悄悄的流着眼淚。

封 底